



南外時未春為憶遠孤客
長銷春愁不記曾色滿園
春又相春先歸去年不
更似更始何遠只春興
春曉國不真年旅次
已初初春之序 同美



孫寒厓先生書聯

寒士先生教

何當報之青玉案

可以橫絕我眉巔

弟孫揆均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藝國

國藝月刊第二卷第五六合期目次

插圖	
漢宮春曉(前封面)	孫寒厓聯 畫家與模特兒(屏夏) 千葉蓮(許彝定) 黎明
(黃騰攝 十國藏)	冶城登高圖(段拭) 卞忠貞公墓碑 橋西草堂觀集圖
千秋歲詞(潘靜淑)	紅樓夢(曹漸美) 石經斷片(白堅) 生老病死(馬午)
(人生最恨是別離)	馬午(日本名士漫象) 橫山隆一(老戲新做) 王川(路河作品)
(三幅)	烏鴉(小味) 北魏造像(後封面)

卷頭語

國內外著名雜誌一覽表

青萍詞自序

任援道

汪鶴齋

黃芳墅

江卻店

許彝定

關穎人

今文選

遺稿

東池初集 明未刊稿本

地學簡明

詩緒輯雅

(考證) 豔預堆瞿唐峽釋名

褚氏家訓彙疏考

魏晉時代的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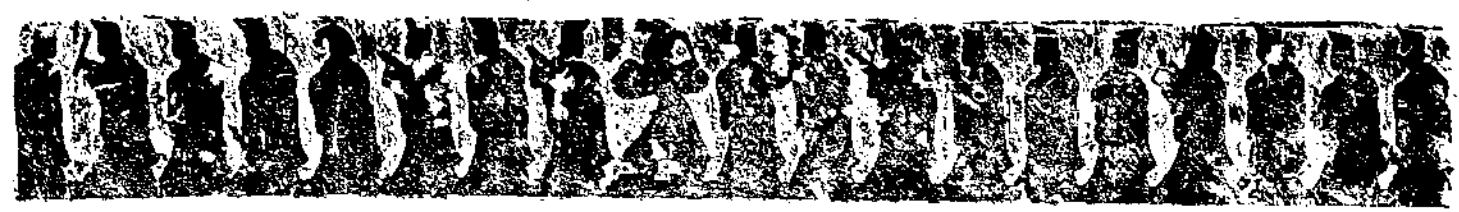
俞曲園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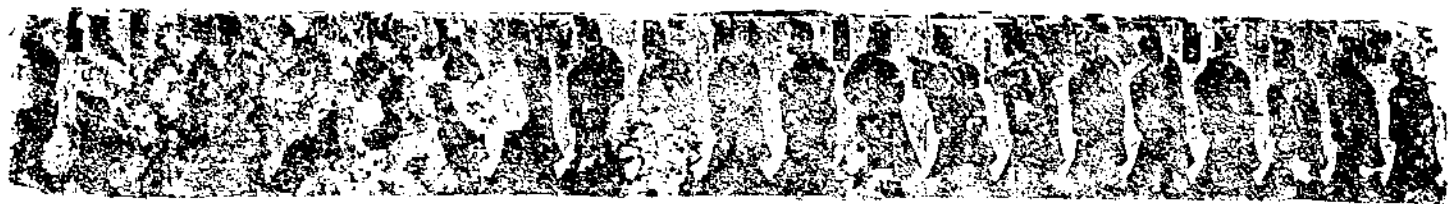
陳可園先生年譜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專著

任援道	二
汪鶴齋	三
黃芳墅	四
江卻店	四
許彝定	五
關穎人	六
雙柳讀書齋藏	八
汪志伊	一一
朱維魚	一三
馬林	一五
褚民誼疏注	一七
高見思考徵	一七
兩櫻子	二二
徐激	二五
張江裁	二六
翠微居士	二八





采風新錄	東吳釋我 辛等.....三〇
庚辰九日冷城登高專輯.....	慕培等.....三五
上海二十二樓登高詩.....	周今覺等.....四〇
金縷曲	汪精衛等.....四一
試闡唱和集.....	江亢虎等.....四五
懷舊篇.....	趙 團.....四七
單雲閣詩話.....	單 雲.....四八

筆	平生師友記.....	何海鴨.....五六
	嘉言備忘錄.....	壽 公.....五六
	豐台賣花女張阿錢小傳.....	耐 充.....六〇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拜衷堂主人.....六二
乘	讀姚纂札記.....	小 雲.....六四
	野人語.....	王 程首.....六五

散	賭與我的女人們.....	文 俊.....六六
文	偷布.....	林 風.....六九
創	求全.....	楊火魂.....七〇
	初階的片段.....	焚 軍.....七四
	蠻子營的故事.....	淳.....七六
譯	科學姻緣.....
著	柳若譯.....八一

戲劇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	二 畢.....八四
藝	孤獨作家——路阿.....	荷子譯.....八六
	黃大癡事蹟考.....	無 染.....八九
術	封面題跋.....九〇
	編輯餘瀝.....九一
	補白.....十五篇



國 藝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一 月 號

要 目 預 告

虞洽卿先生七十壽序	林徽楨
趣園詩稿自序	汪曾武
蕊馨二姊家傳	張沅
孤島吟跋	崔龍
虎丘金石過眼記	祖光
蒼葦表解	馬林
鬻山宿繆考	白堅
陶淵明生卒攷	劉平
清代藏書家誌	蟬翁
清代詩經書目提要敘目	金受申
戰後之法蘭西文學界	楊叔美譯
上海市文獻古物調查	島本正三著
星期六夜談會	乾
銀慕簡	馮叔鸞
白玫瑰	吳偉
西洋畫家年表	陸拾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專輯(下)	士成
墨說拾雋	陳文釗
蘇東坡壽星石刻	關麟等
陳蒼虬先生畫	瀛公
白葭居士條幅	
謹子裁書毛公鼎	

細 目 繁 多 不 及 備 載

卷頭語

在這二十九年快要圓滿的時候，我們的國藝月刊也完成了第二卷的使命。一年之中，承各位先進文藝作家的指示和協助，使本刊的內容，一天充實一天；本刊的聲譽，一天提高一天。我們表示非常的感謝！

三十年的新正，就在目前。除舊佈新，自強不息，本刊的前途，也就跟着歲序而邁進。以期達到盡善盡美更進一步的目的。

我們已收到國內外愛護本刊者的同情，及各種新舊作品綜合的結晶。這二卷的小小成績，還可以珍藏起來，不至於使作「覆瓿」之用。偶一翻閱，也不至於使有「明日黃花」之嫌，含有相當價值的文字和藝術，是「歷久而愈新」的。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自然不敢說本刊全部的作品，都合乎人的胃口，文藝的範圍很廣大，而表現的方式又是多方面的，湖南人愛辣味，江蘇人愛甜味，浙江人愛鹹味，各取所好就是了。各就其特點而加以培養和發揮就好了。

昔人說洛陽紙貴，現在紙價的飛漲，真非昔人所能夢見！為經濟力的調劑起見，當于不求量多，但求質精的原則上，作加倍的努力！

中國文藝協會組織一覽

名譽會長 孔憲鏗

理事會 尤半狂 陳寥士 孫夢花 朱重綠

常務理事 吳經伯 鍾任壽 郭崇階 陳一峯 陳彥通

理事 王西神 馮乃駿 蔡哲夫 徐公美

編輯委員會

委員長 陳寥士

編輯委員 (本會理事均為當然委員)

(餘以姓氏筆劃為次序)

- | | | | | |
|-----|-----|-----|-----|-----|
| 于潔夫 | 白堅甫 | 何海鳴 | 何顯齋 | 吳新民 |
| 李彌 | 李東佛 | 汪運之 | 周海澄 | 明淦 |
| 姜可生 | 段無染 | 胡介人 | 夏自怡 | 高鳳介 |
| 馬午 | 張次溪 | 張嘯蓮 | 張魯山 | 曹見微 |
| 曹惘悵 | 曹緯真 | 陳歐湖 | 陳達哉 | 陳伯治 |
| 陳巨來 | 陳耐充 | 彭威木 | 程白葭 | 程克祥 |
| 程翔 | 馮叔鸞 | 黃劫之 | 楊鴻烈 | 溥叔明 |
| 談月色 | 劉希平 | 潘叔璣 | 龍榆生 | 關雲山 |
| 鍾任壽 | 朱重綠 | 曹惘悵 | | |

國 內 外 著 名 雜 誌 一 覽 表

中報週刊 (週刊) 中報社出版部出版 社址：南京朱雀路111號	平 議 (旬刊) 平議編譯社發行 社址：南京如意里 38 號
中報譯叢 (半月刊) 中報社出版部出版 社址：南京朱雀路 72 號	新東方 (月刊) 社址：南京新東方社
大亞洲主義 (月刊) 經售處 南京鼓樓黃泥崗 47 號	憲政月刊 (月刊) 憲政月刊社出版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703號
雅 言 (月刊) 雅言社 社址：北京石老娘胡同7號	興 建 (月刊) 興建月刊社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708號
東 華 (月刊) 藝文社 社址：東京市麴町區麴町五丁目一番地	東亞聯盟 (月刊) 中國東亞聯盟協會出版 社址：北京中南海東四所
昭和詩文 (月刊) 雅文社 東京市大森區田園調布二丁目八百五十番地	日本評論 (月刊) 日本評論社發行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927號
民 憲 民憲旬刊社 社址：南京白下路181號	新命月刊 (月刊)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雜誌 社址：南京復興路200號
中國公論 (月刊) 政治經濟輿論 社址：北京郵局信箱46號	華文大阪每日 (半月刊) 政治文藝聯合雜誌 發賣所：大阪每日新聞社 東京日日新聞社
文化彙刊 (月刊) 國立編譯館出版 社址：南京山西路	中國經濟評論 (月刊) 專載經濟財政金融等撰擇 社址：南京如意里38號
更 生 (週刊) 更生週刊社發行 社址：上海九江路295號3樓	中央導報 (月刊) 中央書報發行所發行 社址：南京中山東路170號
中國文藝 文藝創作雜誌 社址：北京大羊宜賓胡同5號	中 和 (月刊) 社址：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青萍詞自序

任援道

少習兵家言。以其餘晷。繕習他籍。於倚聲一道。心焉識之。以為可以暉麗萬有。獨瑩心靈。顧錄錄未有以深討也。世變孔亟。撰甲枕戈。訖無甯歲。癸丑東渡。投閒講藝。發篋陳書。乃刺取宋以來詞流傑作。纂錄諷箴。偶倚一解。朋好或獎掖之。以趣其深造。顧切磋者渺。誓行摘埴。未始有以自信。己未歸國。以所業就質於外舅蔣香谷先生。詔以用力之途。如入建章宮。千門萬戶。引嚶有資。始稍稍得以循其奧窔焉。外舅與不佞叔白雲詞社。諸耆宿迭為盟主。盍鄒雅集。唱嘯繼聲。聆宕景光。感燁神志。理境所會。天矇自放。厥後僑

居海上。有所作。必造疆村老人點定。每邀嘉許。逡巡不自安。口講指畫。所獲者良多。縣歷歲稔。積稿幾戢。戢如束筍矣。竊謂論詞於吾邑。不必遠徵諸古。即以有清一代言。名家踵起。聯鑣接軫。迦陵雄視壇坫。光燄燭海寓。紅友辨聲律於累黍之微。衣被來學。止葦訂析詞旨。圭臬顯然。自餘諸家。尤難備指數。自張皋文與其弟翰風氏興。標意內言外之旨。而常州詞派。駸駸焉與浙派如驂之靳。互為雄長。而吾邑夾輔其間。世之言詞者。舉莫能外。不佞幸生其後。沐浴光采。又與並世諸環彥。上下其議論。霜殘膏。勺餘瀋。宜若可以循枕

而上。而所詣會不能副其初志。以視鄉先輩之文采風流。蓋不覺汗涔涔下矣。甲子後。國家多故。風塵瀆洞。釋氛弭禍。衽席不安。此事寢廢。未遑理董。靜言以思。啞其笑矣。比來軍書之暇。偶檢少作。覺曠昔所唱酬請益者。率皆凋謝。瘦笛淒襟。涼波搖夢。離憂觸迓。柔歎無端。而不佞片鱗殘爪。猶得於篋衍中掇拾之。真其可存者。以付敬剛氏。刈著以懷簪。又悄然不自勝也。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宜興任援道自序於金陵寶華廬。

鶉盒簡畢自序

汪鶉龕

夫出谷之鶉。同聲而求友。候時之雁。繫帛而傳書。贈投縞紵之情。敬恭桑梓之義。衷懷永結。筆札斯繁。矧乎後樂先憂。名相之襟期可慕。禦災捍患。前賢之德業堪稱。下走不才。斧柯莫假。徒嘶生民之憔悴。無

嗟時事之紛更。空存援手之心。莫解倒懸之厄。匹夫有責。先民所言。自湖北學議迄江南兵災。其間學校之廢興。河渠之疏濬。干戈不戢。饑饉荐臻。時歷三十餘年。凡有關國計民生者。糾集同人。呼籲當軸。冀留國家

一分之元氣。致勞關山千里之音書。閱時既多。積成巨帙。鄉關迢遞。竟成哀賦之子山。陵谷變遷。竊比傷心之工部。前塵如夢。敝紙猶存。爲訂簡編。聊存事實。戊辰仲冬。鶉龕志於燕京城西寓廬。

孤島吟自敘

黃芳墅

嘗齡受庭訓。誦駢體文及唐宋諸家詩。卽感濃厚之興趣。故少時塗抹。喜爲有韻之文。及長饑驅南北。凡見聞所逮。堪爲吟詠資料者。胥發之詩歌。綜生平所作長短篇。約有三千餘首。除四十以自壽詩。辛未歲暮感懷詩。會彙合友朋和作。先後編印。暨北游吟草一卷。已刊單行本外。其他秦淮吟草。西湖吟草。浙東吟草。豫游吟草。以及零篇散什。均稿藏篋。

筓。未災棗梨。衛城變起。倉皇出走。一身之外。未攜片紙。梓鄉與首都兩宅。雖未成灰燼。而屋中器物。剽掠無存。心血結晶之文若詩稿。悉隨舊儲圖書。淪於不知誰何之手矣。溯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避滬後。心神慌亂。握筆不成一字。幾閱半載有奇。泊夫江浙同鄉聚餐會成立。與舊雨新知。日相接近。古井重波。恆以近作相商榷。兩載以還。無日不感生活之

苦。亦無日不覺唱酬之樂。積久吟哦。哀然成帙。雖一字一句。殊未能愜心貴當。而相彼飛鳥。猶自愛羽毛之美。獨此發乎性情關乎運會之作。會無當於大雅之一睇乎。梓而行之。題曰孤島吟。所以揭示其時其地之非度作品。苟曼聲長吟。亦足以迴腸盪氣。固不遑計及工拙也。二十九年一月下泮金山黃端履芳墅序。

半舸軒記

江却店

予旅食南京既數月。漸覺其屋宇之褊陋。道路之囂塵。冠蓋往來之靡雜。不足以忍吾性也。迺挈姬妾兒女居海上，僦樓屋一楹。屋前面臨長濱路。橫闊可尋丈。後面兩端斜行而止如稜角。具體有舟之半焉者也。因名之曰半舸軒。昔陸放翁名其屋曰煙艇。客見其異之。曰屋非舟也。放翁曰。曩得其似則名矣。求萬鍾之祿而不可得。則胸中浩然廓然。常若順流放舟。瞬息千里。安知此屋非艇也。

於序。吾屋何其大相類耶。夫海上一隅。自變於夷而後。喧譁瑰麗。率皆紈袴車馬之所集。巧官謫宦之所避。市井矜俠情游之所出沒。而吾豈其匹儔者歟。家有園將蕪而不歸。有泉石花竹之養而不受。舍彼就此，意其近在江海。偶一雲雨。上下於天不難也。方今中原稱兵。江漢震動。吾之居此。譬如盪一葉之舟。遇駭浪驚風。而停泊於旁支之港。一日風恬浪靜。

轉枕而之清波。無遠弗屆。是斯屋也。卽不形似。而吾已隱隱有舟之心焉。况人世何在而非舟。膠其舟。則屋矣。如吾者昨日屋南京。今日屋上海。明日而東西南北。皆吾之所可屋。屋固非舟。而吾曾不知其爲二物也。名初定。有客過予者曰。長濱路舊之一條河也。屋之下舟停比比矣。然則江陸之變。今日之乘屋其上者。安知後日不更有停舟於其下也哉。

瑞蓮記

許彝定

蓮以瑞名。誌喜也。夫蓮爲花之君子。濯素挺生。拔泥不滓。外直中通。花榮實旨。與菊爲花之隱逸。牡丹爲花之富貴。並峙而三。是蓮固皆可喜也。胡獨於此蓮稱瑞。且以瑞而誌喜哉。曰其中有至理存焉。彼芝號三秀。麥有雙歧。雖驗休嘉。未臻芳

韻。迺有迥出田田之葉。燦茲灼灼之花。踵華於前。增嫩於後。此詎非事之大可喜者乎。余家庭中嚮植白蓮四叢。甲戌夏五月。余年五十九。盆蓮一莖雙花。此卽所謂並蒂蓮者。今歲六月。泰夫人年六十九。又開紅色千葉蓮。此卽所謂重臺蓮者。此二花也

。一白一紅。後先輝映。間嘗披史書。檢花譜。如晉泰和間。並頭蓮生於玄圃。謂之嘉蓮。宋書元嘉中。蓮生建康領塘湖。一莖兩花。宋紹興間。萬州虔州生蓮。皆同蒂異萼。蘇州府志。成化辛卯。學池蓮一莖二花。此卽並蒂蓮之見於記載者。又唐開元天

寶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平泉草木記。荷有蘋洲之重臺蓮。湖州府志。芙蓉池在府城東白蘋洲上。其中多千葉蓮花。雲南志。滇池在府城南。周廣五百餘里。產千葉蓮。此即千葉蓮之見於記載者也。審是異種之蓮。散見於史書傳志者甚夥。原非絕無而僅有。惟余家甲



戊開並蒂蓮後。於乙亥四月。孫世登生。六月。孫世壽生。一歲之中。連舉二雄。瑞蓮之說。殆基此歟。今夏千葉蓮開。兒輩皆以事變散處四方。添丁之喜。俟諸異日。然秦夫人德量淵闊。治家有法。明春適逢七十正壽。余齊眉偕老。康健堪娛。屆時遠遊者歸來。躋堂者

介壽。或亦足當紙緼降祉藹菑敷榮之瑞也乎。事之大可喜者莫若此矣。抑更有進者。余累世忠厚傳家。不甘居人先。惟願居人後。訓子孫輒以甯鈍毋黠。甯柔毋剛。安本分。學喫虧。為處世不二法門。故遇事變猝乘。胥能逆來順受。化險為夷。此則證諸物理人情。而絲毫不爽者。左氏傳曰。安得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是當假此蓮益加做勉。豈徒誌喜而已哉。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長夏之吉。仁安居士撰。時年六十有五。

傅青主先生生日稊園讌集詩序 關穎人

歲庚辰六月十有九日。去涪蟠之祭來復一周。先醉翁之生晨夕再昔。是為有明處士傅青主先生降生之辰。稊園詩社同人。相約就園西琴風館設位旅揖。賦詩紀懷。甚感舉也。夫騎驢人墮。罕山非希夷大笑之場。治鬼符多。奮廬無抱朴辟兵之術。青羊庵裏。我為主而山為賓。蓋公夢中。生不人而死不鬼。百廿六石柱。摩挲風峪之佛經。九十歲道師。頂禮壽陽之法座。酒人有後。飲禪再世而留名。處士何星。求死廿年而不得。論晉賢之畸行。冠勝代之遺民。固宜發思古之幽情。動向友之遐契。若夫箕陵三獸。夢兆無徵。心史五年。鐵函甫出。胡運方威。杞天忽崩。覆巢之卵僅完。亡家之狗安適。依林衆鳥。紛擇新條。戀岫孤雲。不忘故土。眼中癡友。已貴君房。膝下佳兒。不為虛集。并徵君而起解。是新朝別樣之蒲輪。終天帝之黃冠。返居士養親之士穴。迄今過故宮。談往事。禁城無恙。午門洞開。猶得見係纜病骨。窘若拘囚。呼搶悲聲。宛轉頓地之遺址焉。有董宣不屈之項。而無薛方詭對之辭。蹈譙秀凶吻之危。而免龔勝煎膏之害。及其故交將護。朝旨放歸。溝壑長終。江山對泣。猶復口誅符石。齒冷猛賓。眷念故君。志鋤非種。聖賢妙理。惟在濁醪。凍餓餘聲。尚存夜氣。嗚呼偉已。或以為改王之始。禁網猶疎。朝有故人。時無夙憾。故雖動櫻嫌忌。語涉謗訕。尚能留著作之身。未及興文字之獄。蓋有天幸。夫豈偶然。雖然。此固非先生之初心也。嘗覽遺文。尋其旨趣。武羅興夏。

覆寒泥以何時。孔甲恨秦。求陳王爲
死所。湛族不惜。抱志靡移。懷之畢
生。思得一當。故其從事焦原之顛。
隱伏沉吟斗室之時。何嘗有享高年之
豫期。以免羅織爲倖事。成敗兩非所
計。豈可本朝無翊義其人。文獻亦復
何關。正恐史家以劉因目我。先生之
志。此可盡之。嗟乎。須眉七尺。虛

此天生。熱血一腔。灑之何地。以狎
婦飲醉爲殉國。痛等沙場。丁鬱強躍
駿之壯年。了之佔畢。其言彌憤。躍
志可哀也已。今者辦香告虔。果實釘
座。寒泉在壘。好花送馨。鷄卵混沌
。最宜老僧。何漏鄉味。無復檀越。
蠟花雙照。替此冰燈。棗實一威。甘
於黃獨。加以故家墨妙。珍重人間。

絕世奇文。蓋殘身後。畫人能品。醫
宗秘方。各出所藏。合供流覽。吾輩
並世罕侶。乃思古人。幽憂寫懷。寄
以篇什。不辭好事。廣徵和章。弁此
數言。勒爲一集。借他人酒杯。澆自
己塊壘。好同締三百年文字因緣。問
域中今日。竟天下誰家。要推翻十七
史興亡舊案。

摸魚兒

汪精衛

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晚飯。家人忽以杯酒相屬。問之
。始知爲五年前余被斫不死而設也。因賦此詞。

歎等閒春秋換了，燈前雙鬢非故。艱難留得餘生在，
纔識餘生更苦。休重溯，算刻骨傷痕，未是傷心處。酒闌
爾汝，問搔首長吁，支頤默坐，家國竟何補。 鴻飛意
，豈有金丸能懼。脩脩猶臘毛羽。誓窮心力迴天地，未覺
道途修阻。君試數，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
聽殘葉枝頭，霜風獨戰，猶似喚邪許。

前調

王西神

和雙照樓原韻

倚危樓策動看鏡。朱顏大好如故。西風催換人間世。
秋到無聲更苦。低徊溯。認舊日瘡痕。髀肉重生處。蒼蒼
玉汝。要百鍊此身。九州來日，石破鳩皇補。 湛冥意
。蛟龍負壑何懼。雲霄萬古一羽。繁憂沈陸鈞天醉。未許
干戈長阻。從頭數。只莫讓青春白日堂堂去。涼涼踽踽。
但吹劍驅愁。孤吟費淚。高隱謝巢許。

前調

陳獻湖

和雙照樓原韻

抱金瓶鶴歸遼海。薄平言城郭猶故。龍跳虎擲興亡際
。鉅細備嘗艱苦。無可溯。指一個鉅履。頭觸槐根處。義
和命汝。正日月雙扶。乾坤獨挽。衰闕仲山補。 淄青計
。兩度春冰滋懼。全憑霜翮豐羽。鴻濛笑掬休風轉。不使
戰雲橫阻。更僕數。巫峽裏樵歌權雨三年去。梁州踽踽。
帳翦燭寒宵。穴居密語。臙播越如許。

前調

高齊賢

和雙照樓原均

甚盲風遞雪欺月，月華風過猶故。花開花落花無事。
應識釀春先苦。源莫溯。看萬里江濶，底是迴波處。蒼蒼
最汝。要繞指鋼柔。攻心石硬，一擊豈微補。 天艱急
，值得恩仇戒懼。興亡竿末浮羽。山殘水破炎黃泣，被髮
纓冠誰阻。樓指數。堪痛哭，中流砥柱人何去。盤桓踽踽
把百劫頭顱，半生肝膽，獻祖國如許。

遺稿

東池初集

明未刊稿本
雙槐讀書齋藏

東池初集敘

陳忱

崇禎甲戌。予年甫二十。潛居南垌野寺。寺面平林。枕古墓。蕭條曠莽。篝燈夜讀。情與境會。輒動吟機。眠餐不廢者三年。茫然無得也。因自念曰。荒僻寡聞。而徒面壁無益。遂決策浪游。歷豫章。經八閩。窮東南兩粵。復假道于楚。探三湘九澤。涉大江而歸。凡四易星霜。跋涉數千里。而其間逢名山大川。不無少有感發。至于結納邂逅。以詩自名其家者。不可更僕。究其源委。亦無甚異也。為之憮然。適膺時難。閉門掃軌者。垂二紀。竟成皤皤貧叟。又苦病耳聾。須臾字。欲焚筆硯。舉世棄絕。乃湯子海林不予擯斥。時得從游。湯子至性過人。讀書學道。負經世之才。而亦遵養時晦。日事吟詠。築堂地上。以納遙山之翠。非其徒侶。莫得窺其藩籬。庚子上己後五日。木芍藥盛開池畔。遂集西谿幻公諸子。晏笑終日。各賦近體。以紀清游。予始悟詩之不可無勝情也。向之屏居索處。與夫游覽汎愛。皆無返于機而移我情。今艸堂非甲于天下名區。而空洞瀟灑。足以寤歌。二三子豈過于四方賢豪。而無黃茅白葦。習俗可蹈。故古人之感事不乏。而蘭亭竹林風流蘊藉之可傳者。亦復寥寥。予安得復如曩時攜詞拾句。日從諸君子後。據未竟之志。而回首三十年。茫茫隔世也。雖然。世有湯子。地有草堂。所謂出門無至友。動即到君家矣。默容居士陳忱題。

東池詩艸小跋

董芷庵

東池詩草一帙，內分集次，并各附序，計如千首，讀之始知係明末人所作，有湯子海林者，於明代鼎革後，跌宕鄉里間，每逢春秋佳日，攜朋命侶，修禊連吟之作也，觀其分韻賦詩，暢懷即景，極一時之趣，滄桑倏忽，歷三百年，拂拭塵編，加以玩詠，覺古之遺民，去人未遠，夫其名雖不甚著，意必能娛志千秋，風雅好事者儔也，詩亦清絕，往

往見佳句，良可珍已，舊為同邑岳君更時家藏，岳君與余為文酒交，已廿年，見余好古，兼有急需，洵為保存，願余以為古人精神所寄，文采所留，理應餉諸雅尚，不宜束藏巾篋中也，屢欲貽付齋梨，未能如願，民國二十九年秋來京師，維時還都建國，氣象承平，諸君子於政事之餘，為文章之樂，流觴不廢，覓句相尋，風雅之盟，一時稱盛，而中國文

東池初集

倡和

藝協會尤為中外勝流衣冠文采之所會集，與夫六朝人物千古風流之所觀摩，極寰宇之昇平，挹蓬瀛於咫尺，令人有郭李同舟，望若神仙之慕焉。所刊國藝雜誌多名公佳作，縷金錯采，玉質瓊音，余嘗讀而好之，內亦間刻古人遺作，極樞素願，而主持會務諸君，尤為夙所欽仰，傾蓋之

間，渥承塵教，獲益非淺，因以是冊敬示之，俾欲刊諸國藝中，使古人之精靈，得以藉此不泯，古人之姓字，得以藉此而傳，亦未始亦一段藝林佳話也，因誌其本末而賦正有道焉。後學禾那董芷庵謹識

陳忱

字遐心號雁蕩

得踐去年約。閒中集亦難。清言甯
負酒。避世不持竿。芳草春經歇。青山
夢遂安。歡歌猶未已。起坐在林端。

世運艱危際。君能賦遂初。林塘通
客路。水木接僧廬。綠野曠無極。江蘿
香已疎。飛飛花雨後。吹濕一牀書。

晴綠覆谿水。閒門逐此開。狎羣鷗
懶去。不速客頻來。夙契耽丘壑。遺音
振草萊。坐中多白髮。那惜百深杯。

得此論文地。安能不一過。殘雲攜
老衲。夜雨沒新荷。詩體先除豔。林光
遠注波。春風殊肯負。別去意如何。

吳楚

原名心一字敬夫號南谿

有此偷閒地。幾忘行路難。養成魚
散子。留取竹爲竿。話到鳥聲換。吟求
韻脚安。但存傾側意。重擬過蘇端。

避跡當村杪。爲時正夏初。言真清
似晉。社欲結同廬。野衲况相過。高吟
不厭疎。所知情頗洽。歸抹絕交書。

竹木回環際。蕭蕭一徑開。新鶯聽
不足。好友約還來。人共矜山野。風微
動艸萊。眼看春已去。鯨飲莫停盃。

僧舍喜隣近。看花取次過。有樓恰
當岫。無水不栽荷。酷獨宜觴政。愁惟
委逝波。詩成味工拙。數問客如何。

李向榮

字欣父一字晉美號雲門

山雨險筇滑。尋春忘路難。呼僮先
放鶴。倒屣已投竿。(下原稿闕)

沈旭

字亦顛舊字書聖

野雲隨處合。良會擇人難。詩擬從
先輩。貧還問釣竿。乘時聊寄意。斯世
敢求安。頗愛桑麻事。殷殷話幾端。

少陵居未定。正是亂離初。天寶年

中事。澗花溪上廬。憐君能寂寞。知我
亦粗疎。春日無他好。唯求種樹書。

幽僻皆真意。柴門臨水開。吟成三
徑寂。簾捲片帆來。舊業悲書史。浮名
付草萊。臨池生逸想。興到不停杯。

花飛興尚在。燕引乳雛。詩作黃
初調。盃名慢卷荷。斜陽明遠炤。感慨
寄滄波。歸櫂臨流急。其如春色何。

黃翰

白裕春遊爽。幽期踐不難。過谿纔
一徑。穿竹已千竿。擘鑿風還朴。茹茨
貧易安。到來生遠想。矯首望雲端。

一雨東皋足。紛紛花落初。隔雲呼
野衲。看瀑憶匡廬。丘壑攜同癖。田園
興不疎。醉吟香滿榻。隨意枕殘書。

五湖憐舊業。一望兩峯開。高會得
如此。休吟歸去來。野芳看欲歇。春色
偏蒿萊。世故何須問。當歌莫放杯。

南鄰容卜筮。乘興即相過。釣艇分
烟雨。秋衣得芰荷。家貧惟悵望。天險
足風波。恐負侂年約。悠悠恨若何。

釋淨燈

字千光號幻雲

廬山今復社。同是十年心。感慨川
途異。登臨艸木深。遠山嘗寓目。曠野
亦開襟。嘯傲風塵外。高懷寄古今。

釋清暉

字祖弓

願結歲寒社。相期傾素心。隔花知
夢冷。聞磬覺雲深。白眼舒長嘯。清風
浣古襟。杜陵天寶後。懷抱亦猶今。

許峙

字羽佳號洪崖

五湖烟雨棹。汗漫昔年心。涉世一

豁樹沿隄綠。晴光暖素襟。論交慚
懦骨。借隱識同心。雨過花陰冷。春歸
燕語深。永和年內事。感慨昔猶今。

潦倒尊前飲。相攜復論心。鷺聲萍
外息。釣線雨初深。暝色通漁浦。窗風
落醉襟。平生山水癖。指點昔非今。

紀鎬

字武京號雍庵

相對各自慰。悠然懷古心。十年為
客倦。一臥落花深。把酒話幽事。長歌
激素襟。漁樵尋舊約。寂寞到如今。

湯有亮

字孟明一字海林號天民

五湖烟雨棹。汗漫昔年心。涉世一

帆遠。歸閉三徑深。茗柯浮石鼎。池草
靜幽襟。放鶴招同隱。漁磯論古今。

張雋

字文通號南廬別名僧願

愛君詩句好。真得古人心。溪影涵
窗靜。花香入座深。屢過同壞衲。傾底
換塵衿。未覺蟲書流。雕鐫使自今。

張肩

字爾就號弁樵

好尋濠濮勝。消此五湖心。芳草自
青碧。春風為淺深。投竿開藻影。展卷
正衣衿。十畝閑閑地。耕桑無古今。

【下期接刊東池再集】

新雁過妝樓瀋陽夢憶若卿却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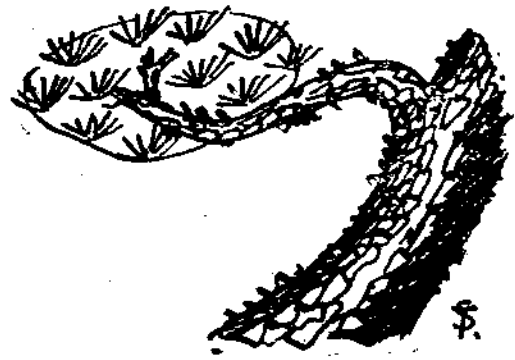
耐充

多謝塞鴻書寄到。殷勤分付吟箋。也知人遠。囊筆萬里依
然。倦旅不應談世事。憑教風月落尊前。莽山川。青青柳
色。暗數流年。重逢分明是夢。昨宵夢裏。情話纏綿。
君詞縱好。吳霜吹上華顛。可能芙蓉開候。便容與中流艤
畫船。雞啼醒。牘疏簾清晝。輕颺茶烟。

憶舊遊得巴園老人寄詞作此報之

耐充

問牆桃禁柳。幾度能消。上巳清明。無那傷春意。又淒涼
吟寫。鐘簾神京。誰家語燕飛去。花雨黯荒城。似在蕁韶
光。閉思往事。日暮愁縈。歸程。情延佇。漸鯉魚風過
。恁寄殿勤。芳草撩人處。總天涯羈旅。苦恨飄零。料有
許多新製。說與俊游情。待拍按紅牙。清歌九疊追曼聲。



地 學 簡 明

(六)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真假 夫龍一也。而有真偽之辨。人子求地。上以安父母下以保子孫。顧乃往往窳窳蟻泉砂礫中。豈其願哉。良由不能辨真偽。以致此耳。是故辨真偽。乃地理第一義。凡龍之真者。祖宗迥異。出身活動。其行度之間。或開帳穿心。或星峯秀麗。有撓棹枝脚。有起伏頓跌。有博換傳變。有過峽束脈。有擺布悠揚。有屈曲奔走可愛之勢。及其入首。穴情明白。下手有力。明堂平正。前案特達。四獸有情。水城水口。俱合法度。皆生成自然之妙。如有勉強。便非真結作。惟辨得龍真。扞得穴的。則諸般自然應副矣。假龍雖有祖宗。而出脈不美。或強硬突露。無逶迤。或峻增帶殺。無秀媚。雖有開帳。而脈不穿心。或有穿心而無迎送。雖有秀麗星峯。而孤削無枝葉。或偏斜帶石。無蓋從。雖有枝脚撓棹而兩臂不均。或反逆帶殺而尖利。或臃腫粗惡而醜陋。或拖拽太重而不顧身。雖有起伏。而過形無線。或懶緩不明。雖有過峽而無遮護。水劫風吹。或長腰硬直。或斜出偏落。雖有剝變而愈剝愈粗。或先吉而剝後反凶。或先強而剝後反弱。雖有擺布悠揚而軟弱萎靡。雖有屈曲奔走可愛之勢。而護從不周。及其入首之際。多是穴情模糊或無穴可下。或有乳而直硬臃腫。或有鉗而開闊直長。或有窟而深曠空亡。或有突而孤露懶散。雖有星體而飽硬峻急。粗大雄頑。或欹頭破面。雖有下手而直懶無情。或凶惡高壓。或低遠無力。雖有明堂。或傾側破瀉。或直牽捲簾。雖有水城或牽鼻割脚。或反跳翻弓。或冲射穿箭。雖有龍虎或反走無情。或曲腰折臂。雖有朝山。頭或尖圓而可愛。脚則走攬而可嫌。蓋大本已失。龍既不真。則融結花假。自然件件不美。縱使龍虎、案對、堂局、砂水。一一合法。文筆插大。秀水特朝。亦為無益。况背戾哉。然此偽龍。多為大龍。作應護於十里之外。或為正龍。作關峽於數里之間。或為真龍。作侍衛朝案羅城水口。及諸般用神而已。以真龍力量大。故從衛之龍亦長遠。而其行度假情。似亦可觀。只是入首終穴。必然足取。故辨龍真偽要訣。只於入首近穴處數節內察之。遠龍雖尋常。入穴數節合格者決為

眞。遠龍雖美。入穴數節內不吉者。決爲假。又須以穴辨之。假龍必無穴。眞龍必有穴。而時師又以眞龍醜穴之說文之。鮮有不爲所惑者。

貴賤 夫龍一也。而有貴賤之別。

凡貴龍其祖山必秀麗巍峨。軒昂俊偉。或寶殿龍樓。或御屏負辰。必侵雲之高。延袤之廣。及其離祖出身。辭樓下殿。精神卓絕。氣象尊嚴。行度之間。重重開帳。出入帳幕。又皆穿心正出。玉髓經云。帳中過脈中央行。不出中央不入相。雖逶迤活動。千變萬化。自出身至入首結穴處。而皆不離於中。故龍格中。凡玉枕御屏。飛蛾。个字。帳幕種種貴格。須是脈從中出。方是貴龍。又須星辰秀媚。護從迎托重疊。至於龍有天地者。有侍衛養蔭者。尤貴。經云。高山頂上有池水。此是眞龍樓上氣。若賤龍自出身以來。星峯不見。起伏不明。頭面破碎而醜惡。過脈偏斜而受風。枝脚尖利而反逆。或左空右曠。或邊生邊死。無穿落傳變之諸體。無台屏蓋帳之諸格。護從不隨其身。托送不衛其主。及入首癩坦散亂。四勢不交。八風相射。登局之間。砂飛水走。明堂傾瀉。下手無力。水口空曠。決無融結。然此等龍或爲貴龍作纏送朝迎關峽水口。

如奴僕隸卒。奔走供役於貴人。而無所取裁矣。

駐蹕 駐蹕者。乃行龍暫止。如王者之駐蹕也。亦謂之住脚星辰。蓋此處分龍雖多。而正龍特起高大之山。暫爾停息。猶去未住。其分龍則以此山爲太祖耳。其駐蹕大者。延袤數百里。須數百源小水於此分派。數百枝分龍。於此發軔。小者或數十里。又小者不過數里。亦必有數十源水。數十枝龍。從此去也。所貴於觀龍者。見此駐蹕之山。察某枝係正龍分派。某枝係從龍分派。前去結作。美惡貴賤。大小吉凶。俱在目前。但人多憚登高涉遠。雖有眼力無足力。往往在山麓間尋地。已失要領。

劉孟塗之死 (采采)
桐城劉孟塗(開)月下獨酌。問僕人時刻。云夜大半。長嘯曰。可以去矣。端坐而逝。

天下第一

- 天下第一樹 塗山禹王廟銀杏
- 天下第一書 宣聖殿比干墓隸碣
- 天下第一佛 眞定大佛
- 天下第一橋 閩中萬安橋
- 天下第一塔 金陵報恩塔

行止 青囊輿語云。第一義要識龍身行與止。故凡山勢奔走不停。水勢峻急不環。門戶不關。羅城不衛。山水不團聚。皆是龍行之處。未有止息。雖有奇巧形穴。而山水無情。亦不可顧。若其龍之止者。則玄武頂自尊重不動。葬書云。其止如尸。下手山則自逆水回攔。左右隨從之山。則自雙雙齊止。不敢他往。前朝山迢迢遠來。則自止於穴前。如拜如伏。訣云。止之中有大止者。謂諸山諸水。皆無不止也。其水必數源齊會。或匯爲深潭。或摺如之玄。或彎如遠帶。無瀉漏傾倒牽拽直去之患。葬書云。洋洋悠悠。顧我欲留是也。見衆山咸止。衆水咸聚。是山水大會處。必有眞龍融結。宜於此處尋覓眞龍受穴之山。若大地止聚之處。尤必有北辰、華表、捍門、遊魚、禽曜、羅星、等象。列於水口。必內寬外窄。堂局廣而水口狹。重重關鎖。方是大地規模。若山水雖有團聚之狀。而門戶不關。或有關而低小。或一重遠一重。一山低一山。大象似關。而實則曠闊無交鎖。則亦無大融結。縱有小可結作。亦易衰敗。不足取也。故審山水之止聚。於水口即可見之。蓋水口關鎖。則內氣融聚。故論龍之行止者。有水口亦得其大情焉。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著
曹惘悵藏

芃蘭 蘿摩也，釋草，芃蘭，註

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詩箋嘗蔓生也。有所依緣則起。詩疏幽州人謂之雀瓢。以此草枝葉柔弱。序君驕慢。故以喻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通志東人曰，白環藤可作采茹。能補精益氣。故諺云去家千里。莫食蘿摩枸杞。

葦 蘆之成者。埤雅。爾雅云。

葦醜芳。言其皆有芳秀。經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也。(說文芳葦花也)幼曰葦葭。長曰葦葦。葦小而葦大。宣室志晉湯以北地寒少竹。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范至能詩註。元夕吳中以葦莖分爲卜。名葦姑。

蕙草 忘憂草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以名忘憂。述異

記萱草一名紫萱。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本草萱名鹿葱。蓋鹿食九草之一。

花名宜男。婦人佩其花生男。草木狀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婦人懷孕。佩其花生男者。卽此花。

非鹿葱也。留青日札色紅者爲紅萱。黃者爲黃萱。萱葉綠而尖長。鹿葱葉團而翠綠。萱葉與花同茂。鹿葱葉枯而後花。

萱一莖實心。而花五六朵。節開。鹿葱一莖虛心而花五六朵。並開於頂。本草註萱卽鹿葱誤。羣芳譜山萱草花卽黃花菜。又小而絕黃者曰金萱。甚香可食。

黍 禾屬。禮記黍曰薺合。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古今註禾之黏爲黍。亦謂之稌。亦曰黃黍。爾雅翼楚人以菰葉包黍。炊而食之。謂之角黍。

可爲酒。關東人謂之黃米酒。亦謂黍爲黃糯。七修類藁黍卽今之小米。北方以之作酒。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耳。黍小米之糯者。

稷 五穀之長。爾雅稷稷。邢疏左傳云。稷食不擊。稷者稷也。曲禮稷曰明稷。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稷。然則稷也稷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是二物。故先儒甚疑焉。珍珠船稷卽粟米。本草稷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爾雅翼稷一名稌。呂氏春秋飯之美者。山陽之稌。王粲七釋御宿青釋。曲洧舊聞西北人呼爲稌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爲麥爭場。

菹 益馬草也。釋草，菹菹註今

充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花。花生節間。陸疏是菴蘭韓詩及三蒼悉云益母。故會子見益母而悲。

蕭 香草，所以供祭祀者。釋草，蕭菝。李巡曰。菝一名蕭。詩疏云。今人所謂菝蒿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埤雅云。即蕭也。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郭特姓云既冥然後蕪，蕭合馨香。

艾 病草，邢疏一名冰臺。彙苑艾可以攻百病。以蘄州產者爲佳。蘄艾葉厚而絲多。本地所有者。葉薄而絲少。埤雅，醫藥艾炙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取用炙有驗。今人以艾爲虎形。或剪絲爲小虎。黏艾葉以戴之。

麻 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釋草，臬麻，廣臬，苧麻母。疏麻一名臬麻。即麻子。麻之威子者。一名苧。一名麻母。亦名苧。禹貢岱畎絲枲。月令，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內則女子執麻枲。羣芳譜大麻一名大麻。一名好麻。一名漢麻。剝其皮績之。可爲布。說文糴臬屬。爾雅翼糴高四五尺。

。葉如苧而薄。或作蹟。穀譜脂麻以多油名。俗作芝麻者非。沈括筆談胡麻即今油麻。事物原始張騫使西域。至大宛得其種。或向名胡麻。石勒時諱胡字。改名芝麻。隋大業四年。改胡曰交麻。

舜 大槿也。釋草。椴木槿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郭璞曰。或呼曰及。亦曰王蒸埤雅，五月始華。月令木槿榮是也。華如葵。朝開暮落。一名舜。蓋舜之義取諸此。南方草木狀朱槿枝葉婆娑。自二三月開花。至仲冬華。深赤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藥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若焰生。一叢開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本草，名麗木。千金方小兒不可弄槿華。惹病疔。槿爲瘡子華故也。

荷 芙蕖也。釋草，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莖。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蕸。亦即蓮實。註菡萏下白藕在泥中者。陸疏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蕸。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蕸是也。古今注荷華一名水且。一名水芝。一名澤芝。一名水華。

埤雅蓮花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敷生於水。水不能沒。生於泥。泥不能污。本草。花白者香。紅者豔。千葉者不結實。以蓮子種者生遲。藕芽種易發。

游龍 水紅華也。釋草。紅龍古。其大者歸。陸疏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曲洧舊聞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俗呼水紅。江東別澤蓼呼爲火蓼。羣芳譜蓼花蓓蕾紅長。故又名水紅花。有青蓼香蓼紫蓼赤蓼馬蓼水蓼六種。花皆紅白。又有木蓼。一名天蓼。花黃白。

茹蕪 茜草也。釋草。茹蕪茅蒐。疏今染絳草。一名茹蕪。一名茅蒐。詩疏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即今之蒨草也。卉譜一名血見愁。一名過山龍。一名風車草。十二月生苗。蔓延數尺。方莖中空。有筋處有細刺。數寸一節。每節五葉。八月開花。結實如小椒。中有細子。

十園枝談

石子——以清泉爲靈魂。
紅葉——以日光爲靈魂。
二者分離，光采色澤，減損不少。

豔預確瞿唐峽釋名

懷甯馬林孟莊叟作

堆史記作確、士冠禮作追、說文作自、俗作堆、

盃預確。在四川奉節縣江心，高數十丈，矗立中流，天生砥柱，諺云豔預大似馬，瞿唐不可下，豔預大如牛，瞿唐不可游，言大水時，確頂露出水面，如馬如牛，則峽中水勢湍激，極其危險也，依次以諧聲分釋如左。

盃字〔諧聲分析〕大古音太 血

〔順諧〕大太 血叶盃 〔逆諧〕血大太 叶盃

依諧聲知盃字順逆諧聲，有益盃二讀。

豔說文云好而長也，從豐，豐大也，春秋曰美而豔。此爲左桓公元年及十六年兩見，豔俗作艷。

豔字〔諧聲分析〕豐 盃

〔順諧〕豐盃 去聲 叶豔 〔逆諧〕豐盃 逆諧之叶大

依諧聲知豔字順逆諧聲，有豔大二讀。

預說文云安也，案經典通家作豫案許說古豫說文云象之大者，從象予聲。

預字〔諧聲分析〕頁 予

〔順諧〕頁予 去聲 叶預 〔逆諧〕予頁 去聲 叶象

豫字〔諧聲分析〕象 予

〔順諧〕象予 去聲 叶豫 〔逆諧〕予象 叶象

依諧聲知預豫順逆諧聲，均以遇象二音互紐，故二字古通用，段借。

總觀以上豔預二字之造字諧聲。知其逆諧即讀大象二字。是豔預二字，爲大象二字之隱名。而豔預二字又直諧勿去如左。

勿字〔諧聲〕預豔入聲叶勿

去字〔諧聲〕豔預叶去

如是知豔預之名，爲函大象勿去四字，其義乃言大如象勿去也，與諺云大似馬不可下，大如牛不可游同意，此豔預之所以爲名，亦如經傳害之爲何不。諸之爲之乎。以諧聲爲名。同一例也。

瞿唐峽之瞿唐二字，其不可解也，亦如豔預，若以諧聲求之。即可知古人名之義矣。

長字〔諧聲〕瞿唐叶長

蛇字〔諧聲〕唐瞿叶蛇

依諧聲知瞿唐之爲名。乃長蛇之切語。言此峽延長曲宛如長蛇。故名瞿唐也。觀此種諧聲命名，與爾疋例合，知豔預瞿唐之名，由來甚古，當在三代以上，中國文字，自孫叔然反切行後，諧聲失傳，晉以後不能有此名也，雖蜀漢宗預字德豔彼係析豔預以爲名字非豔預之以宗名也，夫諧聲之學如代數之演方程式依次推去聲義自不得不假思索毋庸勉強凡故書所不能解者均自然能解故拙著倉音敍曰後生年紀能聞三代之音不出戶庭可識四方之語者此之謂也。庚辰初冬爲答 衆議院長作

豔預確 諧聲釋名成因感賦二絕

瞿唐峽

夔門禹鑿憶神工。命名應不與凡同。確如大象君休去。

白鹽赤甲兩山閒。曲水蜿蜒一線天。峽似長蛇名亦爾。瞿唐乍聽若深玄。

開卷隨筆 惆悵私憐室主

棋成九品

江都周小松，咸豐時，以善弈名海內，嘗與會國藩對弈，小松授國藩以九子。裂其棋為九品。僅乃得活國藩大怒。

大全小異

唐詩人盧仝與馬異。詩體俱尚險怪。仝與異結交詩有云，仝不全。異不異。是謂大全而小異。

十世同居

永春陳福。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世立一人督家政。世守醇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

陳洎輕兄

宋陳洎與兄溥，俱有文名。洎常輕溥。曰吾兄為文。繩樞草舍。庇風雨而已。吾之文。直是修五鳳樓手。溥聞之。因人遺蜀箋。題詩寄溥曰。十樣鸞箋

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江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貸米千斛

宋德化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太平興國間旌其門閭。淳化初本州言祚家春秋常乏食。詔歲貸米千斛。

母子百齡

明海甯章淡塘，學行端凝，性至孝，母終年九十九，淡塘卒於穆宗朝，年百有二，母子壽登二百，時號人瑞。

秦少游妻

稗官以蘇小妹為秦少游妻按淮海集徐君主簿行狀。徐君女三人，以文美妻余。則少游妻為徐文美。非小妹也。又李詡戒庵漫筆引蘇老泉祭妻文及東坡與李方叔柬。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少游則東坡既仕後之友。小妹非其妻。益可證矣。

華坡祭畫

無焉華坡，字子山，善畫晚歲隱居鄉里，嘗自謂古人祭詩，吾兼祭畫，每遇除夕，取一歲詩稿畫本祭之。享以脯醢以酒。聚而焚之。

楊護相法

楊邁公（護）精相法，乾隆甲辰，登第，年逾四十矣，殿試十本進呈，新進士齊集宮門聽宣。或以狀頭問之。楊曰。我適見一人極雄偉。必此人也。或向禮曹手摺暗叩之。乃茹古香（菜）也。有頃奏事官呼名。果茹菜第一。

觀音流火

全椒吳侍讀國對，見時敏慧，一目十行，一日，封翁指大士像曰觀音。試對之。侍讀應聲曰流火。翁曰不對。侍讀曰。音不可觀而觀。火不能流而流。以義對耳。翁大奇之。

姜徐相謔

姜垓與徐枋偕行市中。姜顧徐云。桓温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云。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



褚氏家訓彙疏考(一)

褚杏田先生家訓

褚民誼彙疏 高齊賢考證

導言

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先生，字重行，現年五十八歲，浙江吳興縣人，世居南潯鎮之南柵，其尊人杏田老先生，一鄉大老，累世儒醫，當滿清末造，得風氣先聲，雖兩房祇此一兒，然不以舐犢私情，阻先生遠遊壯志，先生得先留學日本，後負笈歐洲，卒能學有專精，蔚為國器者，皆杏田先生開明豁達以成之也。

褚先生自公元一九〇六年起，四度遊歐，旅居國外者，前後幾二十年，彼時革命事業，正在積極進行，先生未出國前，即參與革命組織；出國之歲，復正式列名黨籍；故謂一九〇六年為先生效命黨國開始之年，亦無不可。

先生遊歐期內，雖以留學為名，實則躬行革命，不然，以先生刻苦力學之精神，何至一九〇六年出國，至一九二四年始畢業得博士學位，蓋專志革命，無暇讀書，直至革命大成，始向學問，本文中敘先生在國外革命工作頗詳，實革命史中最珍貴之資料也。

先生旅歐期內，杏田老先生不以水山萬里之隔，遂忘愛

子德業，故家書時寄，訓誨有加，且瑣細周至，不忘桑麻，古道仁言，足資紉佩，惜先生舟車轉徙，雖經加意保護，然已璧缺難全，今於所存二十五函中，由先生親加疏注，並繫小詩，子孝父慈，粹然千古，齊賢忝列門牆，獲聞餘緒，輯而考之，用以自警，篇中涉及頗廣，二十年中革命事業，一部分之精神，與有關之人物，咸在其內，又不僅講仁說義，泛述經言者可同日語也。

尤有必須特為指陳者二事，第一；杏田老先生不以路遠時長，而忽教子之意；先生不以年深境異，而易追遠之心；至性至情，舉非人力，此足為吾人警惕者一。杏田老先生與周夢坡先生為同志，對於政治主君憲，先生為中山先生之信徒，主民治；父子政見雖殊，而天倫之情無與，此足為吾人警惕者二。先生更能善承親志，曲體父心，一方面宛慰老人使之安，一方面遂行抱負使之達，卒能完成所事，使老父掀髯而笑，以濡染歐風二十餘年之人，委曲孝事其親者如此，天性之厚，可以欽矣。

齊賢受師門之教至深，以為潛德不彰，休風何益，又懼一部革命史迹之失傳也，故不諱無文，毅然輯錄而徵考之，

讀者以為道義之箴，固可；以為革命史話，亦可；即以爲名流小識，亦無不可也。

廖士先生頗是鄙意，促成整理，公之國人，謫陋如愚，

先父 杏田公訓論彙疏引

民誼籍吳興而家南潯（或曰南林）世業儒醫，而以耕稼蠶桑爲之副，怡然處鄉黨，鄰里燕如也，降至于身，門祚忽薄，兩房祇一子，因更兼桃叔父家，時滿清失政，列國交侵，四海騷然，革命蜂起，民誼賦性不羈，好讀書而薄章句，喜結客而尚任俠；惟以鄉俗錮蔽，既格格不寵學新知，家世單傳，尤斷斷不合犯險阻；而民誼乃先至扶桑，東洋濯足，後渡歐陸，西海瀕纒，躬行革命之綱，參贊兩征之役，（黨軍東征北伐予均參與）探險西北，週覽京滇，屢爲艱危之親，時任非常之重，雖於我心未足，差幸華胄無慚；至其所以不受民俗之拘，不被家庭所限，毅然以前，泰然而退者，皆先父賢達，洞明時勢，愛而不溺，誨而不蔽，有以玉成之也。

先父仁而愛人，豁達大度，濟世不期乎譽，醫人不計其酬，父母誰不愛其子，有慮航行之險，不令其子留學者，有懼戰陣之危，不允其子入軍校者，是皆婦媪之仁，名爲愛之，實則害之也，先父愛民誼，過於愛一切，民誼以獨子承兩房，更視常人爲不同，使先父亦執婦媪之心以爲心，責予守堂與，居里閭，看桑問稻，學舉讀醫，民誼之志雖宏，又焉能肆志新知，馳驅寰宇，先父則否，以爲生爲男子，上之宜爲造時勢之英雄，卽不能是，亦宜爲時勢所造之英雄；卽不能是，亦當立身行道，慰祖榮宗，志在四方，不辱父母，則夫時旣非關閉，國尤待俊髦，嬾媿聰哉，老夫耄矣，用是充

敢辭厥責，漏夜編述，期耿幽光，海內君子，幸是正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泉唐高齊賢見思謹識

予志量，遂我襟期，水天萬里。任其遊遨，學海千尋，聽其探測，民誼之得有今日者，皆先父賢達，洞明時勢，愛而不溺，誨而不蔽，有以玉成之也。

先父對民誼，愛之愈深，期之愈切，教亦愈嚴，道則不許其離，義則必端其守，知民誼性情堅執，故立教雖甚嚴，施教則甚委，獎以濟其懲，激以遂其方，或明誠而令遵，或潛施而默化；民誼雖時承訓誨，第感慈煦之可愛，不覺律己之爲凶；天下賢父亦多矣，爲先父之中和周美者，不多觀也，惜民誼不肖，生旣未能先意承志，定省有加，設又不能追遠慎終，三年無改，至於今日，此可愛之慈父，棄其不肖子之養逾八年矣，每讀生前之訓諭，輒深孺慕之微誠，且無論何人，苟閱先父之遺函，未有不生敬愛者，先父存不取聲聞，去不留撰述，所足資爲紀念者，亦僅此四海週遊隨時拜奉之手諭若干通而已，然猶輾轉失遺，已非完璧，脫再續有零落，益將無以自安，因就所存，依次排比，得函廿有五，分爲兩卷，付之裝池，逐函繫疏，並麗微詠，思親感舊，於此兼之，展卷重觀，覺逝水光陰，重回少壯，浮雲人物，依舊當年，髣髴振轉時來，無異活回頭去，此爲感想中不易磨滅者一；至德不外嚴修，寡過端資明訓，重讀手諭，如對嚴親，許多大義微言，直如耳提面命，以當時之教誨，作此日之南針，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律來鑒往，受益無窮，此爲感

想中不易磨滅者二；謹誌於此。用存我觀。

因念此了了二十五函，當先父信手書成，隨時寄發之際，祇知教其愛子，絕無壽世之思，民誼以敬愛先父之心，實其所垂之訓，祇知以愛我受益，傳之子孫，至若片羽吉光，

或彭潛德，縱有是事，實無是心，百世君子，脫有得見此兩卷者，希視為南林楮氏一家私言可也。

中華民國二十有八年己卯重陽日不肖子民誼謹識

杏田公訓諭第一函

廖生男覽，出洋以來，首接一長稟，所述航海里路，并圖收閱，嗣又接片稟兩次，皆略不詳，今接閏月十三日所發安稟，乃五月十八日遞到者，計程一月有餘；第三次信片，初二日寄，十一日到，何遲速不同如此。所喜靜君眷屬，已抵巴黎，俱各安好；租定之屋，價貴無比，報名上課，必須三到皆全，交換智識，能吃苦始能有所成也，今歲我家蠶收較歉，只二分半，做三車絲，爾叔之蠶亦不豐；綠上年作種時，天氣不佳，又在樓底，吸受楚芳河糞船穢氣，故所出之種，家家不好，予看爾叔之種，所以知此。今年掉上上蠶花之種，生成三則，大為改良。想明年可得利矣。今歲桑葉開秤以後，價錢無人顧問，蠶訊大局四分，倒擔者不少，起發者亦多。際此優勝劣敗之時，不得不盡人力以爲之，汝緘默好學，汝待之如弟可也，上月二十日爲汝妹定婚，許字於龐幼庵之長子，（住居西柵係萊臣堂弟在滬設號）同庚十六，現在家請師讀書，明年到上海入中西學校，將來頗可望也，十四日上海風災頗大，老樹連根拔起，傷人不少，予之目疾已瘳，唯多看報看書，仍覺昏矇無力，餘均好，自唯節飲而已，家中自袒母以次均好，爾子亦好，二姊已娠，在我家休夏，餘不盡述，即問夏綏，父杏手草午月十九日上午書。

民誼謹疏 右爲先父於前清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五月十九日，即公元一九〇六年，七月十日，寄法京巴黎，與其不肖子民誼第一函訓諭也。民誼于是年閏四月初二日稟一郵片，同月十三日又拜發安稟，故先父覆此教之。是歲四月十二日民誼自上海起程，乘法郵船 *Armand*

Boile 號（六千餘噸）赴法遊學，同行者有張靜江先生夫婦，及三女公子，並其四弟墨耕先生，齊波趙菊椒先生，皆在頭等艙位，民誼與同鄉

學友唐鏡元汪汝琦（即函中之汝祺）二君，及菊椒先生之令郎志游，令姪子靜，令甥厲汝燕，並陸悅琴女士等，同在三等艙位，天空海闊，既

遂乘風破浪之思，比堪登臨，尤慰博見周聞之想，旅行之樂，人生難得幾回經也，是行費用，民誼汝琦，由靜江先生供給；鏡元由墨耕先生供

；志游昆仲及汝燕，由菊椒先生供給；悅琴女士，由其尊人懷德先生供給；均爲自費赴法留學者，五月十四日抵馬賽，由盧琴齋君到船迎接，給當晚即留宿馬賽，次晨乘車至巴黎，萬里慈親，海天遊子，離鄉去國，孺慕已深，一旦得此手書訓言，曾不禁曲躡三百，至於今日，已三十

有三年矣，每一展讀，則當時情景，如在目前，白髮慈顏，若趨庭對，第雙丸轉戰，予髮已斑，再過三十年，不知人事又何若，故爲之記，以告來茲，諒中上課必須三到云云，乃先父重申平日教民誼力學之語，先父謂讀書必須三到，心到口到眼到是也；作字亦須三到，心到眼到手到是也；民誼心雖知勉，學愧無成，每念先父諄諄教誨之言，不禁顛爲之慙。

巴黎遊子快心初，展拜天澤老父書，我學無成愧三到，卅年回首一躊躇。

齊賢謹註 慶生爲吾師重行先生小字，因先生降誕之日，適在祖母太夫人六十大慶之辰，故名，一以誌喜，一以爲念。靜君，即南潯張靜江先生人傑也，爲革命最大功臣，緣革命之際，最重要而最艱困者，厥爲經濟，靜江先生，獨爲其難，盡家資所有，以

助革命，封翁字定甫，即鄉里敬仰之張八先生也，兄弟五人，先生雁行第二，長兄弁箠，三弟澹如，四弟墨耕，五弟讓之，俱有名於時，靜江先生初隨孫慕韓先生寶琦使歐，獲識英法各國治國莫先於儲才之道，返國之後，即慨然以拔植真才自任；時重行吾師方肆業於滄溪公學，每試輒冠曹偶，靜江先生，遂心識之，權乃數延吾師至其家，暢談以規師之志，頗以為異，心焉許之；因商於杏田太老師，始送之遊學日本，繼以吾師別有負抱，乃於一九〇六年，同舟赴法。

靜江先生，為謀革命經濟，除盡其經營鹽務所有之家資外，並設通運公司，經營出入口業，獲資巨萬，悉用於革命事業，通運總公司設於上海，分公司設於法國，在馬賽接船之盧琴齋，即分公司之執事一也。

杏田公訓諭第二函

慶生男覽，昨接第四號安稟，知汝體魄日強，學有進步，可喜之至，前所患痔症，一治即愈，西醫妙手，勝於華陀，中醫不講研究，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可慨也矣，從前劉澄如患痔，行坐不安，後請柏醫生割去，亦無後患。爾臟腑清淨，不沾酒色，愈後諒無再發之患也，唯予五月杪所發第一號家信，即將寄來信封，貼一百二十文郵視，至今未到，不知浮沉何處，可詳查之，函內所載爾定妹受茶麗氏，（係萊臣堂弟深耕之長孫幼庵之長子）同庚十六，品貌頗端，暑解後逕從西學，幼庵開黃絲廠，上海有店，今年我家羅利歉收，祇二分半，做絲三車；緣上年由爾叔生種，詎知彼移在樓下，致受楚芳河穢氣，大眠後變成軟椒瘟，無可救藥，今庚專剔好種，大為改良，爾叔蠶花尚不如我，現爾婚患病床褥，桑葉開杆極賤，無人顧問，大局露訊四五分，頭二蠶絲同算，較上年略多，現在秋雨連綿，河水陡漲，水比光緒十五年只少一尺，雨若再落，大局不堪設想矣，米價已漲至六元六七角，予唯抱定儉省二字作去，安危在天，人定或亦能勝大意也，汪汝琦緘默沉著，來稟所云，在我意料之間；汝虛懷服善，知人有餘，自知不足，確有進步，不禁喜而不寐，靜江君為人，譬如善弈者慣使閉著，現欲招股開茶館，可謂奇才善變；能使租定之屋，為人垂涎，願出一萬金轉租，坐得七萬餘金，不能不佩其多智；此事成後，望詳稟告，俾予歡也，閱報知東洋留學生有一萬四千人，現已截止，不再收錄，因東洋本國人幾無學校以存身，不得不甄別淘汰，以容納也，慈雲庵僧長慶，毆辱學生薛溫曹柳皇甫等五人。浙撫張筱帥大怒，即將長慶驅逐；學界請封該廟，紳界請改廟為商學會，現今尚未決定；爾遠在數萬里外，修業要緊，此等事不必與聞，今所來之第四稟，字面尚有不順，此後還須加工，寫好看過，必須語貫氣順，始可發寄，書不盡言，諸維心會，家中自祖母以及外祖母以下，均安，爾子亦好，此問秋佳，（所寄伯聲函已送閱）父杏手草，七月廿二日。

民誼謹疏

各函為民誼留法之時，先父所賜第二手諭也，時在光緒三十二年丙子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一九〇六年九月十日，距第一手諭

寄發期六十二日，民誼花此手諭寄發前，曾拜呈四次安稟，故論中首先示以收及也，寒家四世儒醫，先父尤見知鄉里，但先父嘗謂民誼曰：「中醫至今，已成弩末，習之無益，西醫理精法到，後必恢宏，吾甚願汝從事也」本論中「西醫妙手，勝於華陀，中醫不講研究，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可慨也矣」云云，並非偶然之讚詞，實一貫透達之微見也，民誼秉承先父教命，於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由鄉長李聯仙先生介紹，入蘇州天賜莊博習醫院，從美醫柏樂文先生研習西醫，時年十七歲也，翌年庚子，拳匪亂作，江南雖免蹂躪，而教堂醫院，果凡寄跡之處，所在都鎮

戒嚴：又以先繼母時患乳癰，民誼乃離蘇歸省，抵家後，見先寄母之病狀已非中藥所能奏功，因請得先父之命，隨侍先繼母買藥赴蘇，請柏醫生主持診治，柏醫生見而嘆曰：「時已失矣，病已深矣，縱施刀圭割去右乳，亦恐人力有限，天命難回也；是年十月，先繼母果棄其不肖子而長逝矣，溯先慈母棄養之日，民誼年僅六齡，幸賴先繼母保育扶持，始免遭無母之痛，何期行年十八，又丁繼母之艱，國亂家憂，內外交迫，博習之業，乃不能終，民國二十八年己卯，為先慈母逝世第五十週年，先繼母逝世第三十有八週年，民誼先後寫佛經二卷，以申孺慕，海內鴻碩，咸惠題，會當割瘵剛梨，廣佛門緣業也。

民誼曾患痔症，抵法後一治而瘳，其見效之速，固歸功於藥石精良，而力行醫囑，講求衛生，亦速效之絕大助力，當醫治之時，醫嘗囑以每次大便之後，須以冷水洗滌，更須使大便壅通，每日一次；民誼於以上二事，不但聞囑即行，而且持之以恆，久而不輟；至辛辣刺激如椒芥烟酒等食物，絕不任口腹之欲，聽其闖入腸胃；此其所以能愈之速而絕之盡也，夫每日一便，不使有結燥之苦，縱有小痔，原可以不藥而瘳，脫不注意於斯，且縱酒烟之嗜，不特能助長痔勢，而且能貽害健康，百弊叢生，終至於不堪設想，故每日一便，為健康最要之圖，因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體弱及厄於痔患者。

光緒十五年大水，民誼年僅七齡，猶記水溢河堤，道途泛濫，手諭謂水未溢者僅尺許，然亦險矣，當時米價，每石六元六七角，以視光緒十五年每石三元左右者，已高漲一倍且多，無惑乎人皆詫為奇貴也，今年米價，已超出四十元以外矣，使先父猶在，不知作何感想也。

民誼於庚子之後，國變既定，求學之念亦殷，辛丑（光緒二十七年）入李聯仙先生創辦之明理學塾，癸卯（光緒二十九年）轉入龐青臣先生所立之潯溪公學，時潯溪聲聞，士林傳美，故外省外縣青年來潯就學者，為數至衆，葉楚儉周乃文諸君，皆當日潯溪共視者也，奈人多意雜，故未滿一年，學潮再起，因而停辦，甲辰（光緒三十年）來滬，是年二月，日俄戰事發生，民誼即以是冬，赴日留學，偕行者，為明理學友鄉人周仲鴻汪汝琦二君，抵日以後，初寓東京神田區，繼遷小石川區，即開始研究日本文語；翌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春赴西京，同入第三高等學校之預備班，國人同學於該校者，尚有周作民章鴻鈞等十餘人；予等學費，均由靜江先生擔任；三人之中，民誼最長，大仲鴻一年，大汝琦二年，意氣投和，有如兄弟，因以氣體中之養輕淡為別號，隱寓則效三國演義桃園結義故事也，當時留日學生，共達二萬餘人，遂發生取締情事，被取締返國者，為數甚多，民誼於取締規則施行前離日，到滬後，即留居，以待靜江先生之歸自法國，旋仲鴻汝琦同受取締規則之影響而旋里，又明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民誼與汪君汝琦同舟赴法，周君仲鴻則以體弱之故，未能同行，後仍赴日習印刷術，手諭謂「東洋留學一萬四千餘人」云云，其數雖可驚人，然比之前此二年，已少六千左右矣，彼時國人對於赴東留學之熱烈，可想見也。

慈雲庵和尚長慶毆辱學生事，社會重視，轟動一時，學生被毆者，為薛溫曹柳皇甫五人，薛溫曹柳四人，不知是誰家子，皇甫氏者，即同學於明理學塾之皇甫爾君也；輝於兩年後亦來巴黎，並會執新世紀報手民之役，今則隨靜江先生及其家屬赴紐約避難去矣。

先祖母是年八十有三，民誼之生，適在先祖母花甲設悅之日，小字慶生之意，即謂「適祖慶而孫生」，蓋誌喜也。

先外祖母蔣太夫人，無子，自先繼母病時，即來舍間照料，先繼母見背以後，遂長留舍下，終其天年於先父牛子之歡也。

先繼母棄養之年，民誼之第二姊佩賢于歸張氏，家中內事，無人主持，因於繼慈服孝小祥之時，遂命受室，（時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是年民誼十有九歲）逾三年，舉一子，生年在辰，故小字曰阿龍，即手諭中「爾子亦好」者也，時已三歲，即以是歲，適於天花，使尙存，今已三十六年人，行不惑矣，惜哉！龍兒之孺，當時會蒙先父來諭示知，惜已失墮，兒死以後，妻心愈傷，思歸愈甚，卒以積痛憂鬱而死，妻兒之死，兒祇記其年，妻則年月日皆不曉，質之諸姊妹，亦無能言者，妻氏張，小民誼一歲，至於今日，其家已無一人存在矣。

先父不諳法文，民誼每次安稟中，均附一法文書就之信封，詳寫民誼在法之人地名，備先父作回諭用，手諭「唯予五月杪所發第一號家信

即將寄來信封，貼一百二十文郵稅」云云，即指此也，當時銀價低，郵資薄，一百二十文之費，即可以橫渡歐亞，今則不出本城市也。所失手諭中，詳述寶妹約婚龐氏事，因已失去，故此函中補示之，然祇大略而已，前論既失，其詳當永無復知之望也。

龐萊臣先生名元濟，南潯望族，青臣先生之兄，靜江先生之母舅也，博識好古，收藏之富，海內稱之，今雖垂齡，而豐饒不減曩昔，兩江物望，先生共魯靈光也。

廿年渺渺寄歐洲，妻死兒孀日未留，不是成功有革命，等閒白了少年頭。

齊賢謹註

生活增高，令人回首增憂，前瞻增懼，彼時每石米價，不足七元，已視為駭人聽聞之巨患，重行吾師所疏之四十餘元，時在二十八年之秋，已然參加和運之後，較之當時，固已高出六七倍，豈知會不旋踵，米價每石已近百元，使杏田太老師猶在人間，其駭詭寧能想擬，天艱日亟，來日大難，計米數珠，言之汗冷，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自來流寇之變，無非衣食不均，取物策安，宜不終日為之所也。

眉苑雜志

眉白

●卞忠貞墓曾被掘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並遊覽卞忠貞墓。按晉書卞壺傳，有云：「後盜發壺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瑩光。」則其墓當時已被掘，此次事變，墓道為飛機炸毀，不能復入，是後人重修之墓道也。

●八達嶺和詩

本刊上期後封面。為八達嶺全景，關穎人曾有遊八達嶺之作，章曼仙依韻奉和云：「逢君壯遊返，執手萬山中。嶂疊雄關翠，車迴落照紅。晴光消積雪，警句挾邊風。媿我先攀險，登臨語未工。」又云：「見說居庸道，羣仙一望中。樹迎詩鬢綠，花對晚妝紅。寶鏡邊開月。香車野店風。翱翔兩鳴鳳，欲和句難工。」融情于景，攬其畫，誦其詩，可得其概要。

掌故談片(幟)

有清一代湘人之入相者。祁陽陳文肅大受。長沙劉文恪權之。湘鄉曾文正國藩。湘陰左文襄宗棠。善化瞿文慎鳩祺。共五人。

湘人之由舉人特賜翰林者。一左文襄。一王湘綺。

江主席為朱古微門生。于右任為沈淇泉門生。康南海為余壽平門生。胡嗣瑗為王病山門生。

沈文肅為林文忠之婿。胡文忠左文襄為陶文毅之婿。袁爽秋為薛慰農之婿。

有清大臣之夫人參與政治者。高文良其倬之夫人。沈文肅之林夫人。

舊事重提

魏晉文學是介于建安文學和六朝文學之間的，是從魏明帝到東晉末單獨劃出來的一個文學時期，但這短短的時期又可以分爲四期，就是正始，太康，永嘉，義熙四個時期，而每一時期的文學也都有它們不同的地方，就在這不同里才可以看出當時的文學的趨勢，現在分述于后。

一、正始時期

正始是魏明帝的年號，當時的文學的趨勢是重思想，輕辭藻，是種尚質不尚文的文學，而道學的色彩也極爲濃厚

，魏晉之士好清談多半研究老莊的學說，于是魏晉文學就以老莊爲出發點，但祇取道學的一部，換言之，祇學其不好的地方，甚言之，是誤解老莊的思想，如老莊講自然，偏于適性，故近于逸學，而魏晉文人一變爲樂生，這種風氣一開，文學思想浸淫在道學里，于是產生一種新的色彩來，當時文人如王弼，何晏以及竹林七賢諸隱士的行爲，都是放蕩的，怪僻的，有背于儒教，因爲他們的思想是受了老莊的影響，再加身逢亂世，所以他們的人生態度是看破世俗的

，是消極的，思想是沒有條理的，是矛盾的，他們的理想，可以說是玄想，所以他們的文學產物除了些想像的詩賦以外，並沒有特佳的東西，不過阮籍還差強人意，可以算作正始時期的代表作家。

二、太康時期

太康是晉武帝的年號，這一時期的文學現象，和正始時期正好相反，重詞藻而輕思想，當時道學的風勢，已經不似正始時期的感大了，一是因爲一般人都感到老莊的學說，並不是解脫人間苦

的康莊大道，于是對於他的信仰也逐漸淡薄，再者因爲時勢雖仍在戰亂，可是久而久之，人們都司空見慣，感覺既不像先前那樣的敏銳，感情也不像先前那樣的激昂了，文人們遂得專心致力於藻章繪辭之作，所以這時期的作品大都不甚注重思想而專重辭藻，代表人物是三張三陸兩潘一左，其中值得誦讀的還是陸機，潘岳和左思的賦。

三、永嘉時期

永嘉是晉懷帝的年號，這時節的人們，對於道學信仰和時世的混亂，更是

絕薄了，對於人間世不只是無望，而是絕望，思想更趨消極，所以佛學的色彩又濃厚起來，按佛學的傳入中國是始于漢，最初的佛經，就是四十二章經，這不過是小乘，影響也微，到了魏晉時代佛學的勢力已是普遍了，有高僧鳩摩羅什宣傳佛學，當時的一般文人名士多受其影響，再有僧人裴遠，也時與文人們相交遊，因又有白蓮社的組織，不外以研究佛學爲目的，總而言之，魏晉時達亂世，人們都感到人生的痛苦，又得不到相當的解脫方法，「人爲傷心才學佛

魏晉時代的文學

雨櫻子

「在無可奈何中有此佛學的流傳，人們自然是易于感受，文學思想也無形中薰染上佛學的氣味了。所以佛學乘着人們對於道學的信仰衰落，在這時期崛起來，代表作家如郭璞，劉琨等的作品里，多是遊仙詩，富于想像，和正始時期相似的地方是重思想輕辭藻，不過最大的差別是思想的不重道家而重佛家了。

四、義熙時期

義熙是東晉安帝的年號，這時期人們的心理對於眼前的一切，更是淡薄得無法淡泊了，文學思想却像佛道兩家合

冶于一爐，作品已經到了煊爛之極。造于平淡的地步而臻于化境了，如詩可說是寫詩，思想和辭藻并重，而辭藻并不是故作雕琢，是用來恰到好處的，代表作品，即是陶詩，陶詩都是平淡而妙造自然之作。

以上這種分期法似乎太牽強，太露痕跡，可是當時魏晉文學的趨勢，確是這樣作品，不外是想像的，隱逸的，和遊覽的三種，原因是魏晉時當亂世，人民心理多不滿意于現實，遂有佛道兩家的學說乘虛而入，所以思想流于消極的一途，因構成魏晉文學的特色，然而魏晉文學既是承接建安文學之後，它們的內容方面和形式方面都有類似的，如思想通俗，氣勢騁馳，和辭藻華美等即是；尤其是辭藻的華美，更是六朝文學的先聲了。

圍爐詩話

惆悵

趙執信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人書云。詩中要有我在，余以為名言。又云。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為飯。詩則釀而為酒。飯飽人。酒醉人。至哉言乎，按吳修齡名喬。清初時人。其所著圍爐詩話六卷。論詩多精警語。評古人詩。尤具卓見。秋谷去修齡時非遠。徧求是書已不可得。足徵流傳之少。余藏其底稿。經吳氏手筆校字。彌足珍已。

學書次第

惆悵

元鄭杓。工書、作「學書次第」、錄之以供學書者參考。

八歲至十歲 大楷 中興頌 東方朔碑 萬安橋記
十一歲至十三歲 中楷 九成宮 姚恭公墓志 虞恭公碑
遺教經
十四歲至十六歲 小楷 宣示表 戎路表 樂毅論 力命表 曹娥碑
十七歲至二十歲 行書 蘭亭序 聖教序 開皇帖 陰符

經 獻之帖

廿一歲至廿四歲 草書 急就章 右軍帖 旭素帖

姜白石蘭亭偏旁註

惆悵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轉折，和字口下橫畫稍出。年字懸筆上凌頂。歲字有點在山字之下。戈口之右。在字左人反剔。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云」處是曲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橫。是字下足凡三折不斷。趣字波略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右下已字開口。死生亦大亦字作四點。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鉤。未嘗不字。反挑脚處。有一闕。

書法流傳攷

惆悵

唐張彥遠曰。蔡邕受筆法於神人。傳之崔瑗。瑗傳其子崔。及蔡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衛夫人衛夫人傳王羲之。羲之傳獻之。獻之傳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李陽冰。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餘人。

俞曲園先生年譜 (五)

徐 澂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十二歲 清明日，先生晨起，至靜室誦經畢，跌坐片時，俄覺虛陽上升，汗出如雨，昏厥移時；此後精神萎頓，竟不能復原，病後客來，概以一刺報之。

七月，王氏長女卒，先生長孫陞雲，應經濟特科考，旋典試蜀中，適逢拳亂，八月中，先生得監臨吳蔚若郁生學使電報云：「三場完竣，主考平安」舉家大慰。陞雲返吳，攜歸華山墨竹作杖。先生自戊戌歲後，不到西湖已閱四歲，是年復偕孫陞雲同至西湖：返蘇，復辭退養湖書院主講名義。(吳清卿大激卒)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八十三歲 春，蒙古喀喇沁王寄紙來，求先生書「夔庵」兩大字。夏，先生長孫婦又舉一男。先生自道光甲辰至今歲，正科計周一甲子，湖中大吏，爲之重宴鹿鳴，請旨，得復編修原官，並有「早入翰林，殫心著述，啓迪後進，人望允孚」之諭。先生自編定春在堂

雜文六編，計初編二卷，續編五卷，三編四卷，四編八卷，五編八卷，六編十卷，凡三十七卷。先生以蓮社高僧傳，慧遠慧永，年皆八十三而終，故所詠自述詩續八十首，亦止於是年。吳清卿葬於支硎山，先生銘其墓。

光緒三十年(甲辰)八十四歲 清廷廢吳下紫陽書院，先生賦詩慨歎。(翁叔平同蘇卒)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八十五歲 冬十月先生春在堂雜文三十七卷刻成。(費妃懷念慈卒)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八十六歲 九月，陳筱石(夔龍)撫蘇，重修楓橋寒山寺，以明文徵明所書唐張繼詩碑，已殘缺不完，請先生補書重刻於石。冬，任筱沅卒於吳門，先生撰文志其墓。十二月二十三日，先生卒於蘇州寓廬。

(完)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圖 段 拭

寥翁先生。與蔡寒翁陳獻湖王西神諸丈。簡邀京中士大夫。於九日作冶城登高之舉。是日。天氣高爽。羣賢畢至。講下忠貞墓。弔史癡翁樓。居高眺遠。鬱懷頓舒。諸君

子雅論風生。倡和間作。恍若置身蓬萊島。與羣仙會也。先生囑爲是圖。以志一日之迹。

史墩樓集圖

冶城山下有史墩。爲明高士史癡翁臥癡

樓之遺址。故宮博物院。南京寶藏在其間。曩歲寒翁與賓虹師。同鑑定其金石書畫。早晚往還兩度。丁丑秋初。審定未竟。而中日事變。賓師如燕京。寒翁走于湖。轉瞬三年。庚辰九月。朋儕於茲視集。重尋夔蹟。嗚製斯圖。用志感慨於無窮。

來翔閣畫跋

陳可園先生年譜 (七)

張江裁

經孝陵道中有詩曰。天清無復戰時雲。牧馬悲鳴戀舊羣。
十里孝陵荒草路。遺民獨說向將軍。二十四日入朝陽門。
有詩誌慨。詩曰。卻入新城郭。重尋舊里門。鄉鄰幾人在。
柱礎故基存。零落數椽屋。荒涼五畝園。(南乾道橋。
宅已盡毀。)(祖廬幸堪守。耕讀長兒孫。)(謂講堂街老屋。
)(先生既至南京。住斗門橋老屋後樓。明日出訪紅紙麻昔
年被研處。有詩曰。荒衙寂寞日將昏。十二年前事怕論。
此地已無殘賸血。至今應有未招魂。門庭歷歷獨能指。盜
賊紛紛何處存。手撫頭顱成一哭。刀痕誰識舊時痕。經過
靈觀。尋其亡室席夫人埋骨處未過。有詩曰。舊觀經過土
一堆。夕陽滿月盡蒿萊。不知遺骨處何處。告我何妨入夢
來。阮囊羞澀不堪開。澆土曾無酒一杯。卿若有靈應見諒。
。勿勿昨日我方回。十一月十二日貢院應試。是日大雪。
先生有詩曰。寒宵雪壓矮檣明。燭盡三條草未成。我與天
公鬪清冷。一般白戰總無聲。梅花誰占一枝春。盡是冰霜
百鍊身。莫道嚴寒今徹骨。此間儘有熱中人。試畢。復反
姜堰。客中除夕。先生有述懷詩曰。歲晚忽不樂。離愁積
萬端。身輕無債累。家遠欲歸難。記室生涯賤。窮途風雪
寒。遙憐諸弟妹。膝下正承歡。夏來終夜醒。不是守更籌
。爭食隨鷄鶩。呼名任馬牛。硬硬常自守。硬硬每多愁。

顧影驚遲暮。虛拋廿八秋。

同治四年乙丑先生二十九歲

正月客姜堰。客中無事。擬自君之出矣八首以寄慨。詩
曰。自君之出矣。日月疾如弦。昨宵殘臘盡。今日又新年
。自君之出矣。關山風雪多。不知旅館中。宵深寒如何。
自君之出矣。囊橐無餘儲。金釵易錢米。持以奉舅姑。自
君之出矣。對鏡日愁思。羅巾偷拭淚。生怕旁人知。自君
之出矣。鐵管不曾持。縱有清吟興。新詩將和誰。自君之
出矣。兩月得書難。燈前和淚拆。先喜見平安。自君之出
矣。獨擁錦衾眠。情思結成夢。夜夜到君前。自君之出矣
。燈花久不開。宵來忽結蕊。應兆遠人回。二月將歸。有
詩曰。憶我少小好讀書。父母愛憐如掌珠。膝前跳擲任嬉
戲。一時不見即相呼。邇來見我屢拜別。口雖不語心長吁
。倚門倚閭日夜望。遠遊忘返胡為乎。夜深涼月照破屋。
枝頭啞啞叫慈鳥。有弟十一尚嬌癡。平日畏兄如畏師。讀
書那忍過訶責。分梨讓棗常相隨。別離教載學幾廢。今年
督課仗耶慈。朝吟夕誦須自勉。阿兄千里頗備思。何嘗聯
牀風雨夕。相對如同土學時。江南山水數建康。十年割据
空豺狼。我家老屋幸無恙。破樓壞壁低圍牆。去歲舉家已
盡返。嗟予何事羈異鄉。縱使無錢徒赤手。貧也非病亦何

傷。歸歎歸歎勿再計。一路春風桃李香。自羨堪歸里始歸。一葉鐘山書院。以難窠中小兒賦見賞于臨川李小湖先生。三月出觀音門尋宏濟寺。惟觀音石刻像及石鐫覺岸二字尚存。先生有詩曰。僻徑耐幽尋。苔痕履齒侵。碑殘文半裂。石怪洞尤深。滄海頻年感。風波昨日心。居然登覺岸。合拿誦觀音。又重遊妙相菴。是菴洪軍以爲報德祠。有典花總制官。故亂後獨存。江寧紳耆以爲報德祠。生祀曾公兄弟。募僧守之。先生有詩記事詩曰。江南三月鶯花春。結隊閒遊踏軟塵。多少名園盡蕪沒。荆榛塞路愁殺人。舉頭忽見攢雲樹。借問此中誰寄住。行人道是妙相菴。眼前門徑休教誤。亞字閣千曲折通。樓台臨水亭撐空。多情芳草依然綠。無主天桃自在紅。一步思量一迴顧。精藍花石獨如故。十二年前選勝遊。依稀認得尋芳處。當時意氣如雷巔。裾履風流美少年。金谷傳杯開夜燕。沈香分韻寫春箋。隨園獅窟紛相接。修禊永和留法帖。比屋連同果樹鶯。一春忙以穿花蝶。繁華可奈不能常。白馬紅羊轉劫忙。萬土焦綠秦炬火。一園綠若魯靈光。天驕那解清遊味。平台置酒多豪貴。此地真成獨樂園。幾人衙署司花尉。林亭贏得未摧殘。今日何妨且入官。禪榻久無殘衲住。籬門暫派老兵看。我生山水勝深契。重到斯菴成隔世。萬劫銷沉此獨存。可知興廢皆天意。石頭城郭轉周遭。馬矢如山堆積高。因果從今皆悟透。鐘聲一杵警蒲牢。又泛舟秦淮有詩曰。三月鶯花太寂寥。綠楊城郭雨瀟瀟。歌樓舞榭皆零落。丁字簾前何處蕭。當年絲竹屢升堂。泮水新芹異樣香。謀舍荒涼休再問。紅泥半堵舊宮牆。荒煙蔓草夕陽時。千古情深有所思。片石千秋留血影。依稀認得侍中祠。六

朝佳麗散如雲。草色芊絲綠上裙。一曲桃花歌扇在。更無人似李香君。臨河老柳禿無枝。誰向中流泛棹遲。破鼓破倒屋數椽。春風不見酒家旗。王樹朱門萬事非。漫將舊巷問烏衣。尋常百姓家都改。愁絕三春燕子飛。先生又遊楚南館。有詩曰。江左繁華天下選。可堪亂後荆榛滿。輝煌金碧是誰家。題名分明楚南館。觀優門外湧高台。朱戶沈沈金鎖開。乘興我因排闥入。等閒誰敢上堂來。繡柱雲楣工位匱。蛟螭盤互龍鸞麗。亭高一座徙文星。文廟前魁星亭徙置其中。廟食千秋祠焜帝。迴廊西折徑通幽。環碧名園許暢遊。花散瑤根天上種。泉跳珠點石中流。中有環碧園水木清淑。閒房深遠層軒敞。羅帷不捲簾鈞上。南海沈香寶鼎熏。西洋刻漏鳴鐘響。異鄉安樂故鄉邊。賓至如歸不用邀。郡將門外秦淮浪。當作江頭湘水潮。同遊有客滄桑閱。時事感懷心慘切。四顧文軒鈎砌規。從頭向我低聲說。此宅原爲大姓居。後來轉作偽王廬。渡江大將來擒虎。舊日荒台失釣魚。地名釣魚台。插旗大道驅人去。帳房擁護元戎署。曾九帥行轅駐此。曹瑣千門改曲陽。藏銀百萬搜邸塢。侯門似海望依稀。不識庭階是也非。浩劫免焚雖有屋。主人抱券竟無歸。統軍奉詔還鄉里。第宅重教官整理。水衡豪買給緡錢。作將經營成客邸。一椽一瓦總精良。亞字閣千卅字牆。此中儘有金銀氣。到處爭輸花石網。民力劬勞誰復管。帑金費用真無算。怨府徒教屬叔孫。血山難免譏姚坦。側目相看不敢噴。縱橫冠蓋驛通賓。可憐東漢羊頭爵。盡付南蠻鴉舌人。我聞客言獨未已。連呼否否君休矣。峻宇雕牆事縱非。名臣元老功誰比。當年悍寇據城閩。奪爾貲財役爾身。匈奴未滅家何在。摩詰遭囚氣不伸。

國學用書類述補遺 (六)

翠微居士

(五) 文學類 (續)

- 刊) 識小錄八卷 (清姚瑩道光二十九年刊) 文昌雜錄六卷 (宋龐元英乾隆刊) 元城語錄三卷 (宋馬永卿明刊) 德居通義三十一卷 (元劉壎嘉慶六年刊) 閉居錄一卷 (元吳衍明刊) 天都載六卷 (明馬大壯萬曆庚戌刊) 常談四卷 (劉青園光緒刊) 談資四卷 (明秦鳴雷萬曆刊) 惺掌錄二卷 (清汪啓淑乾隆刊) 智囊補二十八卷 (明馮夢龍斐齋刊) 佔畢叢談六卷 (清袁守定光緒丙戌刊) 蓬窗隨錄十八卷 (清沈兆寬咸豐九年刊) 寶存四卷 (清胡式銍道光二十一年刊) 消暑隨筆四卷 (清潘世恩道光刊) 綠窗女史十四卷 (心遠堂刊) 禪真逸史四十回後史六十回 (清溪道人明刊) 石點頭十四卷 (天然癡叟道光刊) 今古奇觀四十卷 (抱齋老人明刊) 通行本) 十二樓十二卷 (覺世稗官通行本) 醒世姻緣一百回 (清周西生通行本) 國色天香十卷 (明林所敬乾隆刊) 五代殘唐六卷 (玉茗堂批評清刊) 隋唐演義一百回 (齊東野人四雪堂刊) 北宋演義六十四回 (清杜綱道光刊) 南北宋志傳一百回 (玉茗堂批評道光刊) 說呼全傳十四卷 (半閉居士乾隆刊) 韓湘子全傳三十回 (明雉衡山人九如堂刊) 平妖傳四十回 (明馮猶龍嘉慶刊) 西洋記二十卷 (明羅懋登明刊) 品花寶鑑六十回通行本) 天雨花三十回 (清陶貞懷同治刊) 雪月梅傳五十回 (清陳郎通行本) 英烈傳八十回 (明徐渭通行本) 開闢演義六卷 (周游通行本) 嶺南逸史二十八回 (花漢逸士嘉慶刊) 八仙緣四卷 (梅庭氏巾箱本) 秋燈叢話十八卷 (情王械乾隆刊) 白圭志十六回 (清崔象川巾箱本) 一棒雪三十二回 (巾箱本) 珍珠塔四卷 (巾箱本) 林蘭香小說六十四回 (寄旅散人巾箱本) 豆棚閒話十二卷 (艾衲居士明刊) 鴻雪姻緣記 (清麟慶道光刊) 西湖佳話十六卷 (古文墨浪子乾隆刊) 封神全傳十九卷 (通行本) 隋煬帝史四十回 (齊東野人清初刊) 蕩寇志七十回 (山陰俞萬春咸豐刊) 狐狸緣二十二回 (醉月山人光緒刊) 再生緣 (通行本) 拍案驚奇三十六回 (即空觀主人乾隆刊) 龍圖公案八卷 (敬書堂刊) 二度梅全傳四十回 (天花主人寶興堂刊) 金瓶梅詞話一百回 (影印明本) 兒女英雄傳 (通行本) 三寶太監西洋記演義二十卷 (明刊) 綠牡丹六卷 (無名氏道光刊) 萬年青新傳十二卷 (咸豐刊) 爭春圖全傳四十八回 (同治刊) 綠野仙蹤八十回 (通行本) 彭公案一百回 (通行本) 廣陵集三十一卷 (宋王令舊抄本) 羅豫章集十二卷 (宋羅從彥乾隆刊) 雪溪詩集四卷 (宋王銍同治刊) 知稼翁集二卷 (宋黃公度明刊) 雙溪文集

- 十七卷（宋王炎明刊）寇忠愍集三卷（古香樓刊）乖崖集十二卷（宋張詠光緒莫氏刊）穆參軍集三卷（宋穆修舊柯本）鉅鹿東觀集十卷（宋魏野悅帆樓刊）元憲集三十六卷（宋宋庠廣東刊）文恭集四十卷（宋胡宿武英殿聚珍本）武溪集二十卷（宋余靖康熙刊）孫明復小集三卷（宋孫復光緒十五年刊）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宋蘇頌道光壬寅刊）隕溪集二十八卷（宋鄭燁文津閣刊）淨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武殿聚珍本）擊壤集十卷（宋邵雍道光刊）鄱陽集四卷拾遺一卷（宋洪皓同治刊）韓魏公集三十八卷（宋韓琦萬曆刊）頤堂先生集五卷（宋王灼道光刊）蠶齋鉛刀編三十二卷（宋周孚明刊）南軒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拭道光刊）平齋文集三十二卷（宋洪咨夔同治刊）方壺集（宋汪莘雍正刊）四六標準四十卷（宋李劉萬曆刊）異齋文集二十七卷（宋歐陽守道文淵閣刊）柯山集五十卷（宋張來武英殿聚珍本）黃四集如四卷（宋黃國燾明刊）樵川二家秋聲集二卷（宋黃鎮成順治刊）謝紉盤文集十卷（宋謝逸明刊）待清軒遺稿一卷（宋潘音道光刊）莊靖詩文集十卷（金李俊民光緒刊）淮陽集一卷（元張宏範明刊）郝文忠公陵川集三十九卷（元郝經乾隆王
- 氏刊）青山集八卷（元趙文仿元刊本）周此山集十卷（元周權延裕刊）桂隱詩集一卷（元劉銑舊抄）巴西文集不分卷（元鄧文原明刊）吳文正公集五十卷（元吳澄成化刊）筠溪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明刊）雙谿醉隱集六卷（元耶律鑄光緒刊）劉靜修集三十卷（元劉因弘治刊）雲峯集四卷（元胡炳文清初刊）曹文貞公集十卷（元曹伯啓舊抄本）玉井樵唱不分卷（元尹廷高舊抄本）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元袁桷道光二十年刊）定宇文集十七卷（元陳櫟康熙刊）圭齋集十五卷（元歐陽玄道光十四年刊）剡源集三十卷（元戴表元道光二十年刊）金仁山文集四卷（元金履祥雍正金氏刊）玉山草堂集二卷（元顧瑛康熙刊）孫雅后集六卷（元孫存吾道光刊）牆東類稿二十卷（元陸文圭道光刊）夢觀集（元釋大圭舊抄本）水雲村吟稿十二卷（元劉壎道光刊）河汾諸老詩八卷（元房祺乾隆刊）柳待制文集二十卷（元柳貫順活癸巳刊）杏庭摘稿一卷（元洪致祖舊抄）蛻齋詩集五卷（元張翥清初刊）一山文集九卷（元李繼本趙懷玉刊）龜巢稿十卷（元謝應芳明刊）梧溪集（元王逢同治刊）高漫士詩集十一卷（明高廷禮洪武刊）黃文獻公全集十一卷（元黃潛
- 咸豐刊）程雪樓集三十卷（元程鉅夫元刊明刊）陶學士集二十卷（明陶宏弘治十三年刊）臨安文集五卷詩集五卷（明錢宰明刊）山澗詩集十三卷（明藍仁光緒刊）張來儀文集一卷（明張羽舊抄）北郭集十卷（明徐賁成化刊）練中丞集二卷（明練子甯精刊本）異隱文集五卷（明程本立明刊）逃虛子詩集五卷（明姚廣孝舊抄）東里文集二十五卷（明楊士奇正統刊）于忠肅公文集十二卷（明于謙明刊）平橋稿十八卷（明鄭文康康熙刊）彭文憲公文集四卷（明彭時康熙刊）彭文思公文集六卷（明彭華康熙刊）康齋集十二卷（明吳與弼弘治刊）匏庵家藏稿七十七卷（明吳寬正德刊）羅圭峯文集十八卷（明羅玘萬曆刊康熙刊）鈴山堂集四十卷（明嚴嵩嘉靖刊嘉慶刊）四溟集十卷（明謝榛宣統刊）蟻蝶集五卷（明盧柟萬曆刊）穀城山館詩集二十卷（明于慎行萬曆刊）來禽館集二十九卷（明邢侗道光戊子刊）甫田集三十六卷（明文徵明明刊）陶庵文集七卷（明黃淳耀康熙刊）邊華泉集八卷（明邊貢嘉慶刊）芝園定集五十一卷（明張時激嘉靖刊）苑洛文集二十二卷（明韓邦奇嘉慶刊）愚谷集十卷（明李舜臣隆慶刊）王遵巖文集二十五卷（明王慎中隆慶刊）

采風新錄

和墨巢擲園感賦

宋吳

物我相衡孰重輕。知君情至意難平。人生傳舍身何得。世路迷陽我亦行。草屐地衣隨步。竹搖天籟助詩成。園居久暫終由己。全勝神州付老兵。

吳蔚若丈屬題嘉慶壬戌同三雅集圖

宋吳

壬戌名榜出天語。射策第一吳元和。懷華廉訪是科會狀。玉堂天上畫華選。並時百輩尊巍科。是科庶常九十人前所未有。提刑小試不稱德。歸隱家弄貞寒柯。吾祖向宣更填撫。平政堂上高軒過。蘇州撫署舊二公。情好若兄弟。寓入七友錦亭阿。益以八仙此臨本。圖成想見三摩年。道光己丑先退廉公繪滄浪七友圖。鑄石滄浪亭。後十二公繩祖武。步共館。晚忝大政解鑿坡。苦心補衮乘魏笏。何意掩袂傷荆駝。島居卅載閱世變。不矜食旅惟觀河。天留一老立人極。紀恩速德無嫌。嬰公嘗賦詩記先友。我亦暮象歸行窩。還公斯圖重慨歎。兩家世澤期不磨。

庚辰初度

宋吳

世亂身猶健。劬勞念所生。耐閒寧諱老。行意不須名。大地塞如此。中心局未平。今朝合哀郢。城闕有吳兵。

橋西卽目

釋載

溪山落日色。淒其似海秋。心聖得知爭。冥殘鶴沈塵。塚受風紅。琴漾明漪。斷無人共荒寒。味會有詩來。窈眇時散策。騎驢從所欲。未須一舸逐鷗夷。

簡伯治

釋載

西風一夕作微霜。剝啄聲稀履迹荒。盡飲秋容歸慘澹。頓教詩思入蒼茫。疎楓水際先成結。早菊籬根半卸黃。勝祝使君蘇病婦。持螯來與展重陽。

白孔雀

雅辛

縷擅士女日紛紛。十色羅裳門錦紋。君豈家禽棲雪苑。我原南客夢梨雲。莫觀甘后。人妨妬。不借江郎筆染芬。喚起華亭。哀白燕。吟成好與寫羊裙。

大招賦罷屈騷文。見說盈園半是君。飛近東南憐蠟素。夢迴朝暮總爲雲。無心那管人呈瑞。有暇何關爾策勳。今日青虛衣似雪。玉屏相對越難分。

新燕

雅辛

故國飄零劇可憐。烏衣門巷改年年。魂棲林木今何世。夢繞簾櫳別有天。小鵬易驚翻毳幕。輕身每誤蹴箏絃。杏花春雨江南岸。只把閒情託畫禪。

翦翦流光修一年。似曾相識綺疏前。秋千院外寒猶峭。玳瑁梁間夢未圓。軟語怨露紅杏雨。低飛恐破綠楊烟。捲簾人亦輕如許。何怪憐渠也自憐。

奉寄西園先生

尊敬

車笠誰能認故交。中丞遺裔獨稱豪。五噫歌罷蒼天變。三疊詞

成透調高。愛以清閒傍花竹。每因楊柳近風騷。卅年耆舊如雲去。流水聲中首重搔。

秋晚樓望次單雲晚坐韵

瞻麓

一樓百尺俯斜曛。滿目山川自在雲。南北燕鴻勞代燧。東西湖汐幾差分。鳥樓舊識長千好。塵拂平消六代紛。欲泛扁舟問煙水。釣絲還恐繫星文。

積雨連朝潮漲

入市病樹有秋霖

一首作此和之

今覺

暗潮捲雨欲平街。不見幽人笠屐來。風急更愁江入戶。詩成渾忘甌生埃。麝籠細壁侵衣醜。蠟篆斜檠上壁苔。矮屋打頭疑泊宅。孤蓬浙瀝夢初迴。

携內顧家宅園

晚坐次佛樓黃浦

公園舊韻 千幾

散步來尋破悶方。單衣細夕款微涼。半坪淺草堪敷坐。一桁疏燈漸作光。電送笙歌誰院落。風吹荷葉此池塘。吾衰卿亦非年少。厭看人間海與桑。



藏園十作燧黃

九月朔大風雨海潮涌上室中水深沒蹀連日放晴未退淨也倚枕口占二首 千幾

避地三年仍泊宅。漏天一雨便浮家。枕流大可容高臥。聽雷真堪息衆譁。上岸牽船聊自詭。隨波漂梗不須嗟。騎人百尺樓中容肯念。王尼宿露車。

海浪天風互激撞。眼前平陸忽成江。烟波擬下元真釣。虹月如

次和墨巢擲園

感賦 千幾

那惜乾坤一擲輕。區區環堵意能平。買鄰買宅幾年住。避世避人何處行。寓物惟常齊得喪。營身寧復計虧成。先生且覓今朝醉。酌我猶堪作老兵。

次和單雲曉望 千幾

故園消息抵瓊瑤。夢斷蘭余又一宵。曙後星辰原落落。秋來風日最蕭蕭。雲山自損千巖翠。霜樹誰懸萬葉焦。迷坐極傷遲暮眼。迴看天際總迢迢。

疎臺午飯看菊賦贈主人

秣陵再至又三秋。生性疑仙好住樓。宇落賓朋車可載。凋殘景

物盡能收。羅階白菊新霜降。繞屋青谿活水流。醒酒西風吹鬢冷。欲
行猶作小勾留。

鑿竅一首奉和寥士聖狂韻

退長

漆園鑿竅夜宵披。思適餘閒勝獨悲。世有時人吾喪我。游從漁
父釣無絲。乎庚未覺知開遠。緣木遑言捉搦遲。人境不如詩境寂。棲
心吟榻月來窺。

當風一首疊前韻

退長

當風有客一襟披。象外端倪失喜悲。淪若澆腸消腐粟。看蟲縛
繭胃秋絲。移來病菊如人澹。拈取枯毫削簡遲。誰遣耽書災老屋。冷
攤眼福戒輕窺。

深鐙一首用寥士雨夜韻

退長

深鐙坐雨味涼宵。何事兼猜判艾蕭。石墨銘心珍舊榻。麻沙措
眼起初雕。沈冥窗外疑無物。掉闌案中想似潮。信史手錄文可闕。魏
收涉筆獨超超。史闕文三字。鈔盡信書不如無書二語。尤爲有
關文之直捷了當也。

雨夜和寥士韻

可生

萬里悲秋雨竟宵。索居倍覺意聊蕭。苦吟酒潤肝腸濕。瘦影燈
垂鬢髮雕。樓外有時啼過雁。江頭幾度上新潮。欲空世界須無我。輸
與真如佛理超。

前題

鄭袁

南渡風宵又雨宵。齊梁二代記蕭蕭。雲穿芸粉塵塵壁。龍是文

心寸寸雕。疾矢催年嗟似水。秋思涕夜湧於湖。九方巡過腸車苦。未
覺滄溟不可超。

前題

寶楚

一片秋聲攪此宵。鬚絲木葉共蕭蕭。報時底事攻營狗。抱璞奚
須費斷雕。宦海升沈渾似夢。鄉思起落急於潮。聽前忽聽滿疏雨。意
興如何象外超。

前題

芳野

孤燈黯澹可憐宵。一雨秋深意興蕭。寂寞鄉關疎雁訊。憂傷文
字類蟲雕。霜霏大地合兵氣。風起重洋撼怒潮。貽我新詩開倦眼。羨
君元箸獨超超。

感事次和寥士兩夜韻

見思

紅樓歌舞可憐宵。瞥眼還成陌路蕭。齒臂盟原殊骨刻。負心思
自等題雕。風濶易戰情波險。巖廟難澄宦海潮。世事危同巢葦燕。問
誰能挾泰山超。

聖狂一首敬次寥士韻

葭初

亦狂亦聖道分披。匪聖匪狂士可悲。事有難言眉炙艾。愁無可
挽鬢成絲。前蹤車覆千途並。後手棋輸一着遲。百怪魚龍同變化。燃
犀容我靜中窺。

題單雲閣詩思圖

葭初

討秋無句一憑闌。思在烟蕪縹渺間。山色自明紅樹遠。客衣遙
臥白雲單。登樓豪氣無時減。支枕多情到月殘。莫問夜深風露冷。擬

淨星漢釣波瀾

與沈大素 爾香 話石孟潭舊游

惆悵

人言大勝好。更詔由拳奇。如何一潭水。深淥無人知。潭在萬峯間。青青竹環之。瀑布峭壁瀉。天光竹縫窺。吾友孟平子。卜居幽澗陔。好客致殷勤。留我三日嬉。我遊亦已暢。發爲五言詩。沈侯見而喜。避迨苦相思。聖湖從訂交。心與澄潭期。吾詩有何好。猥愛至於斯。知己不敢忘。久別神魂馳。白門忽聚首。驚呼不自持。感念石孟游。理亂逐時移。竹林既披蕙。潭水空淪漪。吾友何處去。相對淚漣洏。何時睹太平。爾汝重追隨。感舊賦此篇。縱輪無縛羈。幸勿詫我狂。狂言雜歡悲。

題段無染山水

寶芝

賓虹高弟子。龍城最稱賢。山川豁麗曠。結契在丹鉛。凝神與古會。落紙如雲烟。罔戀有起伏。林壑若回旋。柔枝嘗匝地。老幹可參天。遠峯淡似黛。淺渚清且漣。潭融南北派。妙到秋毫巔。寸縑伴尺璧。忻賞忘食眠。

題無染畫來翔閣圖

寶芝

何必深山結管茅。桐陰小築勝雲巢。眼前便是桃源路。到此寧須問樂郊。

秣陵秋雨

叔幾

蕭蕭一夜雨。釀造秣陵秋。鐘阜漸黃落。秦淮漲碧流。繁華沈昔夢。羈旅新愁。無限南朝寺。登臨何處樓。蕭蕭一夜雨。攪起大江心。浩蕩常終古。興亡不自今。魚龍欣變化。城郭慨陰森。亦有高歌意。柴荆發興深。

己卯立春

湘冷

枯枝衰草遇春光。姓紫媽紅鬥豔妝。雲海無心猶作態。捧人愁緒在他鄉。

立春次湘冷韻

澹然

百花也解惜韶光。每到春來着意妝。獨有斯人轉憔悴。芳菲時節倍思鄉。

高恩路醉歸

霽麓

渺渺牙魂不可招。高恩行盡淚如潮。舊時門巷重尋處。燈火依稀醉後宵。

晚過蓉園

霽麓

杜蘭香去恨漫漫。萬劫千生再見難。寂寂亭林花落盡。夕陽紅冷舊闌干。

初冬要默老十翁次溪桐軒珍伯酒樓小飲

憐姪

笑摘霜鬢一老兵。朋浮白客中情。漫言梧落淒吳苑。猶憶風流在冶城。瘦猶存九秋豔。梅寒先占百花榮。勸君耐醉微佳夢。獨醒何須學屈平。

憶得

鶴濂

狂風捲瓦聲初歇。疎雨敲窗斷續來。憶得小浜湖欲上。倒撐蓬頂出溪灣。

重九後四日攜家人登掃葉樓題壁

家士

己過重陽萬木秋。高樓依舊俯寒流。半千去後無遺帝。落葉蕭蕭過九州。

江山如夢費文詞。佳處登臨寄遠思。尚有光宣遺蹟在。詞齋聊語笑庵詩。

次和墨巢文擲園韻

家士

五百名城一擲輕。何時離亂換昇平。層樓肯作空桑戀。蝸舍馬辭卻曲行。故燕春秋隨去住。殘棋黑白失虧成。移櫻運枱都游戲。差喜樞書未被兵。

攜兒輩至金大農場買花歸

家士

疎枝宛樂照青霞。十畝分栽五色花。一笑量珠時將去。芳菲今日屬吾家。

看花索句老猶能。活色生香得未曾。風露秋深園墅冷。哥窻影伴讀書燈。

雨夜

家士

月黑燈紅又此宵。疎桐密竹影蕭蕭。筆毫久厭繁音洩。肝腎窮堪苦語雕。遮眼詩書身作蠹。盪魂鼓吹雨如潮。鬚絲與我同憂患。衰若薰香意自超。

贈孫寒厓文並謝惠貽手書聯語

家士

詩名早埒江湖海。吳雅輝欽公詩以公與江。搜叔廉南湖鄭海藏並稱。息壤曾盟松竹梅。公築生壙于孤山歲。投老傾歡殊未晚。揮毫索句許追陪。寒崖故以寒崖名集。

釋公招集橋西草堂看菊即次其簡伯治韻

家士

橋西叢菊受初霜。卻似柴桑徑未荒。秋老詩心歸婉約。杯殘世味入空茫。窺園潭影無窮碧。插鬢花枝幾朵黃。處處疎林紅葉醉。人間嫵媚是斜陽。

題齊白石預囑

白石屬次漢代謀生壻。于陶然亭養金花墓側。家士

陶然亭子似新亭。歌哭名流半醉醒。異日秋墳聽鬼唱。殘脂賸墨兩沈冥。

南窪累代登臨地。蘭室長眠亦復佳。玄蛻應題金石塚。勝他荷錯死便埋。

靈飛豔骨傍鸚鵡。齊老高名比鳳麟。寂寞三生證緣法。眼中滄海又揚塵。

手簞落花香宵眇。知君義俠作肝腸。擇鄰自比爭墩雅。筆運須種白楊。

褚公重行于己卯祀孔日聞建蘭詠詩吳湖帆

爲作千秋王者香畫卷次韻奉和

家士

俎豆尊師表如蘭。特地香吐花爲黼黻。裁葉作網常。一氣環無極。千秋教有方。聞韶忘肉味。此意兩微茫。

無染索題頴齋山水

家士

幾人愛家沈。肯與寫荒寒。鬱鬱千嵐秀。蒼蒼萬石安。丘壑胸中過。峯巒眼底開。愚公移不去。靈鷲忽飛來。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專輯

(中)

文

冶城登高記

崔龍

冶城山，在首都漢西門，或曰，宮後山，或曰紅土山，春秋時，吳夫差鑄劍處，遺跡不可尋矣，今所謂朝天宮者，實孔子廟，負山而建，明洪武間，錫今名，承晉之舊，爲道觀，晉曰冶城寺，清同治四年，李文忠公易之，顧都人仍稱舊名，習俗移人，有如此者，出廟即登山，余嘗讀世說，昔謝安與王羲之，同訪冶城，悠然遐思，有超世之志，余往往慕之，庚辰九日，友人陳君寥士，方官都下，爰約名賢，來集於此，余亦忝掌校錄，幸追陪焉，或曰，國家多故，至今而亟矣，士大夫苟夙夜勤事，出死力以報國，國事幸尙可爲，若姿意游觀，以逞一時之豫逸，而示民以恬嬉，豈憂國者所宜忍出，嗟乎，古人有言，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故君子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然後理達事成，抑際此萬難之會，輕躁敗事，夫復何說，所謂理達事成，不可亟亟於一日，吳夫差可鑒也，謝王生東晉之世，遭時何異今日，然而有超世之志，何居也，蓋人惟有超世之志，然後能有濟世之量，孔子前型，是不在遠，則登高能賦，大夫所事，又烏可廢，是日來集者，都若干人，由孔子廟側入，升堂稍憩，時方辰初，日光下澈，雜植華葉，與山升降，雖荒蔓不足觀，意故不在斯也，既登山，四顧平蕪，北有謝公墩，竊渺不可見，明高士史癡翁癡樓，尋其遺址，亦無存者，忽而城延野色，陸走黃塵，遂至右麓，弔下忠貞墓，所謂冶城山者，如此而已。山固不以景物著，而來游者，亦以仰止前哲，使有以矯世勵俗，知士大夫之樂，固別有在，則又奚其害乎爲政，武進崔龍於是謹爲之記。

詩

分韻得泉字

蔡培

無端重作出山泉。感逝傷時祇自憐。故壘蕭疎迷遠目。羣嵐隱約似當年。天無風雨酬佳節。市有流亡愧俸錢。莫對江關空作賦。可堪大地遍烽煙。

分韻得南字 陳會亮

北遷有淚洒江南。老去文章祇自慚。此日登臨聊復爾。平生蕭瑟更何堪。佳辰風物留觴詠。典午河山誤屢談。古往今來盡惆悵。辦將禪味好同參。

一龕燈火禮瞿曇。歷劫衆生憫妄貪。百事俱高誰善禱。萬方多難孰能戡。佩萸俗尙工趨避。啖蔗世情試苦

甘。但是臥癡非究竟。如如自在曷和南。

分韻得雁字 高齊賢

蘆荻戰西風。秣陵秋已晏。節序遘陽九。籬菊黃金綻。登高向冶城。盍簪雜童艸。莽莽此江湖。三年被憂患。鱗飛白骨寒。夢繞青閨幻。瘡痍春艸多。飢溺秋雲慢。皇皇事孤注。既往何足諫。沈甲挽天河。自有人能辦。黃源上下清。江樹青紅間。大業慚吾拙。漁釣薄葭藪。飲酒復題糕。佳節聊從慣。翹首望休明。霜天嘆寒雁。

庚辰九日歎湖西神
塞瓊寥士諸老招
登冶城謁下忠貞

冶城登高圖 (狀段)



墓訪臥癡樓原址
並遊古物保存所

感賦 高齊賢

三年沉痛無家別。鋒鏑餘生杜鵑血。滄海塵揚截棄汗。瑣尾何心識佳節。天梁夜仄又深秋。芙蓉面薄柳眉羞。慷慨精禽事填海。已看隻手撐中流。法統神京傳景命。瑞草幽蘭皆可敬。良辰今日喜重陽。詰旦更欣開國慶。休明鼓吹仗羣賢。何況今日勝去年。好把龍泉成大冶。莫爭墩土著先鞭。登高漫畏風吹帽。簪鬢茱萸無老少。金石為開且莫驚。人世要須開口笑。誰是中原下望之。風流儒雅亦吾師。丸泥已塞忠貞墓。樓上高人尚臥癡。一笑能醒蕉夢幻。題糕

好繼年年慣。今日龍華會上人。莫任江雲沉斷雁。

分韻得池字 黃默園

錮石可知猶有鄰。附毛幾見不存皮。異鄉作客登高日。舊事傷心觸目時。生死一墩爭易了。忠貞幽隧壞難治。由來利鈍關成敗。山下無人問劍池。

九日冶山分韻寥士

代拈滄字 蔡遐長

賃廡移居水左岡。開軒遐矚徑荒荒。綠坡野竹秋風起。接畛寒蔬晚葉黃。失喜款門來舊雨。為言今日是重陽。君看大翼刺天末。政爾登高粟渺滄。

棄繻去國指瀾滄。摩壘竄行越鬼方。道出邊陲名物異。心馳歸舶海山蒼。今年

得友陳無己。九日深思冒辟疆。齒疾鱗蟲忽勝約。寒華忍憶故園香。

冶城登高因事未往

寥士代拈汭字

姜可生

素秋風日佳。藻彩徇百卉。拂曙雁叫霜。嚶嚶感其類。冶城恣登覽。舉袖入雲內。黃花開向人。爛漫色不退。巾將陶令漉。帽豈孟嘉墜。淮流清在望。宵滅漢瀾汭。斜日游興闌。聯吟策歸衛。

分韻得震字

湯澹然

冶城一片碧雲端。九日題糕集時儔。清風穆穆江上來。對此開襟張筆陣。風前落句盡珠璣。酣墨淋漓氣始

震。鍾山未改鬱龍蟠。蒼翠撲人有餘潤。看山更上臥癡樓。快若振衣凌千仞。高士前微不可攀。王謝往跡何由認。空餘一角登臨地。我輩重來留鴻印。苦無霖雨慰蒼

生。獨立秋風搔短鬢。

庚辰重九寥士集冶

城秋禊代拈義字

索詩

汪曾武

風雨又滿城。秋入詩人意。九日慣清遊。觴詠暢秋

詞

滿江紅九日分韻見思代拈得動字

高龔令漪

暮雨秋城。風撼樹。樹搖心動。兜記起故園烽火。楚魚鱗訟。破屋仰觀星在戶。添薪忍說書充棟。望北堂雪涕倍思親。親恩重。功名事。蕉鹿夢。家國恨。懷沙痛。甚重陽佳節。白衣誰送。可有癡樓容我臥。不妨寶藏隨人共。最低徊眼底幾才人。難爲用。

生查子分韻得瀾字

陳允文

登高向冶城。往事思王謝。歸去趁斜陽。採菊東籬下。惻惻落帽風。一水長橋跨。驢背且尋詩。恰似臨清瀾。霜天入曉角。題段無染畫。冶城登高圖

陳獻湖

鋤苔掃葉。荒徑闢。蠟山屨。想見登臨王謝。輕颺動。練裙摺。琢句誰最捷。地高神韻疊。簪滿茱萸頭上。陶家事。菊杯接。

志。庚寅菊花節。歌嘯玉泉

寺。(寺在湖北當陽縣玉泉

山頂)年年黃鶴樓。登高俯

故事。瓊島拾級升。(北海

瓊島爲燕京八景之一)每戀

秋光媚。佳節前例踵。景物

添新致。去秋賦歸來。白門

一塵寄。爰居招吟朋。舊雨

欣把臂。西園不繫舟。陶然

同一醉。駭尋五十年。韻事

從頭記。垂老憶前游。未能

忘友誼。舊歡贖酒痕。襟上

留餘漬。今年屆重陽。強作

風塵吏。案牘殊勞形。莫脫

樊籠累。靈巖天平山。可以

拓胸次。風景雖不殊。舉目

河山異。鴻爪未許尋。心儀

頓忘寐。惆悵負芳韶。有願

不遑遂。料想鏡清齋。(北

海鏡清齋連年秋禊同人集飲

賦詩)定有詩豪萃。感逝復傷離。爲灑羈人淚。青鳥忽飛來。故人敦風義。云作冶城游。雅集羣賢至。蔣山楓葉丹。遠睇浮烟翠。爰以沈約詩。分韻代拈字。藉作永念留。幸不我遐棄。讀罷笑顏開。抽毫鏡詩思。小別纔旬餘。歡譙猶能識。願貢巴人吟。敢以附名驥。聲氣相應求。佳章盼宣示。明年許同游。後約我趨企。

分韻得迢字 伍孟純

疎林曉日路迢迢。九日秋山草未凋。雅集來從離亂後。高風不讓昔賢遙。海內已無安樂土。何時重見太平朝。登臨正當多難日。縱無風雨亦蕭條。

分韻得道字 譔子裁

龍山會治城登高因事未至寥士代拈字

陳耐充

楓落秋如水。雪鬢蕭蕭。簿籍紛填委。閒情真不似。黃花笑。甚日琴尊料理。折東有佳招。喜相約遨遊城市。漫追尋。荒烟蔓草。晉時遺址。如今名士風流。分韻題。曳却飛雲履。不才慚下里。登高處。還少一鞭遙指。孤負主人情。空想見良辰浮蠟。也祇待明年今日。歡聯吾你。

惜黃花慢庚辰九日治城登高

陳歡湖

佇立霜天。是授衣歲序。籬外糕邊。柳梢濯(作平)露。菱塘戰雨。烏囀岸谷。黃落山川。漏聲催曙孤星見。霸才盡王謝皆仙。萬井煙。冶城控峙。會鑄龍泉。江波漲月茶煎。又履痕杖影。燕語鶯肩。墊巾飛動。喟然俯仰。高墩大隄。今亦桑田。鳳衰桐瘦寒蕪徑。問誰健。嚼(作平)句爭先。費幾箋。換巢自唱新篇。

大江萬古流晶滌。虎踞

過之身應愁。墩名謝公殊難

龍蟠東西螺。異哉六代撫偏

曉。(按金陵故事王導病久

安。無乃金陵王氣少。舉墩

信方士言移治城於鬪樓山山

岡冢亦何多。極望龍茸皆秋

草。冶山之山不高。冶城

移向鬪樓早。幽深阻靄小匡

庭。易致高人思渺渺。茲山

晉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
侍中驃騎將軍成陽下公墓

上四望不期諸峯相連有小匡廬之目意安石所登在此)礎旁昔猶藏蕞。憶與山翁恣醉飽。折齒情非鄰女梳。投懷血豔佳人襖。回首於今三十秋。冷署成墟空國寶。焦羊已廢角笳衣。落葉荒山風自掃。(此地昔爲江甯府教授公廨清末丹徒丁禮民先生官此(聞公尊人)年已七十餘與余忘年交恆集宴署齋庚戌重九余大醉傾跌墜下折齒破頰猶作狎斜游今署基改建儲藏國有寶物庫房丁丑變後庫牆洞開古物多失現有駢軍一隊)年年高會尙糕食。今年食糕糕無棗。稜糕堪食直須食。應笑癡翁癡便嬌。夙聞治父獨稱尊。(治父山在

廬州府比衆獨尊故曰父。我欲拔山通其道。三百六峯垂眼底。長嘯一聲衆山小。

分韻得風字 鬱鬱生

驅車直赴治城中。九日

登高見古風。偃蹇最憐當亂世。激昂誰復秉孤忠。山河遠望煙塵暗。天地無言淚血空。多少牢愁消不得。交遊幸喜結詩翁。（與寥士先生初訂交）

見瞻麓重九獨眺詩根觸甲辰汴闈舊侶

存者寥寥感賦次韻

庸庵

大梁春榜溯闈場。范鉢和衣話正長。鎖院隔簾成舊夢。異鄉作客又重陽。經霜綽約仍吟菊。未雨綢繆孰徹桑。劫罅一尊酬令節。甯知天意醉滄茫。

登庸叟重九感賦韻

瞻麓

春婆內翰等優場。幾熟黃梁覺夢長。案檢星書疑夏正。賦留玉局感秋陽。南山蕨老惟尋菊。四海株浮孰種桑。難是皤皤今國老。霜毫綽約寫滄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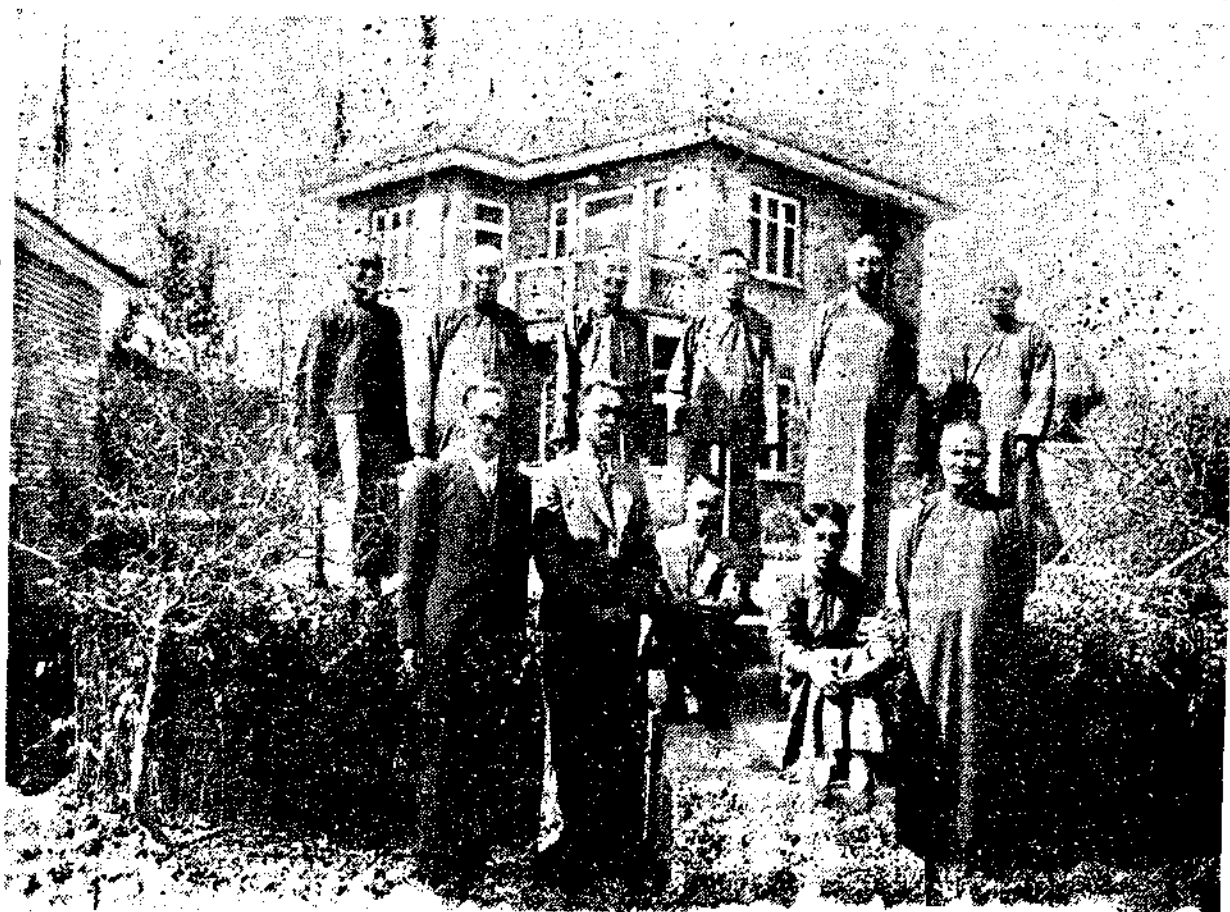
次和瞻丈九日獨眺元韻並呈庸叟 寥士

微從幻境覓歡場。應是愁長逗夢長。秋盡例須換春序。夜殘分得見朝陽。空花便謝應存果。滄海初乾好種桑。大隱無分朝與野。高人笠釣自茫茫。

九日飲太疏樓感賦

惆悵

避俗韓康別有鄉。門前榆柳密遮牆。客來投轄千場醉。詩爲題熊一字忙。（主人舊與樊山哭庵諸老重九次熊字韻至十九疊之多）亂世行藏幾（作平）聚首。渡江風物耐迴腸。故園已斷孤舟夢。猶對東籬淚數行。



庚辰重九精而禱集圖
寥士詩人惠存 太疏



陳伯治、曹靖陶、陳彥通、王西神、黃默圃、林續杰（列後）
李釋戡、龍檢生、黃之勛、趙叔雍、陳寥士（列前）

上海二十二樓登高之什

庚辰重九廿二樓登高集者十五

人獨獲尸逝矣感愴無已賦示

病樹并呈在座諸賓

今覺

殘世誰哀老不辰。幸無魍魎與相親。三年避地同高會。
 病樹避亂來滬已三度重陽矣。四海彌天少一人。眼底
 底蜂房自開闢。空中鳥跡雜新陳。登樓莫問窮懷抱。去雁
 寒烟隔戰塵。張文襄軍九詩。寒烟去雁窮懷抱。聊爲羣
 賢一舉觴。蓋本於范希文窮塞主之詞意也。

和作

衆異

歲歲傷高及此辰。今年枯坐與燈親。此身入世原無我。
 一笑圖僂倘有人。國破僅餘樓獨立。民貧空見市橫陳。
 憐君大有哀時意。菊外銜杯想戰塵。

和作

碩果

莫因向老數逢辰。草色黏天尚可親。但惜高樓難再起。
 如今重九屬何人。途窮得酒思羣阮。語妙能詩愧二陳。
 爲眼不辭筋力瘁。攀梯落照微塵。

和作

病樹

強持一笑遣佳辰。拾級攀天夕照親。樓迤不知仍返市。
 災深安在果宜人。平生死友歡難再。隔歲危闌迹已陳。
 「伯夔連歲同遊」政爾百憂妨極目。眼烟作意障邊塵。

和作

千鞋

天高風急此蕭辰。卻喜登臨與子親。白首飄零猶作客。
 黃花消瘦亦如人。冥搜共有千秋感。苦語難爲四座陳。
 且倚危欄殘照外。眼中東海正揚塵。

和作

釋戡

詞流南朔惜茲辰。咫尺天涯者可親。秋滿關山成異地。
 日尋喪亂彼何人。新亭對酒垂垂老。商館題糕一一陳。
 蠻語於今皆上客。西風誰障庾公塵。

和作

彥通

寂歷河山及此辰。跡乖心苦欲誰親。偏逢佳節愁來日。
 端憶平生失若人。猶喜詩篇凌鮑謝。故應膠漆重雷陳。
 吾衰漫鼓登臨興。別向黃鸝數劫塵。

和作

惆悵

客邸重逢桑落辰。遺愁暫與酒杯親。偏安南渡應無策。
 收泣新亭要有人。「放翁句」遺世高懷籠海嶽。摧肝苦
 語出黃陳。尋常不蠟山游屐。何止西風障庾塵。「君集中
 自謂經年罕離瀛潰故紀游之作絕少」

和作

寥士

未妨脫劫又逢辰。椽筆摩雲幾輩親。北固潮通黃歇浦。
 東籬酒送白衣人。層樓高聳江山表。一曲新翻節序陳。
 落帽漫教頭角露。虛懷肯流菊邊塵。

金縷曲

金縷曲

汪兆銘

吳湖帆夫人潘女士。作千秋歲詞。有綠徧池塘草之句。樸茂深秀。傳誦藝林。湖帆既悼亡。以詞語製淺爲念。貽予二匣。並索題詠。因以詞語作起句。成此一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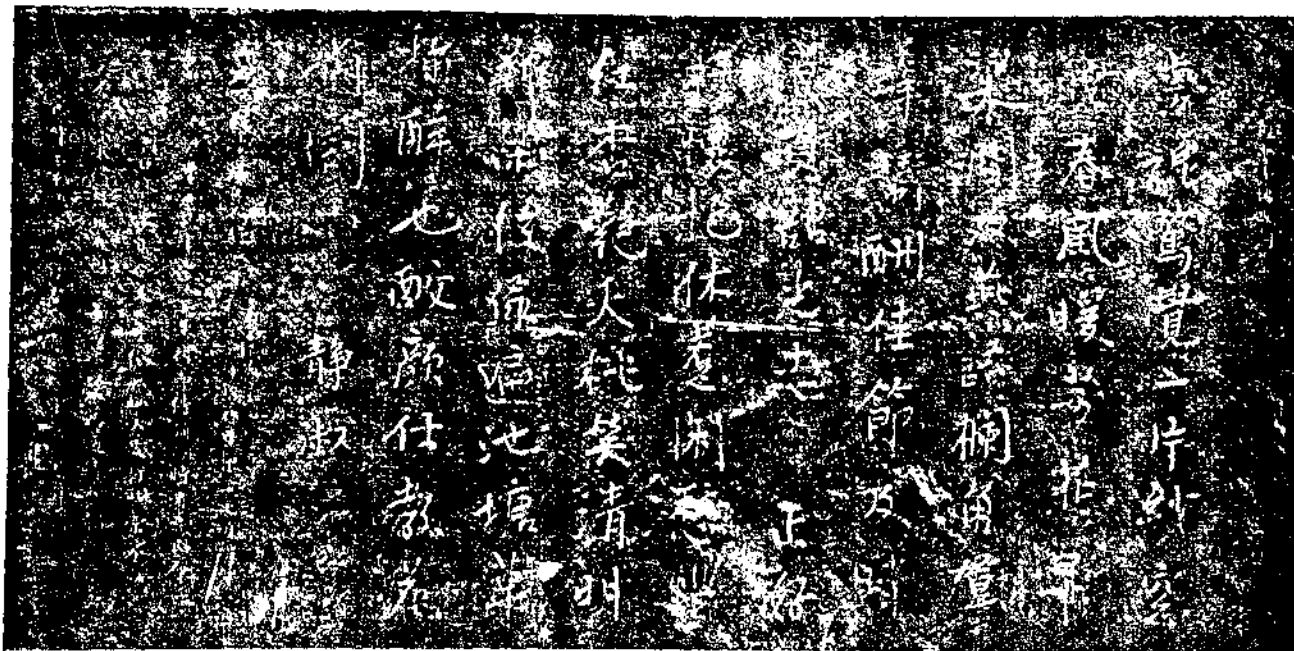
綠徧池塘草。更連宵淒其風雨。萬紅都渺。寒蟬孤兒無窮淚。算有春山知道。早染出龍眠畫稿。一片春波流日影。過平橋又把長堤繞。看新塚。添多少。故人落落心相照。歎而今生離死別。總尋常了。馬革裹屍猶未返。空向墓門憑弔。只破碎山河難料。我亦瘡痍今滿體。忍須臾一見擔槍掃。逢地下。兩含笑。

和作

褚民誼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己卯秋日。精衛兄既唁吳湖帆夫人之喪。用夫人千秋歲詞綠徧池塘草句。成金縷曲一闋。時全民征戰。國

千秋歲詞



土淪烽火。精衛兄躬冒險阻。倡導和平。四海嗚呼。羣相望治。民誼中樞備位。得讀是詞。感慨交併。因倚原聲奉和一闋。精衛兄見而是之。並爲民誼手題原唱於是卷首。仁者多情。於茲益見。民誼感其意。於附驥之外。更分請諸友各著和章。依次題寫。既以廣其紀念。並爲和平工作一唱百和之先聲也。

綠徧池塘草。惱春風一宵寒雨。葉飛花渺。如此江山歸落翼。說甚好生天道。只寫出摧殘腹稿。無限傷心雙雀子。覓巢痕儘傍空枝繞。家國恨。問誰少。日華兩族應關照。詎當前而虛我詐。幾時能了。三島健兒鋒鏑盡。禹甸更堪憑弔。都變作感懷詩料。幸是和平消息近。要雷光快把浮雲掃。休再任。白人笑。

和作

張企留

故國滋春草。痛連番風狂雨驟。芳華全渺。到眼蒼生呈菜色。忍聽啼聲盈道。盡寫入亂離詩稿。待挽蟲沙鋒鏑劫。正豪尖腕底愁情繞。興廢恨。更多少。號虞唇齒心光照。怎頻

年同根葉豆。燃煎無了。歷歷江山新塚滿。剩有青蠅憑弔。都變作斷腸資料。何日雲開重見日。返祥和好把陰霾掃。兵甲洗。恣談笑。

和作

余玉

城邑深春草。歎神州倉皇烽火。繁華都渺。追訴前朝興廢恨。只有哀鴻能道。剩尺幅流民圖稿。斷井頽垣徒倚徧。滿淒涼邊氣迴腸繞。家國淚。定非少。江山寂寂餘斜照。待收將金甌破碎。一肩担了。好仗乾旋坤轉手。休付後人憑弔。正變幻風雲誰料。玉帛干戈欣有望。莽長空萬里烟塵掃。澄海宇。共歡笑。

聽聲聲驚寒曉角。不堪終了。鬼影蒼茫烽火暗。血肉青蠅聚弔。是上將銘勳資料。昨夜邕甯聞已陷。看先生一怒兵氛掃。天下事。墮驢笑。
萎盡青青草。任驕陽流金鑠石。雨荒雲渺。借箸風姨銷烈日。計始初非正道。譬應試倩人書稿。十萬山河淪劫火。歎元凶作繭絲親繞。紅禍近。外援少。重光復且憑雙照。好頭顱終期不負。此情難了。耿耿孤懷渾似舊。慷慨躬行伐弔。建史冊崢嶸材料。攬鬱澄清看指顧。拯蒼生立見峯烟掃。干載事。一談笑。

和作 高齊賢

民國第一已卯之冬。

精衛主席爲吳湖帆先生填

金縷曲詞一闋。低徊時事

。寄慨遙深。吾師重行夫子。感而和之。其天道好生雀巢難覓諸句。魏武月明星稀一詩。無此沉痛也。吾師稱主席爲仁者多情。實則滿體瘡痍。攬槍待掃。吾師亦佛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者也。齊賢三復兩公之作。感奮之意。若扶江河。僅倚原聲。奉和二闋。非曰能之。亦東坡所謂行乎其不得不行而已。敬乞老師夫子誨正是荷。

野馬棲微草。拂輕颺纔搖便落。萬緣隨渺。朝露人生同脆薄。惟有清風解道。更宿命瑤林芻稿。愛惜飛蛾猶剔燄。忍征魂無定河邊繞。雖善戰。亦應少。掛技冷月餘殘照。

題詩

月地雲階共寂寥。沉憂難逐夢魂銷。無端綠遍池塘草。一夜春風又過橋。眼中非復舊山河。更遣虛幃冷素娥。愁絕湖帆老居士。鬢絲禪榻兩無多。

劉承幹

枉叫鈴兒草。却原來風吹不響。語冥音渺。渾似中華民族性。得失總無言道。任政權全權屬稿。瞎馬盲人隨領袖。儘憑他束縛重重繞。甘受騙。世間少。神州命脈餘殘照。看東南河山半壁。早都完了。吶喊搖旂猶助戰。此事最堪悲弔。愚到底大非前料。幸有寬禽填海志。挽頹波力把烟氛掃。功未就。聽君笑。

和作

何世楨

綠遍池塘草。映天涯萋萋萬里。斷鴻啼渺。孤憤憂時歌百曲。看盡飛鴻載道。別離味書成新稿。故國而今收拾起。聽玲瓏晨唱猶繚繞。聲響處。應多少。江山半壁餘殘照。醒乾坤干戈玉帛。問誰知了。白骨黃沙埋血淚。空恨蒼天不弔。是浩劫傷懷資料。匹練長空懸千丈。拂和風雲霧冉冉掃。光日月。共歡笑。

和作

姜可生

綠遍池塘草。認隔歲燒痕猶在。雨荒烟渺。猿鶴蟲沙人間世。恨極留論天道。總付與傷心詞稿。何處新亭無涕淚。剩江流依舊腸千繞。門巷換。燕歸少。平蕪一夢依殘照。看劫後河山半壁。怎支持了。白骨青燐纍纍塚。問古戰場誰弔。豈成敗盡如人料。願得挽河憑隻手。洗甲兵快覩塵霾掃。驢背漢。墮遺笑。

和作

趙正平

城闕生春草。記酒取杜陵悲涕。舊痕都渺。一片斜陽興亡感。只許詞人能道。早寫就斷腸新稿。聲似哀猿啼血盡。任無情流水津橋繞。霜鬢短。劇應少。夢回暗怯殘燈照。試檢點愁中情緒。苦吟未了。此意蒼茫天莫問。獨自影形相弔。甚風月可資詩料。佇見蟲沙回浩劫。淨長空萬里浮雲掃。欣禹甸。共言笑。

和作

戚陽

綠遍池塘草。却換回一場春夢。醒來全渺。國破山河無限恨。剩有斜陽古道。試檢點杜陵遺稿。晝舫西湖誰復到。望長堤垂柳絲絲繞。懷舊侶。寄書少。桑榆耐得迴光照。祝天公淒風苦雨。一齊止了。招集流亡歸故土。依舊互通聲弔。有睡起陳搏先料。耄矣老夫成廢物。願殘生看把烽烟掃。雙兩耳。倚床笑。

和作

江亢虎

綠遍池塘草。問今宵馬嘶何處。楚魂俱渺。門外天涯凝

望久。一片斜陽古道。空檢點奚囊吟稿。楊柳春風吹不斷。謝長條多事還縈繞。婉心緒。非年少。一樓明月看雙照。憶舊游雲泥異趣。餘情難了。幾輩豪華零落盡。賸有青蠅相弔。為野火平添資料。何似文章能報國。管城侯終把烽烟掃。肉食者。休相笑。

和作

趙尊嶽

綠遍池塘草。貯蘋谿文波容與。倦懷秋渺。一抹凝雲遮望眼。雲外斜陽祖道。忍付與吟賤賦稿。不盡傷離兼惜逝。博箇儂木石柔腸繞。唱金縷。賞心少。鬢霜新點青銅照。算幾番功名塵土。等閑負了。劫後滄桑堪重問。淒絕影形相弔。到今日更無詩料。只辦殘山供粉本。儘新愁舊夢慵難掃。歌當哭。遮莫笑。

和作

任援道

霜額寒原草。正長圍征袍紅染。隔江烟渺。鐵馬金戈驚塵幼。付與秋痕一道。更覩托監門淚稿。轉綠回黃心眼苦。祇千回篆入香貌繞。算愁恨。有多少。斷腸絲柳縈殘照。倚危闌試窮遠目。難何時了。喬木廢地今古怨。兒女英雄同弔。賸慘痛沙蟲史料。待把天闌層霧撥。好關河一曬狼烽掃。春澹宕。萬花笑。

和作

吳湖帆

綠遍池塘草。過清明始春風雨。春殘人渺。無可奈何花落去。腸斷離情難道。忍檢點遺書賸稿。一念相思更番讀。惹傷心更把心縈繞。千萬語。總嫌少。畫樓半角斜陽照。問從今怨懷孤憤。何時能了。雙眼淚痕乾不透。覩物尋思

淒弔。料地下應知予抱。指望虹橋橋邊路。歎青青一例年年掃。非痛哭。卽狂笑。

和作

陳獻湖

綠遍池塘草。映天階靈風飄雨。杜蘭香渺。緒亂絲煩家國恨。十萬長殘難道。未寫盡生前腹稿。苦向詞邊溫舊誓。召洪都可覺釵聲繞。甘泉晝。人間少。情天不墜湖波照。遮莫似。春婆說夢。一場終了。我亦牛衣哀德曜，遺挂壁間淒弔。賸涕淚徒供吟料。泡影遊仙聽已慣。待他生再把高齋掃。綠斷續。玉簫笑。

敬題寥公國藝月刊用荒浪烟厓韻

樊川

壇坫聲聞保國華。藝林珍惜璧籠紗。才如蜀錦量難盡。別有心裁勝八叉。

旅夜偶成

樊川

偶憶金陵廿載留。漫尋舊句記牛頭。門當楚館多尋柳。子寓中正街泰來旅館前即泰樓楚館也。路過秦淮小放舟。筆底波瀾因作畫。眼前收穫總如秋。詰朝祭掃雙親墓。燭影搖紅照淚流。先父葬於南京永安公墓。

與鄰哀摘紅葉戲題寄西神病中

遲公

琪花瑤艸看年年。跨鶴乘鸞亦可憐。紅葉莫隨流水去。免教消息到人間。神仙事業亦堪傷。參罷瑤池又玉皇。昨夜紫鸞呼背痛。至今松實未曾嘗。

題單雲閣詩思圖

天龍

滿閣秋陰此倚欄。雲單耐得半宵寒。嶺松巖桂江干竹。莫作尋常畫本看。

和作

王蘊章

綠遍池塘草。倚闌干裙腰斜處。滿裙人渺。賸有紅襟新燕子。絮話呢喃知道。早畫出斷腸詞稿。細疊吳牋留粉本。只人間天上雙心繞。香已盡。魂來少。春波倩影驚鴻照。甚當年比肩趙李。鵲鷓綠了。金石千箱圖萬軸。空向歸來憑弔。又世事滄桑難料。血泪三生文字劫。聽哀蟬落葉西風掃。珍做帚。莫相笑。

湖帆原作換頭第四韻乃抱字而

非料字因再疊一闋 王蘊章

綠遍池塘草。捲簾看落花飛絮。一時都渺。欲取蕪城重作賦。衰柳長干古道。賸留得篋中詞稿。信美江山行不得。只迴腸還向車輪繞。霜點鬢。添多少。人間天上雙心照。數從頭國愁家恨。何時能了。大好家居今壞却。暮燕釜魚誰弔。幸別有匡時偉抱。誓洗干戈敦玉帛。伸微言快把蜉蝣掃。息壤在。展圖笑。

和作

陳道量

綠遍池塘草。又東風平蕪悽斷。雁書都渺。憫亂愛生無窮恨。擁髻何人能道。賸漁唱樵歌殘稿。欲寫頻年征戰苦。但低回九曲愁腸繞。看白髮。添多少。靈犀一點終相照。莽天涯白衣蒼狗。怎生能了。觸撥滄桑悲涼感。落日棲鴉憑弔。且收拾叢殘詞料。別有精湛孤往意。待承平盡把烟氛掃。先憂患。後歡笑。

(上) 集 和 唱 闡 試

首都高考奉命掌試闡中次

廖劭閑典委見贈原韻并

索同人賜和 江亢虎

重闡深鎖聽嚴更。電炬當空眼倍明

，敢謂風塵無隱逸。相期月旦有真評。

招邀勝侶登瀛宴。（典襄委恰十八人）

蒼萃羣英到石城。豔說春官桃李盛。可

堪大地已秋聲。（入闡之日天氣驟寒哀

我小民何以卒歲）

平時心境喜雙清。翻悔詞場早得名

。謀國人誇真國士。中書我愧老書生。

青燈夢裏今餘味，紅杏枝頭舊有情。試

上層樓望南斗。文光高處是神京。

奉命典試首都高致十月廿

四日入闡廿五晨起偶成

即呈康瓠大總裁并典試

同人 廖廉能

鎖院沈沈漏又更。文星光耀遠樓明

，冰壺領典春官試。（康瓠院長奉命充

本屆典試委員長）玉尺操同月日評。盡

網珊瑚投宿海。重栽桃李滿江城。長安

底事歡兒女。快聽臚傳及第聲。

掄才端為濟時清，多士來爭蕊榜名

，旭日三山鰲背駕。春風十里馬蹄生。

登科喜見金花報。榮宴詩添曲水情。（

唐代新進士皆赴曲江宴在清亦有恩榮宴

）一笑青藍衣鉢願，龍門尺咫近天京。

和作 王揖唐

闡鎖宵寒急短更。江郎頭白眼逾明

。青衿莫負雲霄志。終帳無虛月日評。

何必岷山求片玉。直從文苑築堅城。政

餘尚有臨池興。佳句遙傳金石聲。

兼句奔走望澄清。碌碌深慚海內名

。賸有夢魂縈白下。更無膏澤到蒼生。

遙思東府探珠會。猛憶南宮折桂情。難

得朱衣工藻鑑。春官文采曜天京。

和作 吳凱聲

奠定京都氣象更。擔槍淨掃見清明

。千金駿骨臺中市。百尺龍門眼底評。

為誦善義磨雅什。好栽桃李滿春城。總

持月日高天下。羣聽題名鴈塔聲。

老眼無花老更清。大師海國早知名

。方言鉛槧稱揚子。經國文章屬賈生。

玉尺量才今日事。金篦刮目故人情。珠

聯壁合森牛斗。共抑羣賢聚舊京。

和作 江古懷

鐙火衡文夜五更。天留老眼向誰明

，善裁械機非曠昔。惹致珠璣費品評。
不少魚來遊德水。尚無人合擁書城。當年我是矜長鬚。會唱鴻臚第一聲。

日暖風柔秋氣清。白頭來共掌科名。
。逢場舞鶴皆髦秀。隔院鳴鶯有友生。
餘事唱酬關大雅。衰時微辟寓深情。吾宗信足宗江漢。人海聲華孰與京。

和作

林徽植

漢法蒲輪重五更。山公清望著承明。
。為文不尚王楊體。落紙應嚴沈宋評。
豈有隋珠遺照乘。早從荆璞識連城。濕薪官燭風簾外。索句時聞爆竹聲。

玉壺心跡入秋清。瀛神年時負盛名。
。庚亮婆娑登北府。薛逢塗抹愧平生。
高樓仰聽鈞韶韻。尺地聊怡鼠雀情。取次端門看虎榜。三都紙貴勝研京。

和作

蔡守

天荆地棘轉魚更。欲起巖河視遠明。
。文采山雞臨鏡舞。才名塔雁聽人評。
唐詩催以三條燭。趙壁珍於十五城。應識梧桐魚不盡。甘從蠶下作琴聲。

倚空雲路待澄清。只恐黃巢浪得名。
。玉尺難憑由命定。才人畢竟為誰生。
難無親族居朝右。要把文章駭世情。秋盡江南山斗峙。瑣闥正好賦東京。

和作

王西神

雁塔舊題桑海更。春官重見鑑衡明。
。丹黃細校三條燭。中正同嚴九品評。
入穀英雄龍虎榜。過江名士鳳凰城。風檐不少如椽筆。靜聽紅霞食葉聲。

詩成珠墨與秋清。不讓丹青鐫石名。
。額俊龍飛登碧落。量才驥索慰蒼生。
分曹各試擊雲手。見獵猶思少日情。只有阿婆塗抹好。江花衣鉢豔瑤京。

和作

陳道量

得士能令國步更。宏開文運目光明。
。金鐵乞巧無虛度。玉尺量才有定評。
直把海珊收鐵網。還同趙璧抵連城。秣陵桃李重榮日。試聽弦歌第一聲。

秋空淨比試闈清。十八春官夙有名。
。安得衡文本經術。從來宰國出儒生。
一登金榜原無價。三宿空桑自有情。定卜政聲鳴鳳闕。夢華重與錄東京。

十月三十一日高考第一試畢

偶成

江亢虎

七日此靜坐。天心見來復。一朝放闈婦。欣然就休沐。頓覺宇宙寬。翻感

光陰速。回首四十年。低眉向矮屋。慚非劉蕡才。恥作唐衢哭。玉堂不可躋。即署甘潛伏。颯顏擁皋比。多士會甄錄。

（光緒三十年間京師大學堂入學考試會監場閱卷）桃李今成林。蹊下留芳躅。乘桴越重洋。稅駕得新陸。管甯東渡遠。文翁西化蜀。歎息課堂嚴。彷彿科場肅。（民國二年以後任美國大學教師學生有課堂自治法考試時互相監察至嚴）稱引考試法。謂是中華俗。乃知此一

權。歐美同欽服。（美國會百年前提文官考試法。謂從中國傳來）衰年偶入官。典試叨天祿。每思國步艱。惟懼斯文辱。玉尺量所長。珊瑚疏其目。自顧難

愜心。相期毋負腹。（典試委員會念時局非常交通不便第一試閱卷分數從寬）百七十五人。一榜夔已足。神龍自飛騰。轉駒長局促。風雲變化間。誰能耐羈束。

試闈遣悶

江亢虎

海天如墨我飛回。（用定庵句）腹水殘山事可哀。欲挽狂瀾愧身手。不堪風雨又東來。

漫漫長夜何時旦。耿耿此心孤月明。何事與人家國事。平生哀樂為蒼生。

懷舊篇 (中)

趣園

萍鄉文道希兄廷式

西江才子數金門。一百年來有外孫。君與予同為劉金門宮保外會孫。君才

名藉藉。鄉人目。宿老文章推李嶠。危詞規諫企馮恩。君疏諫

為小劉金門。有有何面目見祖。功成禁署平生願。龍沐椒房終古冤。德宗珍

宗於地下之語。女弟子。甲午大考翰詹。君擢第一。舉世可憐人盡醉。純常

超授侍讀學士。忘者妄言珍妃所請。自况寓莊言。君晚年自號純常子。取莊子純純

常常以底於狂之語。蓋自傷也。日華東句我曾聽。極目滄溟聚德星。趙松雪詞。我欲乘

避禍游日本。與博望歸槎頭已白。微之題集眼常青。君題余

扶桑詩人遊。有詩工七律。詞風流競賞賈州譜。著作空傳野史亭。中表

則小令為佳語。如君能有幾。那堪撫瑟泣湘靈。君至自日本。復游

東吳曹君直譜兄元忠

拔幟文壇意氣雄。名儕子建滿江東。抒情詞客推周密。折

筆書家說蔡邕。落葉悲歌音律細。味莼拙句署題工。庚子三

我署篆味莼詞。宣統紀元。又為作序。茂陵遺稿何人問。淒絕傷心吾道窮。

清時禮制館宏開。令甲精勤信手裁。忠孝能傳為孝子。

岑契苔結愧樗才。賦成鵬鳥悲天問。淚灑銅駝話劫灰。為避

羸秦逃濁世。梅村相約泰山來。君病殆。夢入泰山。見梅

村招之入座。半日而卒。

攜手春明解佩觴。歸來虎阜共攀躋。墨痕猶夢桃花鴨。

香譜空尋脂粉溪。嘔盡心肝長吉血。贈將詩話放翁題。卅年

離別悲生死。寤寐相思路亦迷。

貴池劉聚卿譜弟世珩

意氣元龍萬丈虹。妙齡馳譽出羣雄。吉金藥石搜殘闕。

亥豕魯魚校異同。游俠儒林文苑傳。山公嵇阮古人風。叢書

聚學成千古。誰是知音惜巖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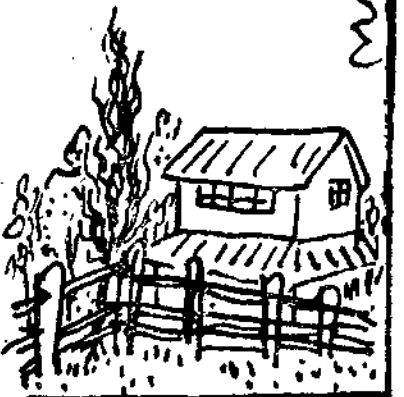
嘉定秦佩鶴綬章

仲氏舊聯文字契。灌夫畜弟倍相親。卅年知己交逾淡。

尺紙遺言語必真。書畫娛情甘寂寞。滄桑過眼耐艱辛。寒梅

贈我殷勤意。手戰圈成筆有神。

單言問詩話



宋蔣堂字希魯，宜興人。有吳門集二十卷久佚。明天啓元年其二十世孫鑽掇集散佚，成春卿遺稿一卷。光緒乙未武進戚氏重彫，並補遺一卷。余藏有硃印本。如贈惟政禪師云：「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挂瓶盂。有時帶笠穿雲去。便好和雲作畫圖。」惜流傳不多矣。

希魯姪之翰之奇，均能詩。之奇詩，如和鮑娘題兌溪驛云：「盡日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萍鄉即事云：「地接長沙近。鄉名自古聞。毛山千嶂雪。玉女一堆雲。拱木扶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老。目斷楚江濱。」

南海潘之博若海，有弱齋詩。順德麥孟華孺博，有蛻齋詩。二人者皆康南海門人，南海合刻之曰粵兩生集。潘君叔璣，弱齋先生哲嗣，又南海之婿也。持一冊見貽。讀之覺雄深鬱律，沈博隸麗之氣，猶躍于紙上。茲探其尤警者，以實吾詩話。弱齋簡吳二十處士云：「燈火初宜夜。塵埃共一城。酒悲來似突。流念積難盈。下筆論孤憤。端居學養生。蓬蒿深沒徑。知汝漸逃名。」贈陳鶴柴云：「急絃無緩調。羈羽多哀音。安貧古人節。茹苦志士心。流念積未已。浮塵滿千岑。一卷冰雪文。聊用慰遐襟。」「茲事幾人工。前修百輩盡。獨于千世下。寒灰撥微燼。媚古有猛心。趨時無悞韻。殘書讀且了。閉戶視日影。」喜聞湯荷庵重至滬上卻寄云：「當時別袂記分攜。水自東流日自西。病翼短難飛不起。殘雲小簾夢都迷。言愁各有茫茫嘆。卽事真成脈脈啼。回首碧山秋月冷。醉襟零亂向誰題。」梧州雜詩四首云：「落日野荒荒。蒼梧在何許。一塔落船頭。青山剛斷處。」「終古鴛鴦水。夢流入故鄉。」

故鄉今夕夢。能否托鴛鴦。」「蓬背萬珠跳。蓬底一燈澀。手弄十三絃。淒淒復切切。」「野鶯不作家。江上貪眠宿。生涯何所附。汎汎水中木。」又如晚眺起句「夕陽原耐看。况在積陰餘。」矜鍊之至。又太夷招集江亭起句「江亭如故人。二月春尚孩。」孩字甚新。

蝮齋詩，如撥勇寄示除夕詩即用原韻奉懷云：「憐君作計真癡絕。踞壁微吟到歲殘。萬事蒼茫墮烟莽。一官俯仰得飢寒。搖搖日月催頭白。瑟瑟霜風入骨酸。且散千愁近杯酒。細絲生菜上春盤。」寄懷若海云：「與君生死論交地。同是欹崎可笑人。歌哭無端吾欲老。疏狂如子法宜貧。早知識字叢憂患。見說浮生有屈伸。不信光芒消縮盡。更揩倦眼回風塵。」秋夜云：「周遭蟲語裏。深坐一鐙殘。疲影赴遙夕。孱魂強暫安。折絲霜氣厲。走瓦葉聲乾。物候苦相逼。量腰帶漸寬。」

明解縉應制題虎顧象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有感，命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蓋當時高煦萌奪嫡之謀。故以詩諷諫。此與曹植「煮豆燃豆其」之作，異曲同工。

永嘉四靈詩，以南陵徐氏影毛氏鈔殘宋本付刻者爲最善。康熙辛巳何焯義門跋云：四靈詩，絳雲樓所藏，已爲六丁取去。徒工陳生不知何自得其半，亦宋刻善本，今歸毛文斧季。此冊乃陳生倩人影抄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非全書遂忽視之。同治庚午十月，弱詒讓仲容波云：毛辰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宋版四靈詩二本，臧經紙面，此書久矣失傳，幸而得此。雖後有缺，實至寶也。又云：世所傳四靈詩皆選本，此集爲宋刊全集之舊，蓋從景宋本逐錄者，以校讀畫齋本二徐集，多詩百餘首，惜靈璣集缺其半，翁趙兩家則又全佚。然在今日，則殘缺中之足本矣。同治己巳三月過吳門，得此于玄妙觀前書肆，庚午十月讀一過書此，時余方纂溫州經籍志也。乙丑八月徐乃昌積餘跋云：宋本永嘉四靈詩，絳雲一炬，久已不存。即汲古閣所得前半甲乙丙丁四卷，亦不傳于世，今陸氏函宋樓，黃氏士禮居，孫氏玉海樓所傳影宋鈔，皆從汲古本出。其四庫著錄之徐道暉芳蘭軒集，徐致中二薇亭集與顧氏讀畫齋所刻羣賢小集，鮑氏知不足齋所鈔宋六十家集，同非足本也。是本存甲乙丙三卷，爲徐道暉集丁卷，爲徐致中集上，

知所佚者戊卷為集下，是致中集凡二卷，均與直齋書錄解題合，以校今本道暉集，多一百四十三首，致中集上，亦多五十九首。則宋本之可貴矣。陸本久歸海外，不可得見，僅于羣書校補中得見逸詩，卷第黃本，藏常熟瞿氏。乙丑正月，瞿君良士避兵，盡載所藏善本至滬，遂得假錄，孫本度置玉海樓，瑞安陳君繩夫為余影摹見惠，因感良友之愛，亟付剞劂。而以黃本陸本顧刻鮑鈔及吳氏之振宋詩鈔，曾氏唯東甌詩存，校其異同，別為札記。並所輯遺詩，亦補為補遺焉。吾家道暉致中兩先生之詩，庶乎備矣。

二十餘年前，初見回風師，師評余所作，詩不如詞。藥詩之法，可先取籙石齋詩讀之，取其瘦硬，以醫膚淺浮靡也。余謹如命。按籙石齋詩五十卷，秀水錢載坤一著。五絕如溪館偶題云：「病起時風雨。春來誤短長。新愁渾似水。不擬見垂楊。」濮院云：「灘空堪洗足。巷小自鳴機。已過挑青節。垂揚冷不飛。」二詩說垂楊各妙。橫塘曲二首云：「吹瘦門前樹。秋鶯坐夢中。橫塘雨猶可。不願橫塘風。」「心寒搗衣石。不得杵聲起。妾面湖中花。可憐照秋水。」試院登樓云：「城靜夜江香。山低秋月寒。六朝人物地。惆悵一憑欄。」坐寶澤堂錄昔遊攝山所見石壁高處詩「不到岩間久。春來樹樹花。多君能屏跡。為客慣烹茶。屋挂青山角。橋橫綠水涯。山中真宰相。何羨葛仙家。」題與人名皆莫辨。題後云：「牡丹新種得。花小解含情。薄情苔蘚最。偏蝕石間名。」

籙石七絕，如溪山春曉閣云：「溪長山短一闌橫。茗椀香爐特地清。睡起却拈詩卷坐。隱隱高樹栗留聲。」沿蘇隄看挑花云：「冥冥不止外堤紅。日照西陵馬步通。假使桃花也蘇姓。屬他小小屬髯公。」雨後行北山下云：「清泉滿路不歸澗。破寺無僧惟出雲。隄內小池荷葉翠。忽然風動與香聞。」題無名氏畫云：「一籬烟篠半汀沙。山下微茫雪後花。便縮頰雲三角髻。忍寒去叩玉真家。」新家村小夾河長。鬢絲三十年前物。堤柳陰陰尚未霜。」

籙石五律，美不勝收。偶拈佳句，以見一斑。句云：「况以雪風別。益令書劍孤。」「棗林疎未葉。茅店冷如秋。」「廟立空腔樹。村堆沒骨山。」「數漁歸草舍。一篋隱花汀。」「髮動淳于樹。船來活似萍。」「茶甘纔雪

梳。夢淺自繩牀。」「澹雲收卵邑。晴雪壓丁香。」

鐫石七律，如西城錢園祝氏買之雍正乙巳後故人文酒于此蓋二十餘年今唐侍御買之過而感賦云：「名園有主逢三易。殘夢非癡更一來。綠萼已枯猶臥薛。白頭相見且銜杯。鶴洲廢定荷池涸。倦圃荒應竹徑開。扶石分泉成卻掃。當年借作讀書臺。」尋野梅云：「籬落微茫幾樹梅。不扶童子獨尋來。一筇老矣松坡雪。雙屐修然石徑苔。相對早春惟淡泊。無言盡日與徘徊。山空到此知茶味。香遠從之謝酒杯。」

鐫石古體，長者不勝錄，錄其短永者如下。沿古梅庵後山脚轉入石人塢云：「出塢更投塢。舍輿而就曠。清陰屋背穿。露餘岡頭望。參波柿葉垂。梅墅豆花放。圍以峯一彎。衡宇各相向。農人襍可接。石路狹能讓。流泉下九沙。佇立獨惆悵。」夢陳明經向中云：「風吹黯黯燈。人在沈沈屋。見君自外來。不語感予獨。屋無書與史。又無僮與僕。一几向東南。坐君炯雙目。既坐忽而起。予亦不留宿。如何面無淚。乃是相對哭。」寫夢境絕肖。

瀋陽商廷煥，字明章，著味靈華館詩六卷。李思敬爲之序，有曰：文章之道，達則爲勳業所掩，窮則又不足以自傳，必窮與達合并，而其文章始顯于天下，傳于復世，其言甚有理。蓋明章之伯子雲亭以名進士入詞館，仲子藻亭以第三人及第，海內以爲軼轍，而明章乃如明允而益彰也。詩如草色云：「原上青青草。燒痕帶露濕。觀君馬蹄香。惹得王孫泣。」射虎行云：「天山陰。巢乳虎。朝朝出攫人。樵牧行良苦。猿臂李將軍。手捉大黃弩。一磴石尚穿。安畏此難風。」

容縣王維新，字景文，著有天學鈞鈐，樂律辨正，都嶠洞天志，棊倚園初稿，嶠音，十省游草，宦草，叢溪集，海棠詞，紅豆曲等。北流陳柱尊爲刻紅豆曲二卷，桐鄉沈鴻會秋舫題詞云：「鑣玉會工兩宋詞。又將紅豆譜相思。江。城二月風吹雨。不盡垂揚舞散絲。」一曲重金元變宋朝。瑣窗重度可憐霄。看誰記拍屏風口。（原缺）皋莢花開酒滿瓢。」美人一曲博纏頭。公子千詞傲列侯。未似仙山王外翰。百篇樂府擅風流。」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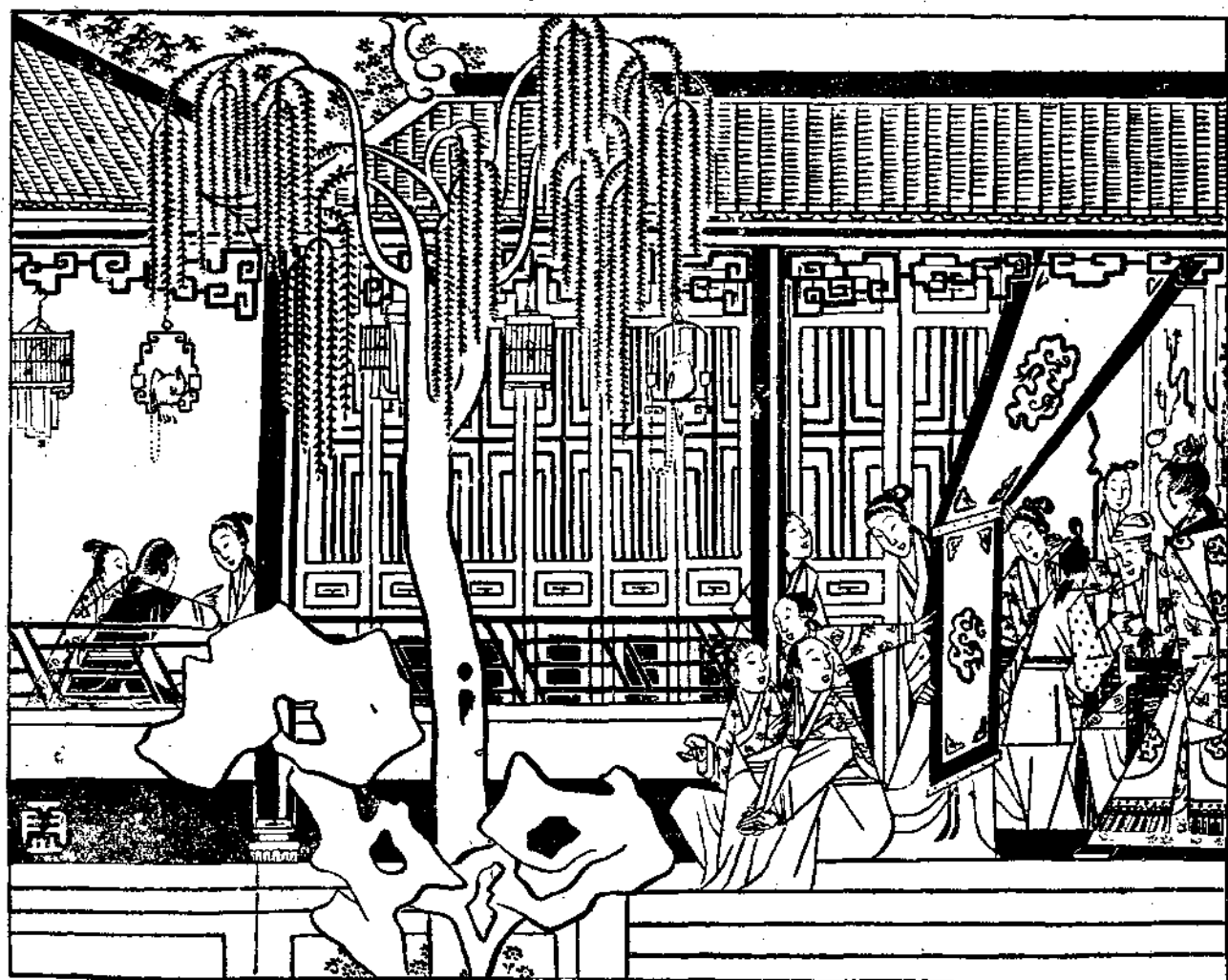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三：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雨村撻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易食酷，且恃才海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龍顏大怒，即批革職。偶過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一日，如海道：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弟修下薦書一封，託內兄務為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出月初二，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她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灑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棄舟登岸，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茂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開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扁，扁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母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着，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出了轎子。



紅樓夢

曹涵美選畫

四：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超手遊廊，正中是穿堂，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樑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的丫頭，一見她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於是三四人爭着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着一位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肉兒！叫着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黛玉一一拜見了，歸了坐位，丫鬟送上茶來。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響，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體面人物？及至進來，原是一個青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官綠；外罩石青起花八團段矮排穗褂；登着青段粉底小朝靴；項上金螭纏絡，又有一個五色絲織，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了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裏見過的？何等眼熟！



石 經 斷 片

白 堅 拓

魯 詩 第 一 石

胡 能 有 定

虺 其 蠶 寤 言不寐

死 生 挈 闊 與 子 成說

我 無 令 人 其二 爰 有 寒 泉

展 矣 君 子 實 勞 我 心

有 鷺 雉 鳴 濟 盈 不 濡 軌 雉 鳴求其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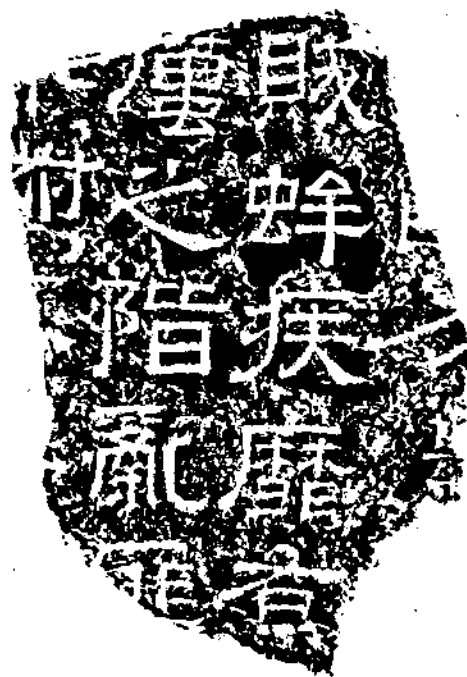
不 宜 有 怒 采 葑 采 菲 無 以 下 體

毋 發 我 笱 我 今 不 說

既 生 既 育 比 予 于 毒

胡 不 歸 微 君 之 故 胡 為 乎 中露

右邶風日月至式微八篇第二行虺其蠶之蠶今毛詩本作雷第三行挈闊之挈今毛詩本作契八行我今不說今毛詩本作我躬不閱



魯詩第二石

執競用力其

蠹賊蚌疾靡有夷居

維靡之階亂匪降自天

不淑不祥

右大雅桑柔瞻卬二行賊蚌疾之蚌今毛詩本作蠹三行履之階之履今毛詩本作厲四行不淑之淑今毛詩本作弔

贈許彛定

耆 蓮

閱盡兵甯健在身(惠山東峯有銘云，無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論交縞紵舊兼新。吳興高會如今繼。范銳應居第幾人。(司封員外郎范銳年六十六，吳興六老列第二，余識錫邑耆舊，如顧公盡忱，楊公翰西，孫公寒厓，侯公葆三，高公集安，顧公養吾，王公克循，秦公亮工，暨君凡九人，均年六十以上)

彛亭蚤泛孝廉船。詠絮迎來望若仙。瑞應重看蓮並蒂。比肩人已古稀年。(君廿二領鄉薦，逾年夫人來歸，今亦七十矣，去夏盆蓮感開，朵朵成並蒂，君有瑞蓮記，洵佳徵也，)

膝前三鳳看齊飛。况復龍孫繞四圍。趁取春光介春酒。江南春色上斑衣。(君有丈夫子三，孫男女十，今以歲

首稱慶，)

當年濂洛傳經地。道是劉樊卜築栖。浪迹略同交恨晚。願攜尊酒市橋西。(新居在縣城中市橋西，即君舊時授經地也，余與君宦游中外，蹤跡略同，而訂交在最近，宜有相見恨晚之感云，)

千葉蓮篇壽許公伉儷 十 園

人瑞物始瑞。草木亦感應。重臺茁寶蓮。清波照光澤。天際真人想。亭亭出禪定。淨極不泥泥。眉壽堪作證。以花作供養。珍羞皆餘贖。往祝並蒂開。今喜千葉孕。美意足延年。天道信可憑。佳日同稱觴。吾詩知非佞。

嘉言備忘錄

癸公

△以：為第一

心術為光明篤實為第一。容貌以正大老成為第一。言語以簡重真切為第一。

△三可惜

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二十個字

以媚字奉親。以淡字交友。以苟字省費。以拙字免勞。以謹字止謗。以盲字遠色。以吝字防口。以病字醫淫。以貪字讀書。以疑字窮理。以刻字責己。以迂字守禮。以很字立志。以傲字植骨。以癡字救貧。以空字解憂。以弱字禦侮。以悔字改過。以懶字抑奔競風。以惰字屏塵俗事。

△三種閉

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

平生師友記

治學之道，貴有師承，五倫之中，兼及朋友，蓋人之立身處世，得助于良師益友者為多，洵不虛也。

予甫三齡，先母余太君即授予方字，繼又教以蒙經及龍文鞭影，均能琅琅上口，此非予聰穎過人，實皆母教之為功。又先母常閱再生綠天雨花一類彈詞小說，刺繡餘暇，一卷在手，低聲吟誦，予侍側靜聆，漸亦悟解其義，予後來之癖于說部，要亦因此。

六歲時，以先嚴在粵東海陸豐各邑游宦，延師不易，遂親課予四子書，而夜間讀唐詩，向為先母所授。至九歲先祖逝世，隨先父母奔喪回籍，始居于湖南衡陽北門外五里許合江套之故宅中，有家塾，先六叔之岳丈會翁，執教于是，予遂從堂房諸兄及姪輩，入塾就讀。

會翁為邑庠生，顧不喜時文，惟左傳史記及漢魏文是尚。故予于讀畢詩書傳易四經之餘，兼選讀史記，古文觀止及昭明文選。十一歲，即學為史論，其開筆之第一篇，題為諸葛武侯賦，乃予之所自擇。蓋予斯時亦嘗偷讀三國演義，於諸葛先生之印象已深矣。顧予所已讀之舊小說，尚不祇此，昔從粵東歸里時，道經上海，先嚴為予購西游記及列國志各一部，在湘鄂舟上予讀之或忘寢食焉。又石姑丈子瑞，儲居于衡城對河之江東岸，其家藏石印小說本極富，予新年中恆以賀歲為由，往其家作客十餘日，舉其書齋中之東西漢演義、隋唐演義、說唐、征東、征西、飛龍傳、楊家將、英烈傳、水滸、草不趕讀畢事，致養成我一目十行讀書極速之習慣。

何海鳴

十二歲，先嚴往四川訪友，家塾亦廢，僅先母課予溫習，予乃翻箱倒篋，盡取先嚴所藏書閱之，通鑑輯覽、百子全書、皇朝經世文編等，得窺徑岸。又先嚴在粵時，恆抄剪舊報紙，得若干冊，其中多時事論文，予尤喜閱之，後之得為報人，固奠基于此。

先嚴又藏有木版算學書數種，予取而玩弄，竟通珠算與筆算，能以珠算開平方，及習練許多算術上有趣之難題。

未幾，改從蔣道生師，讀于宗祠。蔣師，清泉邑廩生，工時文，授予東萊博議、張溥歷代史論、船山史論、及闡墨等，文思大進，史論能寫至一二百字。石姑丈又贈予大題文府小

△不可……盡

事不可做盡。言不可道盡。勢不可倚盡。福不可享盡。

△難……休……

難消之味休食。難得之物休蓄。難酌之恩休受。難久之友休交。難再之時休失。難守之財休積。難雪之謗休辯。難釋之忿休較。

△使人有……不若……

使人有面前之譽，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使人有乍處之歡，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

△緩與急

緩事宜急幹，敏則有功，急事宜緩辦，忙則多錯。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緩。緩想。想得時，切莫緩，便要急急行。

△秋與春

律已須帶秋氣。處世須帶春風。

△人與自

欲勝人者先自勝。欲論人

題又府石印小本，觀摩所及，經義亦勉可操觚。十三歲，適逢壬寅癸卯合井恩科，衡州城以會于庚子拳亂時殺洋人，科舉改在衡山縣舉行，乃隨蔣師赴衡山應縣府考。

十四歲，考入衡陽縣立第一屆高等小學堂，計取八十人，予名列第二十三，列甲班，同學者多三十歲以上之老童生，年十四五六者僅六七人而已。堂長邱才英師，乃癸卯科舉人，予久已讀其闡墨。至是，應國文課，仿其筆調，頗為邱師所喜。邱師又授地理一科，講義乃京師大學堂所印者，其中首述天文地理，是為予接觸科學之始。上數學班，予之筆算已小有根柢，亦為王師達魯所稱美。

十五歲，再應清廷最末一次之童子試，縣考四場，得完場，府考達第三場，赴長沙應道考時，名在第二排末，惜以暑中遽患傷寒，幾瀕于危，未克獵取功名矣。病後復入學堂，于藏書室中得讀梁×任公之新民叢報，好之，始留心時事。未幾，又得一陳天華烈士所著之猛回頭秘本，乃有志于革命。嘗于星期日歸家，以革命意義為先父母言之，先父大驚，先母則徐徐言曰，孺子有此大志，亦復可喜。惟古來草莽之士，手創大業者，恆多累及父母，恐予不克見子之成就矣。

十六歲，新年中學堂甫開學，同學十三人即以學校風潮被革，時長校者已易為蕭鯉祥師，雖辦新學而究不以新學為然，予遂亦在被革之列。懼不敢歸，乃與同學屈匯喬鄒士傑等出奔長沙，擬投考省城中之學校。在省得讀民報，革命之念益熾。旋先父與先四叔俱尋至，乃攜手乘四叔之鹽船至武漢，寄寓于岳丈陶翁處。

陶丈為長江水師之守備官，寓漢陽鎮署內。漢陽鎮總兵周氏，有家媳曰韻梅女士。能畫，嘗延李涵秋先生為師。予從新民叢報中亦學得吟咏，居然與之唱和，涵秋先生見而備加揚譽，遂開始向漢口各報投稿。首先刊予詩者，為鄂報采風篇。

武昌西路高等小學，新校止在黃鶴樓旁武當宮舊址內，堂長蕭芷頌翁，亦予姑丈，招予至渠處，附讀于致遠學堂，湖北天門古文大家黃福先生，教經學及國文。其四公子季偉，與予聯蘭譜。

蕭丈藏書至多，任予取閱，予偶以文乞正，甚得稱許，乃慫恿予投考兩湖師範禮字齋。梁星海先生任師範堂長，時已設仁義二齋矣，禮齋新招生，湖南僅額定二十名，投考者約二千人，多秀才舉人之流，予卒獲中等十三名，蕭丈亦為狂喜。及久候未開學，予仍投稿漢口各報如故，間亦能作論文及小說，為中西報公論報所採錄。其後，禮齋改理化專科，又須收

者先自論。欲知人者先自知。

△……如……

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盡如讎。

△……益……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

△正氣與元氣

廟堂之上，以養正氣為先。海宇之內，以養元氣為本。

△謙與恕

謙卦六爻皆吉，恕字終身可行。

△……謂之福

有功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著述行世謂之福。有聰明渾厚之見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無疾病纏身謂之福。無塵俗擾心謂之福。無兵凶荒歉之歲謂之福。

△……宜……

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

學費，予遂改投軍隊。為湖北新軍二十一混成協四十一標一營前隊之新兵，入下士學，協統為黎宋卿先生，標統為吳元澤先生，隊官即後來鎮守漢口之劉旅長佐龍也。

予在軍中，與同志唐儀支潘庚時楊王鵬等組織文學社革命秘密團體，不時仍在滬漢各報投稿，于營外獲交天門胡石庵及蘄州詹大悲查光佛等。石庵先生在漢口與李涵秋齊名，其徒高楚觀，能由其師口授而為之執筆。予甚佩石庵社會小說之筆調，有類于水滸及儒林外史，故蒙其影響，亦仿學寫實之作品。時雖已讀林琴南師之小說譯本，而愧未能學其史傳體之古文筆墨也。

宣統元年，離去軍隊，與宛思演詹大悲先後辦漢口商務報大江報，獲交劉堯激蔣翊武等，乃于商務報被抄之後，從愚劉蔣繼予入軍中主持文學社事，予則二次游滬，嘗從姚勇忱王鐘聲二烈士游。及漢口大江報出版，與軍中聯合，以報社為文學社總部，延攬革命同志、黃季剛、居覺生、溫楚珩、田梓琴、蒯禮誠、李雨霖、孫堯卿、譚人鳳、劉公、潘鼎新諸同志，均曾在館住宿。胡經武時被羈武昌府監獄，亦以「心」字署名，為大江報撰稿。

予于諸友中，獨與黃季剛友善。季剛性最下急，每與人忤，予事之甚恭，從勿與爭，季剛乃獨喜與予游，出說文及文心雕龍漢魏名家集諸書授予，予始略通小學，兼亦喜魏晉人筆墨矣。惜與季剛親炙未久，其最擅長之聲韻學，予仍未得親其堂奧也。

予治報之餘，兼為上海各報担任通信，得與于右任戴天仇通音問。又嘗任商業補習夜學國文講席，得大弟子二人，為粵東卓武初，湘潭朱華斌。

辛亥革命時，劉堯激死于難，予自漢口失守後，與門人朱華斌至上海，與馬君武李登輝徐建侯組織革命聯合會，以君武之介，得謁見中山先生及章太炎先生。後胡經武開府于煙台，予與凌大同往，組關外義勇軍。旋南北統一，偕大同回滬，與江亢虎研究社會主義，大同治學極精勤，同往漢口恢復大江報後，寫作社會主義之論文無數，刊之報章，黎宋卿後欲殺我，即藉口于我之為共產黨人也。然大同卒遇難，予逃至上海，周山衡戴天仇邀予入民權報為論說主筆，同事有尹仲材牛露生江季子高冠吾徐枕亞李定夷蔣著超吳雙熱陳冷僧諸兄。而仲材獨與予交最密，嘗組織歡迎國會團與鐵血團，均由仲材畫策而擁予為團長焉。

民國二年春，與邵元冲同膺江西都督李協和先生之聘，同行者有杜仲愷，何子奇冷公劍等。旋以柳人環烈士，在滬攻製造局未遂，避地至贛被捕，予力爭不免，乃匆匆回滬，仍代待徐一龍主持鐵血團事，始得交韓復炎伏龍錢通諸兄，同行至甯，而有癸丑南京討袁之役。

- 。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
 - 。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
 - 。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
 - 。閱候宜灌花。保形宜課藥。
 - 。隱心宜調鶴。孤況宜聞蛩。
 - 。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
 - 。幽尋宜藉草。淡味宜掬泉。
 - 。獨立宜望山。閉吟宜倚樹。
 - 。清淡宜剪燭。狂嘯宜登台。
 - 。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敲枕。
 - 。息緣宜閉戶。探景宜攜囊。
 - 。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
 - 。倦遊宜聽雨。元悟宜對雪。
 - 。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
 - 。談道宜訪友。福後宜積德。
- △多：爲……第一病
- 多事，爲讀書第一病。多
 - 愁，爲養生第一病。多言。
 - 爲涉世第一病。多智，爲立
 - 心第一病。多費，爲作家第
 - 一病。
- △可……是……而無
-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
 - 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
 - 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
 - 而無成，死不足悲，可悲是
 - 死而無補。

事敗與許又銘李竹舫同赴日本亡命，謁頭山滿翁。旋移居下關，邀游九州，與劉藝舟俱。又會與居士良至大連，與卯丕振吳大洲二烈士商東事。民國四年，與尹仲材返滬，佐徐建侯創愛國報，反對洪憲帝制。旋往香港，與徐君勉先生謀建立廣東護國軍，偕林骨等光復汕頭，以軍權讓之莫肇宇。往肇慶，謁都司令岑春煊，并得與梁任公李根源陳炯明相識。相借執費于九江李木齋新城王晉卿先生之門。古紅復介紹予于鶴峯張閔村先生，承閔村教我以世故。

在京復一良友，爲泰州顧君義，渠佐我辦又新報，于挾妓聽歌之餘，勸我治學，爲開一書目，廣購經史子集必讀之書，朝夕涉獵，使予得稍識諸學問之門徑者，皆君義之所賜也。徐州蘇少卿，則助予研究戲劇，亦少有所得。

北方武人中，張敬堯曾與予通關譜，而予并未助之。張宗昌則本爲上海舊識，癸丑南京之役，于軍事會議席間，決定予兼八師師長，渠升任三師師長，而委任狀因由予以總司令署名焉。以是淵源，復以潘馨航之德惠，予始充任其軍之教育副監及宣傳部長，爲朋友犧牲，亦何惜焉？

張効坤之門人畢照澄，治軍青島，以師禮事予，予與于仲池余又庚尤佩楚等，因嘗結盟，擬助其有所大成，然亦未必能納予言，遂亦僨事死矣。而予之門人朱華斌，亦死于山東之難。

北京政界中，以潘馨航待予最厚，獨力助予創僑務旬刊，使予至今不能忘其人。予之創僑刊也，純以學之態度，治南洋之史地學，及研討華僑問題，頗得諸方僑友之贊助。老友許又銘尤爲贊助最力之人。而劉士木葉華芬諸君，于學問上之匡助，亦復不少，獨惜所蒐集僑事諸圖籍，悉燬于濟南，是固天之厄我，而亦我爲謀之不臧，嗟夫！

在北所收之弟子，以汪松年爲最。渠徐州銅山人，幼貧苦，投張敬堯軍爲小卒，予拔之行伍之間，使從予至北京就學，以子姪視之，今已爲大公報名記者矣。事變之後，音塵遂絕，言念伊人，隱憂莫釋，惟望太平時再能相見無恙耳。今則有津人李梅村，嘗侍予側，年前奔走和運，會同辛苦，頃至白下，薦之爲憲委會專門委員。而義弟李曉園，承高冠吾兄念舊，擢爲江陰縣令，頗以能名稱。

予北居二十五年，初本以仰慕段合肥而往，然事與願違，固未曾爲段門中之顯貴也。中山逝世時，予有諸懺悔曰：一華夏中，山墳最痛，從今難補過。我參前席，嘗多意氣侵。故爲爭出入，誠莫測高深，一放逐甯辭罪，垂違夙疚心，從此真無主。惟拚破殘難著手，此回太息掩棋枰。予亦有二絕句哭之：一長時國老有尊榮，寸心從此孤獨永傷心。一蓋其時蔣介石輩方得勢，予不屑向之乞對，此破殘終微手，門牆空張望，從今孤獨永傷心。一蓋其時蔣介石輩方得勢，予不屑向之乞憐，甯甘局促津市，在庸報以筆耕偷活，及在北方從事和運，幸得汪先生賜予一南歸之機會，方得重返白門。回朔前塵，有如一夢，因作平生師友記，以誌予立身處世之得助于良師益友者，即此落拓，猶獲幸存，蓋亦屬匪易矣！

北地苦寒，而豐台一隅，花事獨為稱盛。揆厥原因，民俗樸儉，致力耕作，灌園種樹，頗能自贍，是有以致之者。清康熙時，豐台有賣花翁張姓，著籍江南，徙居河北。家雖中落，園藝之暇，閉門讀書。其女兒曰阿錢，與宋代詞人辛稼軒之姬錢錢同名。稼軒贈錢錢有詞云，「歲晚人欺程不識。怎教阿堵流連。」描寫錢字。慨乎言之，此則不可相持並論。阿錢少居蓬華，日與村姑為伍，不知人世有綺羅之美，珠玉之貴。而乃天生麗質，慧中秀外，恍有北方佳人遺世獨立之慨。尤其異者，稟性好學，喜攻詩詞，每一伸毫，咳唾珠璣，無脂粉氣。其減字木蘭花寄姊云，「離懷難訴。手摘蓮花心自苦。別恨還多。長日無心畫翠蛾。」綺窗自省。蝴蝶踰牆交撲影。寄語闌妝。不獨薰風斷我腸。」又菩薩蠻

豐台賣花女張阿錢小傳

耐充

闈云，「酸風冷炕催人起。六花亂撒香閣裏。陣陣打房簷。愁心不敢嫌。臨妝呵素手。梅蕊還依舊。插向鬢邊斜。豐姿爭似他。」語有思致，耐人尋味，深合小令體裁。維時蕭山毛奇齡字大可，一曰西河。與鶴舫稚黃齊名，有毛氏三才子之稱。方擢任詞曹，旅居京邸，聞阿錢有才貌，而遂朱繩訂好，紅葉為媒，聘以千金，置為側室，雖家有大婦，畫眉見嫉，而求凰念切，不加考慮。納寵之日，京中名流多以詩詞賀之。其尤可誦者，則有長洲尤悔庵新樣四時花催妝曲云。

剛賃了合婚店。早鏡就移春檻。看傳言玉女。飛下珠簾。新買贈翠羽瑤簪。恰裁成石竹羅衫。問名兒比紅紅更憨。小毛公花房獨探。倚香奩常陪書劍。羅敷趙瑟

儂家占。子夜吳歌近日諳。鴛鴦枕簟。且喜芳草帶宜男。同夢酣。但願郎君放胆。那怕夫人令嚴。又宜興陳其年作駢儷賀序，酣暢淋漓。備詳其事，茲併錄文。

會聞初日，只出東南，又說高樓，唯居東北。是以中山少女，能移趙主之心，燕市美人，堪佐慶卿之酒。過邯鄲之里，乃有鳴箏，經淇水之濱，纔逢巧笑。詎須荆國，始留神女之峯，何必炎荒，方誌絳珠之井。然而燕瘦環肥，要緣風土，越禽代馬，互有便安。悲哉北地之高寒。邈矣中原之蒼莽。人雖喜昧，秋非水以何波，女縱工藝，春無岫而奚黛。曲眉纖鬢，相逢識是吳娥，偉幹豐頤，不問知為燕產。略如翁伯，史標短桿之稱，

粗比薛公，人奉魁然之號。每覩賈妃之黑，輒思衛女之頰。加之俗慣皆厥，性多炕急。尾箕分野，婦人皆果敢相高，燕趙雄風，女子亦悲歌成習。不諳操作，闈門唯飲噉為工，甯解桑嘉，戰乎以勃谿是尚。填書甫判，潛積猜嫌，繆篆纒將，妄思崖異。於今為烈，自昔而然，乃有一人，洵焉獨立。張姓則天邊譜牒，未是小家，吳地則表門楣，原非僞楚。久隨賓雁，偶寄籍於燕山，差類傾葵，長近光於日下。疏籬織處，青門種樹樹翁，纖籠攜采，縞袂賣花之嫗。姬則生而明綺，幼即輕華，鳴蟬薄鬢，齡宛宛以初笄，墜馬斜鬟，歲盈盈而待字。陌頭脫帽，競看羅敷，國內求婚，咸貪陰麗。不意老狂，獲逢窈窕。楊還生梯，縱調笑以奚妨，眉若療饑，即蕭

條而亦可。且夫梯榮慕利，人本同情，附熱增炎，物之恆態。倘使秦窮狸豹，被極羅網。南金北霽，既充切於箱奩，煥館涼軒，復表延乎衢巷。則子南之在鄭國，人目為夫，城北之有徐公，衆矜其美。以觀我友，展也不然。原思筮仕，仍然環堵之家，季路居官，不離緼袍之色。我躬不閱，縱捧檄以何歡，來日大難，較處囊而倍困。此即燕齊智士，悉效斧柯，晉楚謀臣，盡輸籌畫。樓緩播游談於後，蒯通掉口辨於前。未足勸其登車，反以資其却幣。况乎桓家郡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多責倨，正茂宏將膺九錫，時多悠繆之譚。劉孝標永憾三同，屬有紛紜之論。倘陽台之別娶，定怨運波，如犬子之他圖，應悲卓氏。或致責言之西至，或傳輕舸之南

浮。凡茲風鶴之來，正在求凰之日。而乃情堅一諾，面許三生。絕無猶豫之心，早斷孤疑之志。固已識高絡秀，俠甚女嬰者矣。於是雜弄簡編，閉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便成家塾。學新聲於絃上，詢難字於枕間。硬黃紙滑，竊書天子之銜，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贊。正恐香山蠻柳，遜此清新，還應馬遷清娛，慚斯環巧。僕於阮婦之新婚，曾學劉楨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比值同官之被酒，屢為愛妾以徵名。誰諉彌殷，遷延未許。以姬夙悟淨因，新就禪喜。遂旁窺夫梵夾，爰鑿錫以曼殊。今日畫廊鸚鵡，已學呼小玉之名，他時繡襪於菟，還再贈阿侯之號。

摸魚兒

陳獻湖

前和雙照樓主意猶未盡補進一解
泛鷗波。繫舟吳岸。習(作平)聞家
國多故。連城十五荆山壁，非復等閒辛
苦。前事潮。慨漆炭之徒。形毀通何處
。靈修最汝。慎養士夷門。延賓柳市。
省過自思補。聰明智。小弄陰謀誰懼
。搏鵬拂霄羽。催歸杜宇聲聲急。叫破
夔巫深阻。賓布數。誇厥賦。郭簡飲盡
逍遙去。堂廉躡躡。讓退筆填詞。殘缸
黃夢。又一代燕許。

庚辰重九獨酌感懷

錄奉寥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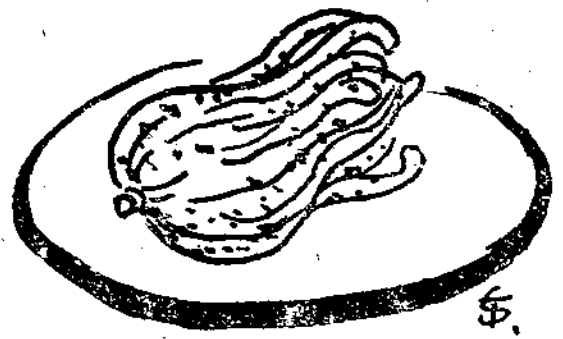
陳君衍

狂瀾到處起蛟鼉。淚眼登臨且放歌。
萬里江山秋點染。半生歲月酒消磨。
癡邀吟友酬佳節。莫遣名花委逝波。却
喜秦淮風景好。依然春夢正婆娑。

題單雲閣詩思圖

金寶楚

覓得幽棲處。谿雲澹欲流。詩情與
松韻。寫出一天秋。
前題 謹子裁
白雲一片好相留。舒卷何心草閣幽
。檻外清泉無一語。空山詩思淡於秋。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九)

拜袁堂主人

市場

京師百貨所聚。惟正陽門街。地安門街。東西安門外。東西四牌樓。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自正月鐙市始。夏月瓜果。中秋節物。兒嬉之泥兔爺。中元之荷燈。十二月之印板畫。煙火花爆。紫鹿黃羊。野豬山雞。冰魚。俗名關東貨。亦有果實蔬菜。旁及日用百物。微及秋蟲蟋蟀。苟及其時。則張棚列肆。堆若山積。賣之數日而盡。無餘者。足見京師用物之宏。京師有諺云。東富西貴。蓋貴人多住西城。而倉庫皆在東城。又云東風西雨。蓋逢東廟市日多風。逢西廟市日多雨。而今則皆不盡然。蓋富貴人多喜居東城。而風雨亦不復應期矣。地安門外大街。最為駢闐。北至鼓樓凡二里餘。每日中為市。攘往熙來。無物不有。有人游西單牌樓小市。於亂書堆中得大學章句一本。買以當十錢數百文。為書賈所見。以十二千買之。裝潢成冊。竟售五十金。蓋宋板也。大抵京師百物闐咽。世家大族。數

世之藏。其子孫不能辨。一旦拉雜售出。至於此等處。直土直視之。苟遇識此。遂作披沙之金矣。此市在西單牌樓。南抵宣武門。廣安市場。在宣外菜市口西。場門南向。場內分南北二路。東路陳列鷄鴨魚類。西路為肉市。南北路為菜店對立。出場北門為一大院。各種青菜堆積其中。購者雲集。公興市場在正陽門外西河沿。中分二區。東為肉市。西為魚蝦及鷄鴨菜蔬市。勸業場在正陽門廊房頭條。後門通西河沿。樓凡三層。南北較長。東西則狹。青雲閣在前外觀音寺。樓凡三級。中有茶室。

天橋

天橋在三十年前。區域窄小。不似今日之寬闊。率皆無業窮民。略據方寸之地。即可討一日之生活。類如各種雜技。各項小本營生。以及醫卜星相。裝僧扮道。輕哄硬拍。即可騙錢矣。落子館。彼時只有大街路西烏籠子舖。隔壁一處。羣呼之為切糕屋子。因該處所

住。皆作切糕生意之人。清早推車出外叫賣。晚間歸來休息。是以白天空閒。便賃給男女雜班演唱淫詞豔曲。專招手藝作坊工人住聽。該班主人。便令女唱手下台。向坐客挨位索取。故意擠擠踏踏。嘻破笑臉。故多傾囊付之。

金臺書院

京師金臺書院。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國初名首善義學。乾隆中始稱書院。然非前明首

善書院也。明首善書院。為鄒南舉馮少墟二先生講學之所。在大時雍坊。宣武門內天主堂即其故址。今金臺書院。適奉鄒馮二先生木主。一時肄業諸生。遂懵然莫識其由來已。(即潛記聞初筆)

琉璃廠

琉璃廠正月遊人雜沓。名曰誑廠。鮑西岡鈴春遊詞曰。車駐雕輪馬駐鞭。手拈瓜子步差

肩。排門盡啓君平肆。趁賺癡兒問福錢。叢脞書多卷帙殘。幾人着眼笑寒酸。南沙畫片香泉字。幅幅裝池骨董攤。科絲羊角燦成行。簇帛堆紗錦繡裝。歲歲燈棚變新式。鰲山結撰到西洋。像生花草趁泥人。鼓板笙簫小店陳。風景不殊吳語雜。勾人情緒武邱春。

秋坡

京師城外有地名秋坡。四月八日伎女競往。俗云趕秋坡。

剛鐵墓

罕山。志稱韓家山。漢循吏韓延壽家焉。山有大監剛鐵墓。鐵從長陵靖難。把百斤鐵鎗

。好先登陷陣。鎗今存墓前延壽寺。鐵本名炳。長陵每呼以鐵。遂名。

氣候堂

順天府中有候氣堂。立春日。欽天監於堂下掘地為坎。深數尺。以竹管八。實灰其中。照方位布列坎中。以土覆之。至冬至日啓視。以占八方之豐歉。管灰全浮出為豐。不浮者為歉。

明寺

都城自遼金至於元。靡歲不建佛寺。明則大千門。成化中。京城內外勅賜寺觀。已至六百三十九所。見周洪謨奏疏。王廷相詩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內臣作。則城中所建可類推矣。迨萬歷初。孝定皇太后。營造逾衆。而一經修建。寺額輒更。如憫忠靜齋。相去甚邇。同更曰崇福。後人之考證實難。安得好事者。詮金陵之塔寺。記洛陽之伽藍。表西湖之淨社。俾京師舊蹟一覽而得哉。

崇效寺青松紅杏圖卷

圖為盤山僧知朴作。僧徐州張氏嘗從洪承疇為裨將。屢戰有功。承疇降清。亡去。結茅青溝。終身不出。松杏二山。相傳皆戰地。自康熙庚午以來。人爭賦詩。而漁洋竹垞最名。拳匪之亂。圖失。為無錫楊氏所得。今更歸之寺僧。姚茫父有詩曰幾姓江山未了因。福陵王氣又沉淪。夢痕銷盡青溝冷。畫卷歸來白髮親。故紙銀蟬成宿世。秋風鐵馬弔遺民。相逢喜道移花約。并是重陽劫後人。(姜筠為移花歸卷圖記事。張之壁。上。故竊語及之。)按觀此圖畫筆凡俗。竹垞書亦極稚庸。審為偽蹟。蓋不知何為人竊易。嘉道間題詠闕如。或其時賺去者耶。

讀姚纂札記

小雲

庚辰仲秋，余來都門，職掌校錄，官書多暇，日以姚纂自課，無殊龍山從游時也，衙齋清曠，雜卉扶疏，往往有柳州廬陵遊宦之情，然而柳州逐永柳而文益至，余又不知如何矣，齋前有小丘，丘有亭，倦則登臨舒嘯，鍾山在望，曠情抱之不作，而遺風亦云邁矣，課始八月十日，先雜記，余舊讀姚纂，苟有得，必條筆於眉，如是者有年，避此亂離，悲圖籍之蕩然，爲之惘惘者已久，十月十四日，小雲日記。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應作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華州刺史，敘次當先中後外。

本篇前半氣體凝鍊，後幅疏朗，序言馬公之功，詩兼歌谿堂之感，於此可見謀篇布局之法。

退之之文，每每叶韻，但在有意無意之間，本篇如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皆是。

本篇兩用於是，一用於時，其後，若，皆線索也，似從賈生過秦來。

全篇皆稱上，而獨於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句，稱天子，文之變化也。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本篇刻劃吏態，涉筆成趣，要在以斬絕之言，摹其神氣，如晚丞曰當署，占位署惟謹，皆二字耳，吏曰得，則一字矣。

又本篇極重字法，晚丞之晚，寫老吏之橫，目吏問可不之目，寫丞之懦，吏曰得之得，直繪其聲音笑貌，躍於紙

上，而全篇不着一字議論，尤爲妙處。

本篇實處皆虛，寫如再轉而爲丞茲邑，未點明藍田，丞應固有記，未點明記爲誰人所作。

起筆係反振法，下言丞不能問一事，而起反言於一邑無所不當問，何等筆力，惟其應無所不當問，而終不能問，此所以崔斯立有子姑去之言，否則斯立既爲一情吏，而韓公作文，亦失去大旨，張廉卿曰，此文純以恢詭出之，當從傲晚一切處玩其神味，實則傲晚豈韓公本意哉，讀中幅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斯立本欲無所不當問，既禁不得施用，於是子姑去之言，憤激之概，形諸行間，韓公作文，於恢詭傲晚處，仍有規矩繩墨可尋。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與下文不可否事，似字句稍有齟齬，主簿尉乃有分職句上，若加一惟字，則流轉矣，或謂無所不當問之問，作與聞之聞解，雖古者音同義通，顧下文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仍不可解，故惟字鄙意妄增，且可與下文力勢反出主簿尉下之反出互扣。

結筆有出奇制勝之妙，而却能呼應前文，否則一段言丞一段言崔斯立，一段言廳，覺斧鑿痕太顯，着此有問者一節，一氣卷舒，句句皆活，此韓公之謀篇，不可及者也。

野人語

(二)

王猩酋

人苦不自知耳。今日之我如是。明日之我。遽遂變而為龍變而為虎耶。而恆人則無時不有希望。於是乎敢於預支而無恐。及其債臺之積高也。則窮於辭而遁於謊矣。

借之為道也。萬不得已之權變計耳。人一生行權之事最少。苟可以不用借。甯萬難不行權可也。立戒以為之限。無萌擬借之心。則必有可以自謀於範圍之內者。甯勉以濟其困。或其事之在己操縱者。可省事則省事。而亦不至破戒。况乎君子思患預防。綢繆未雨。平時以儉約自守。苟非天降禍災。何至有窘乏之患乎。故人之不儉。亦足以助借賒。不預計亦足以成借賒。

賒物於商店。較借款為尤尋常。積少成多。遂至不能償補。賒物既慣。則錢財之在眼前者。似乎無所用。得以妄費去之。商店之債積。而度支早已預罄矣。

賒物於商店。其貨物低而價高。不得計也。始則為商店所歡迎。積久不償。則氣為之餒。不復敢過商店門。年節關頭。敲門剝啄。有匿而不出者。有

逃而避之者。其狼狽可知。

假如以平時之現金。稱量酌準。劑為日用之資。立憲不得犯。有所用物。即以現金購買。是無痕無迹。隨時自還其債。而無積累之患也。人生擾擾。每苦事多。不生枝蔓。亦簡淨之一法也。

近日言情小說。極毀壞少年。其卑鄙又出紅樓西廂記上。余於紅樓西廂會涉獵一二篇。便欲嘔。此時極似宋儒酸腐。然終不以生平看過此書為缺憾。徐陵之玉臺新詠。雖差勝於韓偓香奩。何苦為此冷容誨淫之嫌疑犯乎。余幼時讀白樂天長恨歌。其趣味與看淫戲同。今之小說家皆長恨歌前半截及末尾也。而可乎。

小說描寫情景。在空閒處着筆。彌見真態。畫史事畫者。花石庭院。什器滿紙。費十百千萬精力。反不是無用。唐人小說。以段柯古西陽雜俎為最誕誕。然筆勢姿態橫生。不似山海經列仙傳諸書之陋。其建初中一段。僧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林烟二字。有無邊風景。廬山人一段。維舟于陸秀才莊門。中隔數十百言。遙遙相續云。及廬去。水波

未定。水波未定四字。與起首維舟二字相呼應。且以此代時間長短語。是千古獨到之筆。後之辨小說家。不能夢見。

銅器時代鑄金。世人以為古玩。惟兵器刀布類。廣尙鈇。鐘鼎屬大半皆雜縣物也。其非雜縣而有古澤者。亦十八九為唐人造。唐人由開元間在金陵鑄鐘鼎彝器。仿照三代款識。由開元至五代初。始停。此種出產頗夥。流傳至今。色澤極古。不可復辨。翁覃奚吳憲齋諸人。先後癖病。用此假藥所療者不少。

（有人烙餅。其痂有凹痕。因戲以紙墨搨之。以示潘祖蔭潘則仔細考辨。定為某文某字。而不知其搨餅也。）嗜古物者往往如此。不特有齊桓公二年造也。

武清李生者。咸豐間人。嘗臨摹司馬繡谷畫鶴。見其兩腿有硃碼齟齬。以為用筆之妙。日夜學之。終不得其法。一日繡谷赴永定河工。過王慶坨。館于李。李乃詢鶴用腿筆術。因出其畫。繡谷大笑曰。余畫此鶴時。偶鋪紙於草席之上。席紋所致。非故意如此畫鶴腿也。世人之學古者。往往得古人之疵病以為妙。皆李生之畫鶴腿也。

商山四皓。各有姓名。余謂其未能免俗也。為漢高調護太子。尚得為隱士乎。陸放翁老學庵筆記所載汗馬急馳應不求聞達科者。即謂此類也。

們人女的我與賭

俊文 (二)

一天我同一個同學，老傅（他是本師的在職旅長），到西大馬路碰着了萬縣慘案的主動者于淵旅長向我們招呼，便說道：「你們都是文武全才的軍人，我的確是三捧捧加兩捧捧（即武棒棒之隱語），倒要請教你們去參觀一個文的玩意。」

我們那時很願意去，且甚高興，因為于淵雖是行伍出身，頗受了新思想的洗滌，所以都引為知己，這樣就同他去了，這地方原是本省名流，蒲伯英（國會議員）所主辦的詩迷大會，即猜詩條子，這玩法我以前不懂，那知一看就懂。完全是賭博，不過用的風雅賭具罷了。

我們以生手參加，一次就贏了三百幾十元，老傅本是我在高中時候同學，他很喜歡做舊詩，這一來他也起勁了，經過了第一次玩耍，以後不得于淵旅長的邀約，我們自動的就會去了，那兒輸贏很大，完全是省長給蒲伯英一齊吃賭

博飯的養生路，每夜進出總不下十萬八萬的。

老傅乎淵與我是忠實同志，每夜必到了，我已忘了，「逃出賭城」的往事，竟至沉淪于詩迷中去了。

同時我還在一個女子師範學校教書，認識了一個學生——蘭英她却對我的行動很注意，並知道我在猜詩迷，便在空中時無人之處，勸我不可迷入詩迷，她說：先生！那是一種賭博，並不是文人雅事，與賭牌是一樣的可惜，假若你沉醉，比上了大煙癮還難戒絕的，即早回頭，還可自新，否則不可救藥了。」

她給我的勸戒，使我感動，使我回憶起「賭城逃亡」的案件，我很感激她，因了這點關係，我對她發生了愛慕，而且下了決心追求她。

我們的成功為夫妻，可以說是由我賭詩條子而得的，結婚後，我們過着極快樂安舒的生活，我也不賭了，她認為在理想上的丈夫實現了，因為她是勸戒我除了惡劣的嗜好——賭博。

一年之後，我覺得我們的結合是由于這樣簡單的一件事，已感覺太平凡了，悄悄的我又開始了賭博，打麻將，這種賭法，妻並不禁止，她以為這種應酬，那知我却是為了對她減低了愛情而尋

刺激于賭博呢！

因為她是不加阻止，我就把賭博的範圍擴大，麻將之外，又來牌九，牌九玩了，又弄撲克，後來竟至到賭場去押「紅寶」了，這末一來，恢復在賭城時代的狂放，因為我手頭更較在賭城時，代做局長闊綽多了，計算我的本兼各職，共有十一個，這每月的收入，當然可觀了。

這時候的賭博運氣，越來越壞，所有的儲蓄，不但未能寄給父親，還那「賭城」的損失，且已輸得精光光了！妻，因勸戒我賭博而成功夫妻的妻，此刻也無法制止我了，我內心的痛苦，又恢復到從前在「賭城」時代輸了一萬多元的光景。並且感覺我此身在第二次又失敗於賭博了！

我因自覺之後，不待妻的勸戒，便下了決心，停止賭博，除了到師部辦公之外，閉戶自省，這樣才實行了一禮拜，天外飛來大禍？便是軍長與師長發生了衝突，以通敵的罪名，下令拘捕了師長，隊伍也就以此改編，我算未與師長同謀，得免處分，而准自由，只是到我們的隊伍被改編之日，我的職位解除之日，手頭僅剩二百八十三元，這就是第二次做了十一個差事的成績，我的續

絃之妻，也就因我失業，而憂戚不上兩月辭世了。

我的這次悲慟，較前妻為尤甚，想到她本是爲了勸戒我而我又接受她的勸戒而成功夫妻，結果我却反了她的勸戒而終至賭博到如此家困，致她憂戚而亡，這樣我不能再有女人了，我不能把自己的罪惡去懲罰別人，我決心獨身下去，好在我已有一個兒子了！

這些心思時常在我心頭，發出悲之感，父親見我兩次都因了賭博而誤了功名，並未赤貧，對於完全灰心給我一封信不認我是他的兒子，也不得再回家去，這時候我三十二歲年紀了，如此大的年齡，受了高等教育，作了薦任官吏，只因賭博而被父親逐出，我是如何的痛心呢。

我爲了要開闢新生的道路，既不能與父親見面，我決心回家去偷偷的辭別母親，我決定這次是我們母子的永別，回家去時，母親見面後就大哭，抱着我不放手的大哭，我也哭到不知何爲了！母親說：「兒啊！」！只要你不再賭博，我可以勸父親收留你。」

我却不願留在家中，我要出來再做新人，便向母親說：「父親雖然不認我是他的兒子，我至死仍承認他是我的父

親，我現在要出去自力更生，待到將來事業成就，再回來拜見父親」。我因此就與母親長別了，臨行時我到了前妻坟前看了一會，不禁悲從中來，想起我們在「賭城」中她的勸戒，包教士的祈禱又想起後妻蘭英的勸戒和她爲了我的賭



博而憂亡，不竟仰天長嘆，繼之大哭，待到我離開家時，我已感覺我身上染了病啊！

常在我心中橫梗着一樁心事，我對不起我的兩個亡妻，都是爲了我的賭博

三

賭博給我的毒害，是被父親逐出的浪子，沒有妻子的鰥夫，和一錢莫名的穹漢，我悔我受了教育，又有能力，會因嗜於賭博而成了這樣一個不齒於社會人羣的人，在夜靜的時候，我深自檢討，到底爲了什麼我要賭博呢？不禁在悲痛中發出了失笑的笑聲聲來，我覺得我是個血性的男兒。太受情感的支配了，以後我當用理智來支配情感，賭博原是情感的衝動，這樣我決心去換一個新的環境，專門用理智的環境，可往東尋西覓，一年多都沒有一個機會來運用理智，後來却有一個機會，更需要用情感，那便是戚昌的建軍運動。

馬上有要人來參觀

戚昌的建軍，純粹是由民衆武力的而編成軍隊，我知道戚昌是北伐時代一個有名的軍長，他都願爲了前途而去做土匪領袖，我何以不可罪戾之人而參加這個運動而作戚昌的參謀長呢！我想在土匪生活中或者把我的舊習慣革除一些。所以便應戚昌之約而參加了。

在這次的參加，雖然有賭博，却沒有錢輸，大家純全是在企圖娛樂，至多在物質上輸了一隻雞或一條牛而已，平時的打麻雀都是欠債，我們「內話」叫

做打「記性」。便是說欠債的數目，看誰人記得清楚，根本就無錢付給的，如此一來，我便沒有興趣賭博了。

這樣的落草生涯，綠林况味，度過我兩年的光陰，終於編成剿匪（共匪）第×軍，而正式隸屬中央，我才脫離武昌而到上海來，想在這次軍隊苦難受過之後，重新再找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以便回去見我的父親，母親，那知我到了上海才搬進旅館五日，家中來了電報，父親辭世了！

這個惡耗給我的刺激，比天還大，我當時決心不問世事，因為要見我成名的父親死了，我便想回去依傍我的母親以終的天年，第二天，又接了大姊的電報，說母親因傷痛父逝而暴亡，這更使成了「抱怨終天」的孤哀子了。

我爲了父母雙亡，便想到何以不能在家一盡人子送終的責任，原來是爲了賭博而一誤再誤所致的，我無心在社會上，再作事業以博什麼功名，並且回家也無心了，只願意一躍黃浦江中，了此殘身，不想再在陸上污穢了乾淨的國土，幾次三番，我走到黃浦灘頭徘徊。

無意中我被那巍然獨立的和平之神感動了！我宗教的信仰，徒然恢復起來，我一人跑到禮拜堂中跪下祈禱，我向

上帝悔改，我還願把這不孝之身還是找點工作給社會服務，也可以把開罪于我的父親妻子之罰，稍爲贖回幾分，也想想把這應當毀滅的，「廢物」給我親愛的同胞利用，於是我投身一個「不要命」的團體，據說這種犧牲是爲國家民族的。

在團體中我們一組內，那領袖是個女人，她的名字叫瑤琴，是一個很前進有革命性的女志士，我很佩服她，她也在一組中認我是有爲有能的人，久不接近女性的我，不禁對她也發生了愛情，又忘了我去參加工作的原因。

瑤琴對我，真是特別優待，尤其在經濟上，她時時接濟我，我在應得的生計之外，她還有接濟，我很感激她，後來我知道她是一個寡婦於是我以一個無夫的資格向她進攻，並把過去的履歷都告訴了她，她聽了我的真實姓名，不禁火駭而又有大喜，她說：「久聞大名了！不意在這個團體中會了面啊！」

我因此以爲我對她有希望了，便更加努力工作，更要得她的歡心，可以說我是再生了，因此我又不願意犧牲我的性命，我只想得着她的親愛，或者我們會達到那樣「美滿」的一天。

我在這個環境中，她也覺得非常危險，到第二次會議，她就保舉我升了一級，而工作也就不危險了，我知道她的用意我感激她我更愛她了，當我們第一次的幽會時，我才知道世界上真有使人「銷魂」的女子，我願意把我所有一切去兌換她的愛情，去獲得她永遠的愛情。

在流浪困窮的環境，我有了只種非常「豔遇」。於是像做了一國元首那樣榮耀，開心，因了這樣的愉快的刺激。莫名其妙開始走進了回力球場。

暗回力球，我是一個外行，然而賭就黏了手，怎樣也丟不掉，我還不知瑤琴是那樣的怨恨賭博比較別的女人更凶，我在高興之際，竟公開向她說了，還約她去參觀，當時她並不發怒也高興地同我去了。

她和我坐在包廂中看了兩盤，比賽她並不買賣，我也不敢買，只叫了兩客大菜，且吃且看，她是一個體育學校的畢業生，所以對球藝，她很賞識，這是她初次的鑑賞，我們出場後她便警告我說：「這種地方，以後你不可自行去了，你的情感太濃厚，容易爲賭博所迷惑。」

偷布

(上) (街頭偶拾)

林鳳

我在街頭看到一幕悲劇。

四五個中年的大漢圍毆一個瘦弱的少年，他們把人類最大的憎恨寄放在拳頭之上，劈頭劈臉的打得很兇，一面打，一面掙回那少年手中的幾尺花布。那個被揪住衣領胸襟受打的，低頭默默地，如同一匹中伏野獸一般的可憐。站在馬路的兩旁，儘情欣賞這幕活劇的觀眾，據我的估計，足有五十人之多；他們盡了點綴這個戲劇性的場面的任務。

看樣子，那少年是爲了偷布失手而被打的。

他實在捱不起那陣如雨的拳頭，不兩分鐘，便頹然倒在溝渠邊，氣息咻咻地。歇了一會兒，慢慢地爬起來，一拐一拐的走開了。我心頭泛起一種莫名的悲哀，我想，人類果真如此的殘酷與冷淡麼？

亂世的人命雖不值錢，但無論怎樣便宜，總不致抵幾尺花布。偷竊固然是下賤的勾當，原不應助長這種惡劣的傾向；但爲了窮到無可爲生，逼得鋌而走險，而所偷的又是幾尺花布，那末，總有可以原諒的地方吧，何況失物既已奪回，「得饒人處且饒人」，這究竟不是難以饒恕的罪行。我不知道他們打人心中的感覺是怎樣，但普通一個心靈清醒的人，都會知道萬一那少年傷重身死，可能引起偌大的禍殃，而爲法律道德所不容許的。譬如他有父母妻兒，有兄弟姊妹，一向靠他過活，豈不是連帶便他們陷於飢餓與死亡，從古及今，從未有過如此嚴酷的刑罰，這和「抄家」實在差不多。

。法律當然不許這幾個人妄自胡爲，即使法律的制裁臨不到殺人者的身上，清夜自思，他們的良心能否担得起所造出的罪孽？

他們如果以爲自己具有好身手，決不肯放過任何一個公開表演的機會，那末，我以為這種表演還是拙劣得可憐，因爲對手的實力太不均衡了。四五個人圍住一個人毆打，已經背乎「費厄潑賴」(Fairplay)的精神；何況他的年紀體力不相稱的後生小子，在這種情形之下，委實沒有交手較量的可能。英雄事業值得歌頌的地方，不在乎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在乎從平等甚至不利的條件中獲得難得的勝利。大人和小孩角力，勝利是必然的，但孩子的哭泣，正是勝利者的羞恥。

儘管我們怎樣誇說自己的精神文化，至少在決鬥的場合我們不能不佩服外人的文明。當事情解決不來，而必須訴之於武力的時候，把一只手套拋過去，得到對方的同意，於是約好了地點時間，由第三者作公正人，用鎗也好，用劍也好，讓接納挑戰者揀好自己的利器，然後大家退至相當的距離，一聲令下，才開始施展自己的真工夫，拚個你死我活，分清孰執怨，沒有欺壓，沒有幫兇，何等光明磊落！這種精神，至今還一直遺存下來。大家打架，祇用拳頭，不會暗起飛腳；對手被擊到地面，待其起來，才再進攻，決不會趁勢傷人，公道道道地地務要對方敗得甘心，死而無怨。如果對方倒地，他便失去了作戰的同等機會，這就勝之不武。

但我親眼看見那幾位大漢在打人之後，挺

起胸膛，握緊拳頭，施施然而去，好像剛從競技場得勝回來的中世紀的羅馬武士，所缺少的祇是夾道歡迎的崇拜英雄的仕女們喝采聲。這就是中國武德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士何其少呢？中國倘愛發揮武力於這種不適宜的場合，該是極其可哀吧？

不過，我又覺得那被打的也太無志氣了。爲什麼時於超過自己所應得的限度的刑辱，不會稍爲揚起反抗之聲，而祇以無可奈何的神氣，默默無言地，忍受下來呢？「逆來順受」這句話含有濃烈的麻醉性的，是強者奴服弱者的法寶，我們必須反抗過份的凌辱與痛苦，不止在言語上，還須表現在行動上。我不喜歡中國人在事敗被執後那種低頭待決的絕望的神氣，其實事情或未必絕望到這種程度，倒是自己在別人未有行動之前，已先判定自己的死刑。弱者的命運並非註定要向強權低頭的，既然自己出而行動，觸法犯科，自有法律作主，然而法律並不握在那幾個人的手上。遇着這種場合，與其俯首任由他人毒打，我寧願甘心待罪於有司，因爲最嚴厲的懲罰，還不致幾乎奪去自己的生命。

我們必須把善惡的天平秤交還於最高的權威，萬不容少數人冒濫它的神聖。如果大家敢於反抗淫威，不肯聽從別人任意支配自己的命運，我想，欺凌弱小的事實總可以少起來吧。世間不知有多少人愛以弱小的呻吟作奠基石，來豎起自己功業的夾碑，我們得打毀它，要做到這個地步，應該有可殺不可辱的勇氣。



求全 (上)

楊火魂

「璇華小姐的前途，我相信，一定是光明的。她美麗，她又和藹，她有高尚的知識，她有持家的技能，……王老伯！你記住了，將來非得替她嫁一個十全十美的丈夫不可，那你也可以安享幾年清福，不枉你多年栽培她的心血。」一個親戚向璇華的父親提出這勸告，表示這出於忠誠的意見，但同時也含有一些些誇獎的成分。

「那個自然，我扶養到這般長大，委實不容易，況且我是沒有兒子的，我一生的精力，都集中在阿璇身上了。」她父親提到了女兒，一雙半開半閉的眼臉，睜大了許多，憧憬着未來的樂園，面上恢復了他青年時的愉悅的輝煌。

「不過這個年頭，子女的婚嫁，人們都抱着隨便的態度，任子女們盲目地胡亂地去選擇，叫做什麼……自由……什麼……愛，我是舊腦筋，記不清新字眼，我是很反對這種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的婚姻。但是有時候阿璇跟我撒嬌地吵鬧，我不禁又惹動了憐惜她的心，於是也開通了許多，後來纔決定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下面，再加上一個女兒自己的意見；明白點說：如果自己看對了，父母不對，不準；父母滿意了，她自己不滿意，也不成功，非得雙方都通過了，纔成立。我想，這是最好的方法，不是！」他一口氣說着兩全其美的議論，神經異樣的興奮，使他咳了好



看護婦：咱們的醫院在社會上是很有威譽的……這就是過去的成果！！

多聲嗽，嘴角上微微的想笑，可是沒笑出來。

「這是老伯新舊兼顧的高見，使雙方都沒有缺憾，真妥當！真妙極！哈哈！……」那個親戚曉得這是湊趣機會了，便拍着大腿，順口的附和了幾句。

「不見得！我是老頑固了……」他嘴裏算是歉虛，搖着腿不由得暗暗的得意。

真的，璇華在某女中裏，是品學兼優的高材生，又出落得格外的豐韶，在一羣女同學裏，她好比管領着羣芳的牡丹，又好比有香色的玫瑰，可是她沒有刺，很歡喜全人家來往。於是男同學中色情狂的，崇拜她的美腿，肥臀，和不盈一抱的纖腰；好學的欽佩她的學問，言論，和那種和藹可親的神氣。校花，皇后，時代女性，標準美人，這些尊貴的徽號，一致通過統統地替她冠上，她也無邪而自傲地接受了。

她的聲譽，一天一天的往上升，那些男同學們，想盡方法要接近她，有幾個膽大的，竟直捷了當寫了「我想做你的朋友，够不够資格？請你回答我，」的信來。在璇華對於這些糾纏，不覺得她們卑鄙，也不覺得他們可惡，只覺得他們好玩，雖然對於他們的要求中的作用，是明瞭的，她並不說穿，她只表示着「無所謂」的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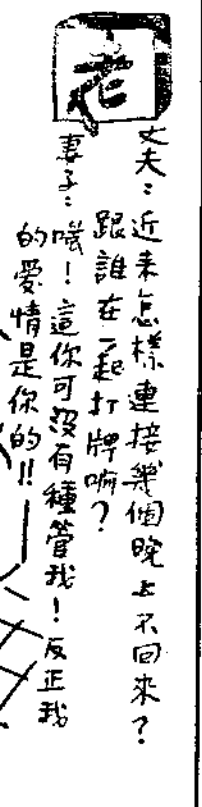
度，不即不離地，使那些男同學們個個患着「單戀病」；或者使他們低地虔誠地伏在她腳邊，靜候她的垂青，她有時候覺得他們太可憐了，報一個媚媚的眼光，去熨平他們想怨而不敢怨的怨意，於是琬華的一舉一笑，成了全校學生最關心的功課。

其實她對於未來的伴侶，理想中早已擬具了一個完備的模型，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田中，不讓別人知道，連父母也在其內；只有在深夜寂靜的時候，供自己細細的玩賞，考慮，和修改，她曉得這是自己切身的問題，非得慎重將事不可，要把這個擬具了的模型，放在千倍顯微鏡下，仔細挑剔它的病態組織，務使成爲白璧無瑕的偶像，她纔放心！

她父親和母親，也把這個女兒萬分地愛護，當作她一朵含苞待放散着清香的鮮花，有了這種清香，使她的二老感覺上，抱着無限的熱望，生命上似乎找到了些安慰；他們以爲這個鮮花似的千金小姐，需要供奉在明窗靜几的雅室裏，培養在淡雲微雨的氣候中，倘使落到了一個煞風景人的手裏，他們算是辱沒了這朵鮮花，同時，理想中的熱望，好比澆上了一勺冷水，認爲後半生最痛心的一件事，所以他們時常對女兒說：「阿琬！你交朋友，並不是不許你，但總要睜睜開眼睛，不要亂來，把終身的幸福，作爲孤注，這個時代，多危險啊！」琬華聽到了當然也明白其中意義的，她心裏說：「爸和媽你們別替寶貝的女兒擔憂吧！我已早就擬具了一個白璧無瑕的偶像了，你們決不失望的。」終於不好意思出口，只好對他們微微地笑着，作爲領悟似的答覆。

十九歲的一年，琬華在高級中學畢業了，親友們自然是個個都來獻上些諛詞，直樂得她父母合不上嘴，好像擺在前面千紅萬紫的勝地，可能地而且必然地，一天一天的接近了，他們祈禱着，盼望着這個未來的

勝地，早些降臨！琬華雖則尚未在社會羣中去打過滾，但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典型的男子們環繞着她，引誘着她，使她也學會了社會上所有的虛偽，假善，欺騙，奸詐，她對於待人接物，用盡方法來勾心鬥角，她懂得怎樣衷心想笑的時候，偏偏不笑，而在悲哀悽楚的時候，反而狂笑，她又知道怎樣在人們的眉眼中，猜測他們的內心的動機，怎樣在人們言語中，尋求他們的反面的意義。於是追求她一羣的男人們，被她操縱得服服貼貼，像幾頭可愛的小羔羊，要叛亂是談不到了，要美滿的收穫呢，更是夢想；因爲在琬華的心目中，認爲他們是無足重輕，不值一顧的。



丈夫：近來怎樣連接幾個晚上不回來？
跟誰在一起打牌呀？
妻子：哦！這你可沒有種管我！反正我的愛情是你的！！

不過有時候，想到用他們來裝裝自己的聲威，助長自己對於友朋間的地位吧了！而那些男人們，個個懷着鬼胎，懷疑地問着自己：「這個密斯，對我究竟沒有意思？」結果都有點摸不清楚，只有虔誠地默禱佳運降臨到自己頭上，即使琬華的偶一顧盼也好。

三

有一天的晚上，她母親在琬華房間內，低低地向她報這個喜訊；

「阿琬！你已是二十歲了，我們是只有你一個，很想把你嫁一個稱心滿意的官人，我們也有些靠傍；現在湊巧李家伯伯來替你說親，說他有家親戚姓周的，家財很是殷實，不動產也不知多少；阿琬！你倘使真的嫁了過去喲！保管你一世吃著不盡，李伯伯你聽得他素來不會撒謊的，……並且那家的父親，是在XX銀行裏做協理的。」

琬華表示不願聽，而却全部都聽進了耳鼓，同時，還聽到自己心裏別別的搏動。

「我同你的爸，認爲這件親事，是很門當戶對的；不過要你自己去稍一相親，徵求你的同意。……」她母親用這小孩子的神氣逗着她，她

是無疑的默認了。

那一天的午後，相親的結果，她把那玫瑰嘴唇擦得高高的，走進了客堂，只叫應了一聲「媽」，憤憤地跑上樓，到自己的臥房裏。她母親知道風色有些兒不對勁，慌忙上去反覆的詢問她。

「那個男子，使我看見了，老是不高興，鼻樑是塌的，眼睛是眯的，一頭濃黑的頭髮，雖則被「司丹康」塗得光亮，但總掩不上眼後一個大疤，一身累累堆堆的肉，胖得像小牯牛，那件西裝，好像圍在木桶上一般；……媽！你看見了，真要活活的笑死呢！他雖有老子的臭錢，誰希罕？說不定將來他會中風死的。」璇華給了媽一個考驗的報告，她的媽默然了。

過了幾個月，她父親又向她提議這件事：「現在又有金先生來替你做媒，有兩家；一家是姓陳，人品再出眾也沒有了，家道也小康，那個人管教你一定滿意，真所謂潘安再世，子都復生。」她父親說了兩句古文，不管他懂不懂，繼續地說下去：「還有一家姓……姓什麼？……噢！姓沈，人也不錯，他的父親，是在×埠開紗廠的。阿璇！你明天同金先生去相一相，好不好？做爸爸的，為你這件事，正是費盡心機呢！」

回答是一個有意無意的微笑，頭略為點了一點。出乎意外同金先生回來後的結果，也和從前那一套，經父親細細的探問，她總含譏帶諷的說：「不用說了，那姓陳的，外表上雖還過得去，但是我看他，不像一個誠實的青年，浮滑，虛偽的惡習慣，沾染得很深，並且連高中也沒有進，知識是貧乏得可憐的；爸！我聽你常說，一個人最要緊的就是「誠實」，像這種人，我就不愛和他做朋友，不要說……爸！是不是？」她父親聽了這種侃侃的論調，沒法駁她：「那姓沈的，年齡也太大了，我聽醫生說；夫婦年齡，相差太高，非但彼此感情



上，不能起共鳴的作用，從衛生方面講，也是不合理的；並且瘦削的身材，文質彬彬的神氣，背部老是有些兒彎曲，我恐怕他已患有肺結核初期的象徵，爸！我不喜歡癆病鬼似的沒有男子氣的青年。」她父親聽完了，默然的踱到房外。

自從王家璇華小姐準備配親的消息，傳出了後，親友們無形中起一陣大騷動，他們以為替這位美麗能幹的璇華小姐作伐成功，是有無比的光榮的。同時，親友間或同學中，一羣沒有配偶的青年的心靈上，也起了一種異樣的震盪，對於這位密斯王，都抱着占有的野心，他們不惜賄賂，運動，似競選般的，各顯着神通。於是王府的門庭，出出進進的人，頓時熱鬧了許多，王老先生也滿面春風，不住的打躬作揖，迎送那批來來往往的人；到了晚上，把那些送來的照片，送到女兒的房裏，給她總審查，一面還給照片上

的那些人，來一個補充的說明，如——姓名，年齡，籍貫，職業，履歷等。她母親呢，自然也參加些意見，她用閃電般銳利的目光，各個的掃射一下，最後她把一大疊的照片，包好了向父親門前一推。「爸！你歡喜那一個呢？女兒是一個也看不對」。說完便倒在床上，裝出天真的笑容，心裏想；那些人離開那「白璧無瑕的偶像」太遠了。

成批的照片送了進來又回了出去，結論自然是有的。譬如：年齡太大啦！體格不强壯啦！學問不高深啦！面貌太那個啦！遠的地方，嫁出去太不便啦！家世不佳，門戶不當啦！兄弟姊妹太多啦！沒有固定的職業啦！而職業之中，也可以分幾種：像政界呢！「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升降不定啦！軍界，是太危險的哪！商界，市儈氣又免不了的啊！學界！似乎是最接近些，可是中小學教師，生活太清苦，大學教授，架子

又太大；自由職業呢！吃空心飯，太沒有實際了。這些，都成了最適當的推托，而那些作伐的人，雖不免掃了興，可是仍不憚麻煩的來走動，不過不像先前那般脚健了。

未落選的人，對落選的人，露着矜矜之神色，落選的人，對未落選的人，含着無名之醋意；結果，未落選的人也落選了，於是落選的人皆大歡喜，新落選的人垂頭喪氣。基於同病相憐的結果，他們也聯合起來，站在一條戰線上，對璇華小姐一致攻擊，這是由愛慕的心理，一旦轉變為嫉妬。有的說：「她沉默，是陰狠的表現，她和露，是虛偽的裝腔，她的愛美，是淫蕩的象徵，她的學問，是誘騙的工具，……」有的不耐煩的竟罵出：「她媽的，誰希罕這臭妮子，驕貴得像女王，讓國府的主席來請教她，封她為國母吧！」

的確，王府的門庭，漸漸地冷落了許多，作伐的人絕了跡，實在因為條件過於苛刻，足够使她們有些頭痛，「熱心人招來脚步多，」他們也深深地領會了，不過王老先生還在盼望着一個較佳的乘龍快婿。

「你別心急呀！這是『姻緣』，五百年前，早已注定了的，待『姻緣』來時，馬上便會一拍即合的。」王老太太也發表了五十年來一貫的哲學意見。

五

無情的歲月，帶走了璇華面龐上的青春，更帶來了她二老頭髮上的銀絲，可是他們一家人，仍舊是三個，前年是如此，去年是如此，今年也是如此，或許明年，還是如此；雖則替王小姐說親的人還有，但她母親時常嘴上所說的「緣」，終究沒有來到，所以璇華一直到今年二十六了，還沒有出閣。

在璇華呢，覺得近年來她的周圍，也有些改變，幾個似蒼蠅般常日



追隨她的人，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然褪色似的不見了，這本不值得奇怪的舉動，可是她向來受人家的崇拜，成了習慣，突然發現他們這種不敬的舉動，從未受過這樣打擊的。她細細的檢討他們逃亡的理由，手腕不靈活嗎？不，她自信多年的社交，增加了她不少的智慧，周旋進退，處處中節，當然要比初離學校時老練得多，準可以使他們心悅誠服，為何却反而無情地叛亂呢？最後她在攬鏡自照的時候，她發現頰上從前天然的少女紅暈，已褪成了蒼白，現在是全用人工的脂粉，來煊染成的了，面部也不像前幾年的豐腴，額角上也有幾條隱隱約約的紋，她於是找到了他們逃亡的因素，她悵悵地長歎了！

並且她過了好幾年處女的獨身生活，心曠上常起着一種不可抗的「力」，給她多少的煩惱；她先前雖也有過這種感覺，但很容易地把牠制伏下去，現在却一天一天的增長，無法把牠消滅。春來了，大地披上了錦繡的外衣，看到了使她傷感，長夏的蟬聲，她又憎恨聒耳，她可憐秋夜的月色太淒涼，她厭惡冬季的冰雪太蕭瑟，總之，她陷入了這個煩惱的網，而不能自拔。她不禁暗暗驚訝着自己的變態，這變態的所以然。還因這種不可抗的「力」在作怪。

她先前是崇拜着「白璧無瑕的偶像」，現在她却方針轉變過來，認為「微瑕」也好，或者有點點點也不妨了。好比她的一對眼睛，先前是生在頭頂上的，只看見天上美麗的雲霞，看不到地下匍匐着的螻蛄的。現在是至少移下到額上，能夠向左右前後瞧一下了。這一個今是昨非的醒悟，當然一半是由於感覺到青春的消逝，一半還是那種不可抗的「力」教她這樣，她想：最好的辦法，只有「降格露偶」，以求自己將來的歸宿，她便當這樣的決定了。

初階的片斷(上)

焚軍

周老師把板子猛力向桌上一拍，吼了一聲：

「重背！」

不提防安置在桌上的老光眼鏡給這一嚇，直跳了起來。

周老師趕快把板子放下，兩手抱住了這剛要落在桌面上的老光眼鏡，反覆地看了幾遍，才又吼了聲：

「重背！」

正在背着小學國語第六冊第十三課「怎樣做個好學生」的高金寶，直嚇得默望着周老師，小小地心竅在撲通，撲通……地跳。

——操你舅子的，老子也沒錯，為什麼重背！

高金寶氣得想罵周老師一頓，但沒敢罵出口，這句話祇在喉嚨管裏打個滾，就給高金寶連着唾沫壓下了肚。

周老師把教科書打開來，看了看，然後厲聲說：

「該死！不用功的東西，替我從『第二』，我們要服從師長的指導……」背起。」

周老師把視線由教科書上移到高金寶的臉上，但是一看到高金寶還是在默望着自己，便又罵了起來：

「還不替我背下去！不要光看着我，我臉上又沒有字，該死！」這一弄，高金寶像給掉在迷湯裏似的，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起來。

——媽的！老子也沒背錯，明明是和書上一樣的。

高金寶把垂在桌面下的小手慢慢地抬起來，預備偷偷地打開那本放在桌面上的小學課本，來看個究竟，但是馬上又覺得周老師的兩隻眼在瞪着自己，於是便把那隻正在朝上抬的左手，變換了目的地，很快地移到他那滿頭大汗而且發着光的小腦袋上搔了搔。

——管他媽的三七二十一，背下去再說。



高金寶咬了咬牙。這一次他倒沒有背錯，可是不知怎的，底下的最末那段什麼「我們如果把上面的幾點都……」的，却一時記不起來了。高金寶不免又搔了搔頭，放出一副求救的樣子，把腳在課桌底下踢了踢坐在他左手的鬚鬚頭吳有發。吳有發揉揉眼睛，順便偷看了周老師一眼，啊！這一看倒嚇他在座位上直哆嗦起來。

原來周老師神乎其神地發現了這秘密，正在怒目瞧着吳有發。旁邊不知是誰低聲的笑了起來，又尖又俏，並且還很容易聽出來這聲音是由手帕什麼的遮住了嘴躲在嘴巴裏的笑聲。

這笑聲明明是針對着吳有發和高金寶而發的，但是他倆這時都不敢發作，僅僅在肚裏不約而同地罵起來！

「媽的，又是張秀英這賤X，下課非捧她不可！」

吳有發並且擠了擠鼻子。高金寶正想再繼續向吳有發求救，不防周老師的教板已在講檯那邊聯珠價的響了起來，周老師也隨着這教板的響聲嚷着：

「滾過來！滾過來！」正在這時，救命的來了，外面下課鐘很動聽地響了開來，每一響的尾音，還抖抖的響着很悠遠的聲音，使聽到這聲音的人有飄浮在雲霧裏的感覺。

旁的教室裏隨着這鐘聲響起了一陣「啊……」的叫喊聲，像瀑布似的朝着高金寶這間教室裏擁。

吳有發他們都很羨慕地望着窗外，並且不知是誰還嚥了口唾沫。

周老師用板子指了指高金寶，然後說：「明天再和你算帳，今天……」周老師來不及的在收拾教科書，作文本，老光眼鏡什麼的。

高金寶趁着周老師在低頭收拾東西的時候，向他做了個鬼臉。

二

周老師剛跨出教室門，高金寶便抱着吳有發跳了起來，那知跳呀跳的，高金寶的嘴一下子給碰在那張發亮的鬚鬚頭上，並且把高金寶儲藏在鼻孔裏的黃鼻涕帶點綠的鼻涕也擠了出來，沾在對面的鬚鬚頭上，於是高金寶啐了口唾沫，狠命地把吳有發一推，而沾在鬚鬚頭上的鼻涕也給拉得很長的才斷。



日本名士漫象

橫山隆一畫



蠻子營的故事 (續)

(九)

淳

但它的陷阱永不能如意的完成，使它到底不能伏着不動享受啖殺那不幸俘虜的快樂，這位少年軍官，馬團長，本來應該快樂的，但他不耐煩這裏的生活，平板，呆鈍，枯槁，單調，等等缺色彩變化的情調。他的步隊，老是呆在這山僻的小縣，好像一把擦得晶亮的鎗枝，却偏放在一個偶像手裏一樣。他覺得自己是受屈，十分不高興。他見了部下的僚佐，和弟兄們，使他頭痛。他們在面前，馴伏得像貓一樣，離開幾尺，便活像生龍活虎得。他們的戀愛，沒有結果，他的靈魂，給這個小城裏的兩個婦女，拿來支解。每個人，拖着一邊手脚，儘力拖向自己方面。他想雙方面承受却又想雙方面拒絕。但又想在其中方面之一，接受她們的美饌。他陷於苦惱迷惑的境界。他懷喪着個她們用情，但一轉念，若沒有這些戀愛的的生活，來調劑，這裏快要變成沙漠了！他一天，要往在這裏，便沒法脫離這兩個婦人控縱的魔力。也許他自詡說，能駕御一枝兇猛的部隊，但他自然變為情場的俘虜。他越想找尋情調的變換，然而能引導他到的，却不是一個清醒的環境。在這幾個月當中，他的精神安慰，抵不上，遇着戀愛上難題解答的苦惱。這時，他才啞然自問，我真要自尋煩惱麼？這只清醒了一刹那，及遇到從職務上發生什麼困難和不如意的事，為它苦惱時他又需要回到那兩個婦人手上。你說婦女們也許比男子快樂吧！且看這裏兩個女人，怎麼樣哩！三姐，人們只看見她正當青春的黃金時代，少女們妒忌她的顏色，青年們，追求她的愛情，但她却要竭力，躲避她的追求者。第一她要逃避張大鼻子的纏擾。耳朵聽着他的聲音，便趕忙隱蔽起來，他却意外地狡猾，明知她是逃避自己，不介意的走開，等到她露面時，又突然而來，令她閃避不及。在這樣場合，也不知多少次數了！他是這樣，自己越要躲避起來。雖然是格外戒避，反而碰面的機會越多，這少女有點敬私的里性了！母親常見她躲在暗地裏哭泣，母親雖是痛愛女兒，但總有點袒護張大鼻子，家庭便難得在這裏尋點安慰。她姊姊到來，總要誇說張大鼻子一番。她哥哥有時聽了，便要着實的向她姊姊挖苦幾句，兩人又衝突起來，最後她賭氣一走，便結束這類口舌。只有到黨部的民衆學校，那時，是回復她少女的本來面目。這裏是另有一個



天地。她能接觸青春的心，這顆心多少是未被世故侵蝕的，這裏充滿青年男女的笑聲，這笑聲是毫無掩飾的。因此使這一塊小天地異乎外圍的空氣，她自然需要被歡笑所包圍，她少女的驕傲，在這裏表現她的價值。在這裏，有許多女同伴，也有愛她的，也有嫉妒她的，有許多青年，都是她寶座下的俘虜，這些俘虜，她並不重視。她選擇這位少年軍官，沒有引起劇烈的競爭者，有力的競爭者，只有張大鼻子吧了！她雖然是熱烈愛慕。幻想她是傳奇中的人物，自己好像被這幻想支配，似乎化身在這浪漫傳奇式的氛圍裏活動。她感覺他是個偉大的人物，他的學問。和能力，都是自己和周圍這許多人不能想像的。他告訴自己所經歷，幾乎令她不敢置信。她便覺得自己，真是像生長在侏儒國裏，所見所聞，一切都是渺小，自己也像許多侏儒一樣，同等渺小可憐。她要俯伏在這少年英雄的腳下，雖是這樣自卑，但總覺得是值得。但是她的幻想，超過地的活動。她的熱情，超過她的勇氣。她每逢見他面時，臉總是潮紅，盪得像發燒一樣。心房突突的跳動，要拿手來按着胸膛，才覺得舒服。他走來和自己說話，她覺得甜蜜不過，但要到自己說話時，便半句話也說不出了！他常常故意延長說話的時間，給許多機會，挑逗她說話，但怯弱和害羞的根性，把許多自己心裏想講的說話，也不能流利地自由表達。她心裏乾急，越是急，說話越不容易出口，使她常常會哭泣起來，這種突然的變化不免令對方吃驚，以為自己說話有什麼不對，趕忙向她解釋。這可憐的女孩，社會對她是未經訓練的。自由戀愛的技巧，自然更來得幼稚。她雖然選擇了戀愛的對手，但不知道怎樣把握它。於是許多機會都錯過了！許多時間都糟掉了！她為這問題惶惑苦惱，甚至哭泣和失眠。這裏，要算劉大奶奶最快活不過了！她既不像張大鼻子和馬團長兩人，會被職務和責任的問題所發生的事情而煩惱，又不像三姐一樣，受家庭整天叨聒，不休。她可以自適其適地任意恣縱。他被大都市的風氣所薰染，有些獨立不羈的脾氣，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她既懂得戀愛的滋味，也懂得戀愛技巧。但她慣於豐富的物質享受，她特有的漂亮，便全是優裕的物質所裝點成的。沒有這份豐富的遺產，也許會安份些，不會被人所愛，和愛人，生出許多枝節來，這一頭不羈的馬，財產便是她的羈勒。她以前對馬團長的戀愛，是一往無前毫無顧忌的。自從聽了陳九太太那一席話後，倒有點憂慮了！

張大鼻子，聽了陳九太太報告劉大奶奶的態度後，對各方面的進行，發生一種有力的希望。他把老高的問題，暫時放下，他要對付三姐那方面，想得個眉目。她明白三姐和馬團長的關係，雖然雙方很為接近，但仍未達到成熟的程度，若在結合以後，無論對她那一種活動



，都沒有希望了！他一方面，對她的家庭，——母親和姊姊——加緊他軟化的工作。他的請求，變到哀懇的程度了！在他以為並沒有失去他的體面，許久以前，已經將金錢將她們的情感和理智買過來，她們將他的身份，看成自家人一樣。身份和別人不同，體面自然沒有什麼作用了！他說：「自己對她關照的動機，純然出於愛護的善意。一個清白的女孩子，在這惡劣環境中，需要有力的指導人。若她能和自己結婚，是最好沒有了！不但生活不成問題，就她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她們自然極力來敷衍。他。問她的近況，她姊之搖首說：「這娃子近來有點異樣，整天不在家。在家時，便哭喪着臉，一言不發！」到底不明白她，是甚麼主意。聽說馬團長很歡喜她她大概要造團長太太了！」張大鼻子冷笑說「她真是造夢！連你也是和她同樣造！夢聽說團長快要結婚了！她當真要當姨太太，也未嘗不可的。」她們齊連問是誰？張大鼻子將團長，和劉大奶奶的關係，說箇痛快淋漓，還未說完，三姐從外面回來，她見了張大鼻子，面色便立刻很不甯靜，想回避也來不及，只好冷冷地招呼一下，便一直跑進臥室裏。他姊姊，那時趕忙向她說，你也來聽聽團長的歷史吧，說時，眼光和神氣，滿含着譏諷和嫉妬，三姐明白她的意思，自然有點怒意，不過聽說關於團長的秘密，打動她「這好窺探別人秘密的天性」只得啞噤一時。忙說，你說團長什麼哩？她姊姊催張大鼻子從頭細說。這箇「說謊者」又繼續將這段戀愛故事，描畫成有聲有色。未後，還嚴肅地說，這事大家聽了，應替自己保留秘密，現時雙方，都不願意公開。說的時，害了三姐，見面色慘白，嘴唇緊閉，坐在這裏，活像石頭刻的石像一樣。他覺得很快意。

她姊姊聽了張大鼻子說完後，對三姐說：「你還說團長這人，人格高尚，他高尚在什麼地方？他貪劉大奶奶的家當，便和她結婚。給婚後，金錢到手了！又和別人甜言蜜語了！你休要錯了念頭！」

三姐站起來，聽了姊姊奚落自己那句話。怒氣幾乎塞住喉嚨，臉上顏色潮紅起來，把臉沉下對她姐姐說：「我的念頭並沒有錯！便錯了！又怎麼樣！我愛他，縱是他甜言蜜語，我還愛他的甜言蜜語，又怎麼樣！」說時，兩眼的淚點，忍不住簌簌的吊下來。便跑進自己的臥室去。

這幾個人，再沒有說別的話便各自散了。

三姐，果然受了他們的暗示，她精神萎靡下去。沒有像往常起勁地到民衆學校，就見了團長，神氣也很淡漠。他竭力周旋，反惹起她哭泣，再疑惑地追問，她便走避開去。這少年



德富蘇峰氏



吉川英治氏



山本有三氏



本國坊子氏



吉川英治氏

軍官心裏懷喪，對她性情，很懷疑惑。

劉大奶奶。並沒有將陳九太太對她講那番說話忘記，但也沒有乖機催促團長將結婚的問題討論。她需要戀愛，同時也需要財產。一天他倆又在一處。這少年軍官，爲了三姐近日態度捉摸不定，使他好幾天甚麼事情都不快活。正喫完飯，還喝了幾杯酒，臉上漲紅的，眼睛直視，一語不發，在這裏納悶。他往時，喫了幾杯後，總歡喜引吭高歌，興趣很好，這幾天，說話都不好講。問她的話，只簡單的說幾句，不像往常，滔滔不絕地，說個不休。劉大奶奶見得怪詫，便問說：

「今天的酒，吃得太多了麼！唉！又在想什麼心事哩！」

「唉！沒有什麼？我覺得帶兵沒甚意思，成想離開部隊，到南京去找點事情，倒比呆在這裏。活動得多」他說到南京，精神倒像興奮起來。昂著頭，瞪大眼睛，有點出神的樣。其實那一剎那間。三姐的問題，還是在他腦子裏糾纏不清。他不想自己心事，給她明百，故意將精神抖擻一下，以祛她的疑慮。

她慢慢地走過來兩人，便倚地坐下，她望著他說：「我也和你一道去，行麼？」怎麼不成？我感覺在南京快活，我想你也覺得吧！這裏物質的享受不要說，連找箇把談吐像人的也沒有全是沒出息的東西。生活太沒有意義了！況且我在部隊時間太長了！老實說，有點厭惡這種職務。」

「你真要走哩！還只是說說，不見得是當真吧！那麼！你的戀人怎樣？」她笑嘻嘻地問。

「又在開什麼玩笑了！什麼戀人不戀人！你說誰是我的戀人？」他那時，有點皺眉的樣子。

她豎起三個指頭，說：「這個，你敢不承認麼？人們說，你們倆很要好，你和她要訂了婚了！你擔任她讀書的費用，要她到開封女中念書。她家庭的負擔，由你負責，等她在女中畢業後，才結婚。大概說得對麼？」她還是微笑的問。

他極力否認，沒有這事。他只承認，三姐是他的朋友。從來沒有想到和她更進一步發生別種關係。他握着她的手。低聲地說，他心裏只容許她單獨存在，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

「算了吧！你們這些三W教的信徒，我不過是你的臨時玩具吧！不過你要當心！那小



長谷川如是 門氏



西園寺公經



石黑敬七氏



久米正雄氏



林銑十郎大將

娃子追求的人很多，蠻子營的張大鼻子，是我們縣裏唯一的惡霸，追求她，已數年了！千方百計，務求到手，才肯罷休。你磁着這樣的情敵。你要當心點！她斂了笑容，很嚴肅地說。

「我知道這傢伙用意很久了！若真是情敵！還容許他現在存在麼？」

「你對我的愛情，有什麼保證哩？」

「人格和生命。」他誠懇地說。

「要事實才算！」

「你要我怎麼樣哩？」

「我要和你永遠在一起。你到什麼地方！我隨你到什麼地方！」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滿意極了！但你家族和財……」

「這算得甚麼？在不可能時候，難道我不能犧牲了麼！」

「你愛情的代價太大了！恐怕你將來會失望。」

「為你我是不會失望的，只恐怕你給我失望了吧了！」

「我保險決不會！」

「你真想離開部隊，到別處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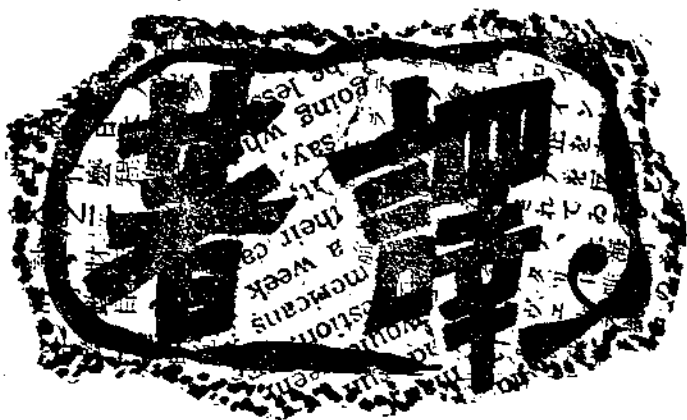
「如果別處有更好的發展，為甚麼一定呆在這裏哩？」

「我想你的事情，並不是一件好差事。」

「事情是麻煩透了！第一是爲了錢，第二也是爲了錢，第三畢竟還是爲了錢。公的，私的，都爲了錢，以致許多事情不好辦。我們是窮部隊，却偏跑到窮地方，又遇着這窮軍頭。你想還會是一件好差事麼？」

她尋沉吟了一會，說：「沒錢確是成問題的事。我明白你的爲人，一卸事，袋裏一個大錢都尋不出。這還成麼？這地方雖說是窮，可是那一個防軍的官長來，誰不括一些回去！因爲你平日，自高自傲，看那些紳士門不在眼內。開口閉口便是土豪劣紳，全不給他們一點臉。他們從使平白有錢要雙手送給你，見了你這臉面，也縮回了，其實何苦來，你不過是防軍，像過路的客人一樣，爲什麼要結怨他們？這些孩子氣，是要不得的。我指示你一條生財的門徑。不過這辦法，你一個人造不了。」

「哦！你到來教訓我了！像張大鼻子那一類怪物，難道你還說他不惹厭麼？不過你說生財的門徑，我倒要領教。」



「科學姻緣」(上)

柳若譯

笑話中的笑話

信博先生從書店裏懷着微笑跑出來。這是他剛纔站在書店裏的書架傍，讀了那本雜誌裏面的「科學家的趣談」的緣故吧！那段「科學家的趣談」的確是一件很可笑的記事，內容敘述某有名的理學博士在火車裏忘記了自己要到的地方，却打電報到家裏去查問，他的太太回電說「請看看車票吧」，他纔明白起來。大概終日埋首研究的科學家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吧！(哈，哈……真是……)信博先生看完了這段記事心裏這樣想：(不論怎樣埋首的科學家也沒這樣的笨人吧？)

實在信博先生，他也是一位研究科學的人。他在X理化學研究所服務，現在研究着發光菌的新進學士。說起發光菌好像很不容易懂的東西，明白點說就是螢虫尾上發光亮的細菌。信博先生所研究的就是用人工來做的發光亮的細菌。用人工做出像螢虫的尾巴光亮一樣的東西，把它放在玻璃瓶內可以做電燈的代用品對於現在節省電力的戰時下的日本，這種貢獻不知要得到怎麼樣功績呢？況且這個光亮又沒有熱力(若有

熱力則螢虫的尾巴會燒壞了！)所以作為火藥庫的照明燈是很好的。他現在正努力於這個研究。(所以，總不會忘記自己要到的車站這回事了，哈！哈！)

信博先生微笑着跑出書店兩三丈遠的時候，聽見背後有急速的脚步聲及一股香氣直逼而來。

「喂！對不起！」一位年輕女子的聲音。信博先生翻身過來看，原來是一位穿着出外的衣裳頭髮燙得很漂亮的小姐。美麗的臉兒浮着微笑。信博先生覺得莫明其妙。因為他和她素不熟悉。她也許看錯了人吧！

但是沒有看錯，她臉面緋紅地很不好意思似的，

「喂！很對不起——」

「啊！」

「那本雜誌的錢還沒有給——」

「雜誌嗎？」

這位小姐指着信博先生的背下說，信博先生隨着她的指示看見自

己的背下挾着一本雜誌。啊呀！徒然地吃了一驚，不好了！他發覺剛纔所讀那本笑話的雜誌不知不覺地挾出來了。該死還沒有給錢。因為研究所圖書室的書籍他看到有趣味的都可以自由地拿出來，所以這個習慣竟不知不覺地在書店演出了，研究所的書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對街上書店的書不給錢拿出來就是偷竊行為。偷竊人家的東西怎麼能成呢！

信博先生惶惶地脫下帽子來了。

「啊呀！很對不起！我真是一時糊塗——在馬路上不便說話，還是回到店裏去說話吧！」信博先生很怕被路上好事的人們曉得難為情，故意這樣說了一下。小姐却很客氣地回答說：

「不敢當！請你把雜誌交給我得了——」

「不！非充分地說明給你們了解，我心裏很難受的，還是到書店去好！」信博先生說完便往前跑回書店裏去。

書店門口站着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信博先生看見她就想起了剛才走進書店的時候祇有她一個人坐在櫃裏面，那時候這位小姐纔進來。她說「伯母你好！」我想大概這是老太太的姪女兒吧！「美禰！妳進來吧！」老太太這樣說。信博先生在這位美禰小姐進入書店不久的時候就出去的，後來美禰小姐追上來，這大概是老太太的吩咐吧！

在店門口不好說話所以信博先生一直跑進店裏面去，老太太的神情好像很怪怨她的樣子。信博先生很自然地拿出名片給她。

「老太太！很對不起。這是我的過失，但我是在此地辦事的人，絕對不會有意來偷妳的東西。」

「我看不出，美禰妳看吧！」老太太把他的名片遞給小姐看。名片印着下面兩行小字：

×理化學研究所技師

理學士 松井信博

美禰小姐看了名片的小字，她的臉上立刻起了紅暈，胸部別別地跳動着。

皮夾子

「他在甚麼地方幹事的呀！」老太太這樣問，她不曉得她姪女兒的

面紅暈着，他也不曉得。

「×理化學研究所」美禰回答的聲音帶點兒顫動。老太太聽她說了，就微笑着說：

「×理化學研究所？——很老實的人吧！」

信博覺得很開心便說：

「是的，不是有心要做小偷。祇是我不大當心，而且科學家大概都有一點兒傻的——」

這樣不能恥笑忘記了車站的博士了，信博這樣想。

「無論如何，我總要把這本雜誌的價錢給妳，請妳諒解！」

「不！不用客氣！」老太太忽然變了很好的面孔，向着她的姪女兒微笑着說：

「美禰！研究所裏面的人，妳可以問一問他，大概曉得他的事吧！」

「伯母！不要問了！」

「怎麼呢？問他們同事的人不是比較好一點嗎？」

「甚麼事？」信博先生問她，他想為她効一點勞。

「不！這是婚姻的大事，今天晚上就要給她介紹的。」老太太着急地說。

今天的美禰小姐穿了美麗的衣裳，細心地化粧大概都是為了這件事吧！

「對方就是你們研究所的人呀！」

「那一個呢？」

「他叫做甚麼名字呀，美禰？」

「你不要多問了，伯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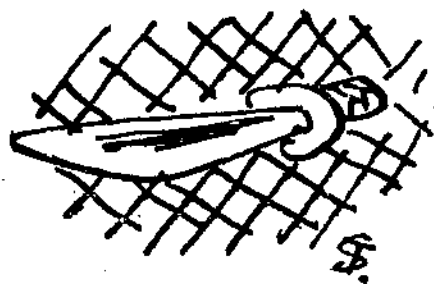
美禰小姐很害羞的樣子，她偷看了信博先生一下，臉上愈發地紅起來了。信博先生心裏想，她真是漂亮的小姐！

「問問他怕甚麼呢？」

「不要問吧，伯母！我不願說呢！」

「啊！松——不曉得叫做甚麼名字？」

「松本先生嗎？」信博先生再問。



翁文恭日記中戲劇史料評輯 (中)

二 渠

光緒九年癸未六月二十五日，昨夜晴晨入時微雨，黎明又雨，退後未到直房，徑出景運門，由九龍壁入皇極門，至穿堂軍機坐俟。辰初一刻入座，在東邊第三間，二十年來，由第五間至此，鈞天之夢長矣。一間惇恭兩王 二間惠王 間尙書等九人 五間 (按) 此記同時聽戲之人，且有無限感歎 毓慶二人兩邊略同

光緒十年甲申十月初八日，逢皇太后五旬慶典，在甯壽宮聽戲十二齣，長二十八刻。

初九日，自初五日起，長春宮日日演戲，近支王公內府諸臣皆與，警者薛福辰汪守正來祝，特命賜膳，賜觀長春之劇也。即甯壽宮賞戲，而中官擲笛，近侍發場亦罕事也。近數日長春宮戲，八點鐘放散。

初十日，甯壽宮聽戲，云有小伶長福者，長春宮近侍也，極儂巧，記之，此輩少為貴也。

二十日自前月二十五日至今日，宮門皆有戲，所費約六十萬。一切典禮在內前居撥戶部四十萬。戲內燈蓋等，俗名用今年同昨內府尙欠各處二十萬。

十一萬，他可知矣。於甯壽演宮九日餘皆在 (按) 張元濟先生

翁文恭日記跋云：「史稱光獻性慈儉，嘗諫止仁宗正月望夕張燈。宣仁聽政，即散遣修城役夫，止禁廷工技，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是自奉至約也，而公之時內廷之供奉何？如 (參看第二十三册九三四頁及九十六頁，第二十七册七十九及八十頁。) 其所謂二十三册九十三四頁及九十六七三四頁及九十六七頁，即為此所輯慈禧五旬大慶之事。先生之意，謂宋代母后攝政，如光獻太后宣仁太后等，不但賢明仁智，且又自奉儉約，不事鋪張。今觀慈禧太后之自奉為何如乎？只一五旬壽誕，即演戲至二十餘日，所費至六十萬之巨，其奢侈之態，與宋代兩賢后相較，恰得其反，文恭之所以記此，乃正寓其無限之憂慮也。又當時本有昇平署太監為專備演戲之用，而太后所居長春宮近侍，又無不學習戲曲冀邀慈眷，即世所謂本家者，復不止數十人之多，則慈禧之荒於聲色，於此可見其大概矣。」

光緒十五年己丑年六月二十五日，聽戲，戲長卅刻餘，撤去一齣，換去一齣，奸遁改絮閣。

做新戲老

光緒十六年庚寅六月二十五日，是日起，三日賜聽戲於西苑之純一齋。齋在豐澤園之西，有門曰靜后，歷三層殿始至，水座也。兩廊十一間，以七間為王大臣等座，列氈墊兩層，每間約六七人，余在第五間也。較甯壽宮為偏仄，且係地座，無高橙，終日盤膝，不能去帽。每入座必一叩首，〔按〕節禮亦繁矣。此記在純一齋水座聽戲之事甚詳，並見當時禮節之繁，實有令人不堪其苦者。

光緒十八年壬辰六月二十六日，甯壽宮聽戲。舊例宮內戲，皆用高腔，高腔者，尾聲曳長，眾人皆有古意。其法曲則在高腔崑腔間，曲文則張得天等所擬，大率神仙之事居多，真雅音也。咸豐六七年，始有雜劇，同治年間一用法曲，近年稍參雜劇。今年則有二黃，亦頗有民間優伶應差如所謂石頭莊兒者，兩日皆見。二黃語多優雜不倫蓋三十年來所無也。〔按〕按高腔崑腔，為國內通行之腔調，歷來談戲曲者，多能言其源淵，惟此所謂法曲，則外間尙少知者，據現存一般內廷諸供奉云，謂其腔名御製腔，又以為南府諸太監所專擅之曲，故又曰南府腔。所以名御製者，因出自清高宗親製，故有此稱。在宮內每演月令承應法宮雅奏九九大慶諸法曲時，則用此腔，如本書所引同治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演唱之行圍得瑞萬壽無疆福祿壽等戲，即皆為御製腔者。若其曲文，則出自張得天（名照）莊親王等之手，在昭榭所著之嘯亭雜錄中，言之甚詳，茲不復述。文恭之稱法曲為雅音，信知言也。惟所稱咸豐六七年始有雜劇，同治年間一用法曲兩事，則屬不合。按文恭之意，係以高腔崑腔等為雅音，而以二黃等腔為雜劇，但二黃腔之傳入宮禁實為咸豐十年三月間事，其時為預備文宗萬壽，作大慶祝，因昇平署伶不敷應用，遂再行挑選外邊伶人，計三月二十一日有陳金雀等二十名，閏三月十二日有黃春全等十三名四月二十七日有翠香等八名

（未完）



「他媽的，老天明兒報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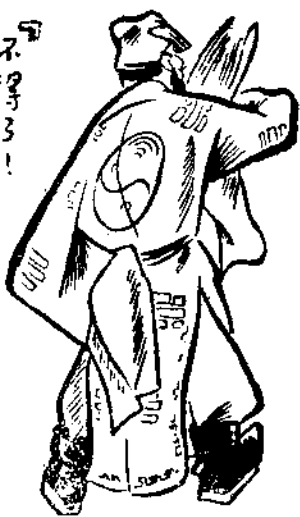
「他媽的，老天明兒報喪！」



「官不做，還是出洋去！」



「喂！這傢伙跟我去做媚眼！！——嗚！就是她。」



「不得了！不得了！這小子又來了。——你去借外債！！也」



自畫像

路阿作

孤 獨 作 家

Georges Rouault

荒城季夫著
荷子譯

屬於野獸派的孤獨作家路阿，他生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法國陪路服依路（BELLEVILLE）地方，那時剛是巴黎「哭米油依」戰事勃發，巴黎的市街間充滿了火藥氣，在這樣騷亂苦難的環境中，青年的藝術家之母親生育了這個孩子。當十一歲時，他回到巴黎，而他已經成爲一個孤兒，母方的祖父介紹他去做律師的僕人，郵政車的管理員，這種生涯的開始，也可說完全是不幸的命運下所置定的事業。但是理解藝術的祖父，仍不斷地鼓勵他上進，因此他在貧窮的環境中。購買立滿白朗（REMBRANDT 1606—1669）獨屋米愛（HONRE DAUMIER 1808—1879）等作家便宜的版畫，日夜臨摹。其後學玻璃畫，夜間上工藝美術學校。那時，他漸露頭角，二十歲時正式入美術學校。

在美術學校里，路阿先跟獨洛南，後跟馬洛學習，當時他的繪畫之天才，漸入光明之途。馬洛對青年的弟子將來的預言內說：「路阿是能得羅馬賞（LE PRIX DE ROME）？還是任何賞都得不到？」這話對於今日偉大的路阿，非但能

得凡俗的賞不成問題，即評其爲無冠之藝術帝王也不會過份。他在一九〇〇年起之七八年間，僅出品「阿台拔達」與「沙龍獨啞托奴」（其後各種大展覽會都無出品）。最初賞識他的作品是批評家哭看搖，和畫商獨利油愛（DREUET）伏勒兒（VOLLARD）一九二四年，在獨利油愛畫廊開宏大的個人展覽會，路阿之藝術的評價突然增高了不少。現在蒐集他的作品者有：畢庫，伏勒兒，基勒路達，維阿立路，畢愛路瑪蒂斯西馬等畫商，個人蒐集家福島，路阿亦是其蒐集品中名之一人。

路阿爲現代稀有之思索畫家，他的畫面具有神祕及至高之精神性。充滿着奇怪美的作品，全是包含着深刻的思索和精神。因此，路阿被稱爲「恐怖之詩人」「醜惡之使徒」。從先師馬洛處所得的神祕感，即獨屋米愛所謂「美即是醜」，他已將其參透到最崇高之神聖。其中具有非一般的美——故理解其藝術甚困難——而這種幻想，並非妖魔的恐怖。或人們所能誘導的。

哭看搖的批評，最能表達路阿適確的畫境，他說：「夜將來臨，赤色的太陽欲墜的形式，幻想家奇怪的描寫，渾沌的情景中現出山上之雪崩，河川之洞穴，火焰之流動，無可名狀的天地創造之微光之景色，人在陰暗的洞窟中，都是蠕蠕欲動，」哭看搖又評：「所謂恐怖之魅力，實際上即人們所不可思議之黃色，蒼白之太陽，噴火閃耀之微光，幽暗之風景有非凡的力量，原野之夜間，使其幻想化。但路阿對於自然，均加以恐怖的胚種，和恐怖之戰慄。在這個世界上，路阿就成爲恐怖幻想家立滿白朗風景畫的匹敵。」但其實實，哭看搖指摘路阿風景之惡味與死滅，將哀愁浸入骨與心。馬拉

的極車默默底行動，其後面跟着人，兩旁陰暗的房子，夾着一條狹窄而且有霧的郊外去的路，其間盡得奇怪的人物與陰慘的風景，爲任何畫家所想像不到的各種異樣世界的構成。

此悲劇畫家，其怪異的裸體畫與肖像畫，更增大了更大的魔力，再引用哭看搖的評語說：「路阿畫被鞭傷的女人，她那自尊心的低下，空虛的胸，破裂的腹，膨脹的臀部，彎曲的脚，凹凸不平的顏。以上種種，腐爛的肉體線條和赤色的血跡，路阿用大胆強力的色彩塗刷。」哭看搖這段話，決



作阿路

孩女

沒有含着何種誇張。路阿之特異形相之人物，確是世上很少有的醜惡女性，也是全世界藝壇上對眞的女性描成醜的形式的第一個畫人。可是路阿對女性並無敵意，或深刻底描寫女人的心理哲學。他的婦人像，唯目覺的樸素的人間作品，和他的風景畫一樣，限于恐怖美的表現，因此將優美的女性，

用惡鬼一樣的彩色描寫。但一見毒婦般的面貌，其中仍包含着內心的表現，原始的眞正，對畫面裝飾美的四溢並未疏忽。

路阿人物畫之主題，多用馬戲班的小丑，下層社會之女人，裁判官與耶穌。其他，則用路上之浮浪人，無家可歸之無賴徒等等，均在他的畫面上登場。這種世間最下賤，人間最醜惡的姿態中，神，樸素，美，這三要素被路阿把握着，探究着。奧思索，使其色彩的效果

增長光輝，恐怖與醜惡之中祕藏着純樸素極精緻之美。所謂人生之苦惱，賣藝者淒涼之肖像，爲生活而掙扎到疲乏之舞女面容，或是她半裸之肉體，藝術家貧困之飲食和他沈痛悲慘環境的路阿，將此種種，唯理想的一個「賤」之存在，和深奧的煩惱與苦痛的經驗。

生活之無聊，身心之惡感，使路阿認識眞實的人間性，讀那近「神的心性」。他將下賤的人們的姿態美化，在醜惡

中發揮極壯麗的神聖的光榮。

路阿對現實最忌形相的描寫，自己深刻之省察與幽玄之幻想，將嚴肅的人間本然的形態暴露。他是「最深且正的人生眺望寫實家」(沙路馬的評語)。他對單獨的漫畫嘗試，感到絕大的不滿足。但也不是浪漫的描寫着。更不是諷刺畫家。皮肉的文明批評家，犀利的社會觀察家都和他絕緣，他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其寫實的方法而見不到西班牙奇怪畫家高牙之辛辣性。他對狂燥與毒液，和充滿了社會之惡德與矛盾，都不加以解剖或批評，孤單地遠離了這一切，而成爲一個厭世家，一個新奇的恐怖詩人(他確有很多詩作)，下賤的環境中存有宗教之高尙的畫家靈魂。

所以路阿不是唯物性的寫實，而是高尙的澈底的精神性的寫實。

今日，路阿謝絕會客，

沈默中思索，作畫。質樸的

神聖的信仰繪成各種美的光輝，永遠在寂寥與冥想中，產生他人所不能的美的結晶。他孤獨地受着中世紀古老的思想，時常寫作象徵詩，彫版畫，研究庫勒斯的色彩，隔絕世間。他以自身詩之形式發表的詩章，即是他心境假的告白：

「三十年間

不追求現世所流行的一切

因此

就能聽到咀咒和反對的叫聲。

可是

離開了世上的俗習

好像他們妨礙自己信念似的驕傲

更有教訓他人的勇氣。但是

環境爲什麼這樣孤獨啊。」

(上面的詩，是路阿所作，由近藤柏次郎譯成日文，但

譯詩較譯文困難，此

間由日文直譯，不重音韻

。)



人 物 作 阿 路

路阿畫面上之色彩與形式，其調和之深味，近年來更從狂熱的豐富而至強固的發展。偉大強勁準確的素描，法國豐麗畫家瑪蒂愛路說：「他具有瑪蒂斯，畢迦莎之理智主義，對熱情與感激之燃燒。」我們唯對路阿之畫布上樸素的原始人物，聽那鼓

動的心臟，更聽那真率的靈魂的叫聲。

詩人批評家阿路勒評他爲「病的浪漫主義。」可是阿路勒所謂「病的」，不能以字義的意味解說，完全異常的孤獨的天才，其教養與常識，普通人無論如何不能發現的，路阿之藝術病得奇異，那是當然的事實。

(題目爲路阿親筆簽字)

黃大癡事蹟考 (中)

年譜

無染

宋度宗咸淳五年己巳八月十五日先生生(蒙古六年)

六年庚午二歲(蒙古七年)

七年辛未三歲(蒙古八年改國號曰元)

八年壬申四歲(元九年)曹雲西知白生

九年癸酉五歲(元十年)

十年甲戌六歲(元十一年)

恭帝德佑元年乙亥七歲(元十二年)

二年丙子八歲(元十三年)

端宗景炎元年五月改元景炎

二年丁丑九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張伯雨雨生

三年戊寅十歲(至元十五年)

宋帝昺祥興元年五月改元祥興

二年己卯十一歲(至元十六年宋亡)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十二歲吳仲圭鎮生

十八年辛巳十三歲

十九年壬午十四歲

二十年癸未十五歲

廿一年甲申十六歲

廿二年乙酉十七歲

廿三年丙戌十八歲

廿四年丁亥十九歲

廿五年戊子二十歲

廿六年己丑二十一歲

廿七年庚寅二十二歲

廿八年辛卯二十三歲

廿九年壬辰二十四歲

三十年癸巳二十五歲

三十一年甲午二十六歲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二十七歲

二年丙申二十八歲十二月廿五日楊廉夫維楨生

大德元年丁酉二十九歲

二年戊戌三十歲

三年己亥三十一歲

四年庚子三十二歲

五年辛丑三十三歲倪元鎮瓚生

六年壬寅三十四歲

七年癸卯三十五歲

八年甲辰三十六歲

九年乙巳三十七歲

十年丙午三十八歲

十一年丁未三十九歲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四十歲

二年己酉四十一歲

三年庚戌四十二歲

四年辛亥四十三歲

仁宗慶皇元年壬子四十四歲

二年癸丑四十五歲

延祐元年甲寅四十六歲

二年乙卯四十七歲

三年丙辰四十八歲

四年丁巳四十九歲

五年戊午五十歲

六年己未五十一歲

七年庚申五十二歲

英宗至治元年辛酉五十三歲

二年壬戌五十四歲趙子昂孟頫卒

三年癸亥五十五歲

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五十六歲

二年乙丑五十七歲

三年丙寅五十八歲

四年丁卯五十九歲

致和元年戊辰六十歲

文宗天曆元年

二年己巳六十一歲

至順元年庚午六十二歲

二年辛未六十三歲

三年壬申六十四歲

順帝元統元年癸酉六十五歲

二年甲戌六十六歲

至元元年乙亥六十七歲十一月改元至元

二年丙子六十八歲

三年丁丑六十九歲

四年戊寅七十歲

六年己卯七十一歲

七年庚辰七十二歲

至正元年辛巳七十三歲

二年壬午七十四歲

三年癸未七十五歲

四年甲申七十六歲

五年乙酉七十七歲

六年丙戌七十八歲

七年丁亥七十九歲

八年戊子八十歲

九年己丑八十一歲

十年庚寅八十二歲

十一年辛卯八十三歲天完徐壽輝治平元年

十二年壬辰八十四歲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梁

十三年癸巳八十五歲周王張士誠天祐元年

十四年甲午八十六歲十月二十五日先生卒吳仲圭鎮卒

硯之銘贊

眉白輯錄

唐荆川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作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于物化也。

又鼎硯銘

瞻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餽。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尙能從我于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又半月硯銘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舉而登之。出其礫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舍其垢也。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于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又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于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爲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又宛山石硯銘

山屬于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于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確礫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又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污。而不撓于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利于頑也。蓋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又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又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牆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或蟹其中。忽然躍出。雲滃電掣。文章滿空。

又斧硯銘

謂爾爲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爲凶門之揮。吾疑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客可以入軍。

又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爲一。而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羅先登銀潢硯贊

伯長之刻。山房之璧。倬彼天漢。爲章于石。長河無聲。垂象有碧。清潤益毫。可以觀德。

梅伯言晉磚硯贊

先生之硯。泰始之磚。蓋歷年千六百六十年之久。乃特拔乎皞淵。陌上之駝。延津之劍。

杳不知其所之也。獨塊然其天全。方其辱泥塗。淹歲月。如縛形息踵。長生久息之士。遽然大夢。而五馬南渡。了不知人世之推遷。及其謝瓦甃。揮雲烟。如山林激士。白衣素關。釋蓬累而登仙。先生得之。將以談正始而詩黃初也。庶幾哉與子相友以忘年。

賀松坡爲蔣藝圃作硯銘

女節良苦。安吾家之貧。三世不易主。世不吾許。吾維女與相守以終古。以念吾祖。

樊樊山靈鳳硯銘

竹垞所貽。青士寶之。紫鳳在隅。蒼虬落池。納蘭篆銘。亦猶亦斯。六橋已未。得於京師。

姚彥侍軍中所用硯銘

太白焚焚赤于血。天狗墮地聲如裂。玉堂視軍今已矣。我將以子作眉鼻。嗚呼。墨磨人。人磨墨。蠢茲狂寇何時滅。(歎方石硯)

賊殺殺賊。一月三捷。酒作露布。惟汝眉鼻。事成策助。封汝以即墨之邑。知白守黑。長樂無極。(端州風字硯)

夢白居易東方未明之硯銘

殘月暉暉。明月皎皎。雞三號。更五點。此時拜疏擊大布。成則策汝功。不成同汝貶。(硯爲明趙忠毅公物)

姚湛若硯銘

天風吹夜泉。

朱竹垞井田硯銘

水而風。田之容。耕不盡。年長豐。

程文海橋亭卜卦硯銘

此石我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採薇爲食守義賢。(硯爲宋謝文節公物)

前封面題跋

漢宮春曉

一、涵美畫并記

此已是余作漢宮春曉第四幀留稿也，星伯所謂「紙尾有朱斑」之一幀，又為石斧見愛索之，而星伯題言仍留余處，如是一再轉遞，年代久遠，昧於底蘊者，得毋更將交纏，難乎辯證，余已往作畫，素不喜一稿二贈，唯獨此作，則不但一稿，且二稿三稿，甚至迄今已為四稿，然尚限於嚴格應命，若稍事寬縱，勢必可每人一圖，幾成印刷品，家家有見在，得者當非求於筆墨工拙，或別有會心也，歟風魔非一人，不亦奇談。

二、汪星伯題

此涵美所作漢宮春曉圖也，以筆墨論，則直逼宋人；以情態色調論，則全出新意；所謂獨運匠心，不拘繩墨，超乎象外，得之環中，真傑作也。是圖共得三幀，原作貽張子寶琛，壁間有留稿，余驚為神來之筆，必欲得之，因以歸余，而割餘紙，更留一稿，用以自娛，紙尾朱斑，將成合璧，別後重逢，可為

印證，亦佳話也。

三、碩父識

春曉圖，題目陳腐，吾見者多矣，涵美此作，能以色調線條表出之，畫寫曉猶易，而描春則殊難，涵美作畫，已越舊規之過程，而入新思想之階段，每構一圖，必先潛思冥想，然後落筆，此幅雖無佈局補景之勝，而輕羅薄縠，香澤微聞，題猶是也，畫猶是也，慧心明眼人，當於其色調綫條中論之。碩父識於昆明繡衣街之當鑪滌器，時為民國廿八年仲春之月。

四、有容識

涵美作畫，素不喜襲古人呆法，而所作輒能得宋元人遺意，此幀妙處，尤貴在神氣之間，春意透酥胸，春色人繚思，固漢宮春曉圖也，用留數語以誌景慕。已卯初夏。

五、瓔珞題

春意欲滴。「庚辰秋，京報創刊，涵美先生與下走合作歷史故事李師師，翰墨因緣，腕底生風，特綴數語，用留鴻爪。二九仲冬。」

六、陳大悲題

神而化之。

七、古泳今題

我國自昔對於女性，尙病態之美，其表現於繪畫亦然，影響所及，社會心理與國民健康，皆受其障礙，而不得正當發展，今余觀涵美先生此畫筆法雖本自古人，然婀娜之中，饒剛健之態，筋肉充盈，生機洋溢，蓋已一掃病態美之畸形觀念矣。

八、陳寥士題

羅襦微解聞蕪澤，水殿雲房倚曉風，好夢昨宵留不住，傷春密意透酥胸。

九、馬 午題

漢朝全盛日，宮闈豔陽天。春透羅幃外，曉粧澹更妍。

後封面題跋

北魏延和元年造象 段拭

戊寅春，客燕京，宜舟三兄以所藏示余，見此而喜，因以遺焉。是象同治拓，世極鮮觀，嘗以穎拓撫，為法源寺天文大師——庚辰九月廿八秣陵病中記。

瑣窗寒

歙湖

題段無染君拭爲畫鄰袁野屋圖

陋巷柴扉，庭階也種碧梧煙篠。相知好友，只有數聲鳴鳥。意飄蕭，南都夕陽，柳梢十度霜紅了。笑瑣窗讀易，荒畦挑菜，犬豚圍繞。江表。邱園小。近絕代倉山，古愁浩渺。心香仰止，蕙業高文吟草。步虹橋，籐杖撥雲，自搔短髮書客老。幾生修，際會昇平，不遣兵塵擾。



本刊因印刷延遲的關係，有勞閱者熱烈的渴望，抱歉得很！茲爲期望明年一月起，均能按期出版起見，特將十一月十二月兩號，併做第二卷五六合期，以便扣準。

本期今文選，包含六篇，其中關穎人君的傳育主生日序，是北方詩人的一個盛會，和前次南都詩人爲杜茶村做生日，遙遙相

對。

東池初集，是明末未刊稿本，雙槐讀書齋主人送來刊布，表微彰潛，功德無量。

馬孟莊君因衆異先生詢及賤預雅雅唐峽命名的意義，就撰了一篇釋名，很有價值。

褚重行先生的封翁寄海外的信，述家常事，多訓勉語，重行先生奉爲家訓，加以疏注，高見

大亞洲主義月刊社叢書第二種

大亞洲主義綱要

周化人先生著

汪主席題詞

林部長序

各大書局經售 每冊定價一圓

附君思賢考徵，可作偉人傳記看，可作革命史料看。

雨櫻子君的魏晉時代的文學，條理很清楚。

采風新錄中，有鄭維辛先生的詩，近來不多見。

庚辰九日治城登高專輯，這期還登不完，未登各作，下期起刊出。上海二十二樓登高之詩，亦極精粹，一覽便知。

金縷曲，均爲「綠遍池塘草」起興，因求得吳夫人靜淑女士千秋歲原詞製版刊入，也是和平

文藝中的精美資料。

還都後第一屆高考，典試委員長江康瓠氏吟興甚豪，一時和

作如林，茲分二期刊布。

何海鳴將軍交遊徧天下所，作「平生師友記」，令人讀之，興感舊之思。

耐充君豐台寶花女張河鏡小傳，以詞人之筆，寫作札記，別有風味。

小雲君的讀姚察札記，學人可作參考。

散文，創作，譯著，均有新穎之作，惜爲篇幅所限，未能多登，下期再續刊。

研究藝術的，都知道有孤獨作家路阿，本篇作扼要的紹介。

萍踪記語，延至下期刊出。

三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1. 國民政府各院部公報年鑑叢書經售處
2. 國民政府教育部國定教科書總經售處
3. 大日本帝國內閣印刷局官廳編纂圖書取次店
4. 中央執行委員會核准復興公司標準國黨旗總經售處
5. 國內外各大雜誌著名刊物總經售處

△總局：上海北四川路文路角八三九號

△分局：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分局：北京、廣州、漢口、杭州、蘇州、蚌埠、新京、東京、以及全國各代理店

君如旅行欲解決第二家庭生活請往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一二一六

唯一高尚中央飯店

地址適中	交通便利	房間清潔	招待殷勤
花園草地	空氣流通	上下電梯	日夜供給
冬令水汀	按時開放	中西大菜	講求衛生
汽車代步	理髮整容	開窗落袋	兼供消遣
一應設備	靡不俱全	如蒙惠顧	竭誠歡迎

御衣

製定 縫製 女裝 西裝 女裝 西裝 女裝 西裝



冬裝西裝飾用品色色齊備

之標標準內衣製造成品
南京路一〇〇三號
上海南京路一〇五號

庚辰九日冶城登高賦

詩諸公鑒

冶山登高。收卷甚感。無論與會不與會。分韻或自選韻。但有篇什者。均請賜書一通。俾便裝成長卷。留資永念。凡我同文。不我遺棄。撥冗寫擲。曷勝感叙。詩箋格式。殊無限制。但請勿用洋紙為荷。

陳寥士拜啓

廣告價目

附 註 均 可 指 定 ， 如 另 用 梓 版 銅 板 木 刻 等 ， 須 由 刊 登 人 自 備 。	普 通	裏封面及 目錄前	底封面	地位	墨	色	金	面	半	面	四分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二五〇元	二〇〇元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四〇元	三〇元	二〇元

國藝月刊

第五期 第二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電話：二二八五〇號
 三通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電話：上海四二二二六號
 南京朱雀路八十號
 分銷處 三通書局南京分局
 電話：二二一八八號
 全國各地三通書局分局
 及各地特約代理處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電話：二一八八六

定價

每月一册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訂購辦法	册數	價格
零售	一册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册	一元四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册	二元十角
國內及日本	三分	一角
香港澳門	三分	一角五分
國外	三分	二角五分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剛跑出門，兜頭一聲烏鴉叫。

「媽的，討厭！」

大清早，就是一肚子不高興，今早出門不利，這一天假使偶然碰到什麼不幸的事情，怕不是被烏鴉叫壞了運氣。

「他媽的，這小東西真可惡!!」

△ △ △ △ △ △

費了二個鐘點，化裝得連

自己也不認識。高高興興，離

閨房而去參加他的宴會。……

「啞——」



一包屎撒在額角上。

恨不得一下子把牠打死了纔夠痛快。

可是牠撒了一包爛污後，逃當然是上着。……

「啞，啞，啞，啞啞啞——」

△ △ △ △ △ △

別管他，這是不是迷信！

據人家說：一烏鴉當頭叫是不利的，烏屎撒在頭上是不吉的。」



假使這是千準萬確的話！那麼我們應說烏鴉是種「挺忠實的動物」，牠敢發喜鵲所不敢發的聲音。

古往今來，忠言必逆耳。怪不得老老實實的貢獻，時常被大夥兒視作一包鳥屎。

當整個古老的石頭城的天空中，滿飛着又冷又餓的成千隻烏鴉的時候，我們可憐牠們呢！還是可惡牠們!!



藝國

卷二第
期合六五

行發會協館藝文國中